

## 內 容 提 要

合作分子是希特勒匪帮占領法国时期法国人民对法奸的輕蔑称呼。这些合作分子助紂为虐，罪惡滔天。本书中的五篇小說写的即是他們犯下的許多罪行。如《合作分子》一篇中的伪镇长，为虎作倀，把一个无辜的阿拉伯人送入德国占領者的魔掌，使他惨遭杀害；《最后判决》中的伪首席法官甘为德国法西斯的走狗，不断镇压被捕的爱国者；“地獄的底层”里的法西斯党卫队中尉残害人民，无惡不作，血債累累。作者除刻划这批合作分子的殘暴狂惡的面貌外，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所进行的頑强斗争。《最后判决》和《地獄的底层》里的两个合作分子，在强大的爱国力量前面，結果都得到应得的下場，而在《接管的时候到了》这篇里，更为具体地写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規模，尽管出卖祖国利益的工厂厂长勾結德国法西斯疯狂控制工人的活动，但是反抗的烈火愈扑愈旺，說明人民的斗志是永远也扼杀不了的。

## 代 序

讀者將讀到的這幾篇短篇小說，大半是在地下抗敵時期寫成或構思的。它們在戰鬥中誕生，自然會帶着戰鬥的氣息。雖然面貌略有誇張的地方，但是它們卻忠實地把這受屈辱的年代的氣氛再現出來。這既不是漫畫，也不是什麼諷刺文章，而是真實的故事，一些從整個看來誰也不能否認的證據。

對於那些人——他們在這些毫無顧慮的個人主義者們、搶劫遭難船的強盜們、卑怯的法官們和流氓、混蛋、罪犯們的面前，表示憤慨，他們大聲問：“難道這就是法國嗎？”我們將這樣回答：“不是的，那個法國，不是我們的法國……”

法國，真正的法國，是那些囚犯和游擊隊、那些英雄和烈士的法國。法國是城市的工人們、山地的居民們、青年的農民們……維希<sup>①</sup>，跟從前的科布林士<sup>②</sup>或凡爾賽<sup>③</sup>一樣，並不能代表法國。維希是特權階級的反革命政府，是由希特勒的刺刀所領導、管制和保護的。維希政府是一條藏垢納污的臭水溝，一個反人民的陰謀，一個由外國和法西斯主義干涉、想用危害勞動群眾和衛護托辣斯利益來解決經濟和社會矛盾的企圖。

靠軍刀和皮靴來進行統治，向強權出賣祖國的利益，跟侵

略者合作，把法国壮丁交给敌人，这在我国的历史中不是单纯的偶然事件。它们是凶恶的保守阶级最反动的垂死挣扎。当自以为是文明人的人到了暴露自己无能和丑行的境地，就是掘墓人到来的时候了。

“合作分子”，这是人民带着轻蔑和厌恶加给他们的称号，人数是相当多的。他们的罪恶是以无数的面貌出现的。我们会看到过唯命是从的部长，被收买的发言人，卖身投靠的作家，耍两面派手法的新闻记者，失败的知识分子，穷极无聊的贪心鬼，想在国家的灾祸中为自己的损失找寻补偿的贪婪的野心家，给征服者消愁解闷的歌唱家和娼妓，跟纳粹势力一道大发横财的投机商人和掮客，崇拜武力的营混子，职业的爱国者和只会服从的低能儿，卑躬屈膝、毫无节操的公务员，吓傻了资产阶级，为自己的摊店担心的小商人和为自己的地产在焦虑的地主，失事船上的掠夺者，热中金钱和名誉的警察，堆满了定货单的工厂主，收匿名信的看门人，愚蠢的奉迎拍马者和替刽子手跑腿的人，整个这么一个腐败的、寄生的、充满血腥的可耻社会，因为惧怕解放而感到不安，在祖国的尸体上，紧张得乱窜乱噪。

他们全体共同点是懦弱、自私、贪图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对人民的憎恨和畏惧、反对共产主义、做奴隶的趣味，这里

---

① 维希(Vichy):法国中部城名,这里是指贝当的维希政府(1940—1944)。

② 科布林士(Coblentz):德国西部城名,在莱茵河与摩塞尔河汇合处,法国大革命时是法国流亡贵族集合地点之一。

③ 凡尔赛(Versailles):法国巴黎西郊从前王室宫殿的所在地,此处指盘踞凡尔赛的统治阶级。

貌的做奴隶，正如服伏拿格<sup>①</sup>所写的：“它把人降低到卑躬屈膝以讨人喜爱的地步。”

这个凶残、卑鄙的社会虽然已经崩溃了，但是那里的野兽还在蠢动，等待机会害我们。根据我们熟悉的、随时看到的例子，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选出了地下斗争中偶然遇到的几个典型。我们会下决心要回忆和描述进行抗战的法国的英勇和伟大。因此首先应当进行战斗，为了这个，要把烧红的铁放到伤口上，把猛兽钉在门上，把妖魔鬼怪用链子锁住，给人们看看。

令人钦佩的戈雅<sup>②</sup>，他作的铜板画就象是在不可思议的深夜里，有几道光线把阴影突出地表现出来，他曾说：“只有黑暗和光明。”我们也会搜索和鞭撻过黑暗……现在我们就叫这些残暴的人在他们已经熄灭的灯下面、在他们自己的音乐声里跳跳他们的舞蹈。

巴黎1945.8.10

---

① 服伏拿格 (Vauvenargues, 1715—1747): 法国伦理学家。《箴言集》的作者。

② 戈雅 (Francisco de Goya, 1746—1828): 西班牙画家。绘画以构图大胆、独异而多样的风格，强力的色彩著称。

## 目 次

代 序	V
合作分子	1
最后判决	47
一块好奶酪	90
接管的时候到了	130
地狱的底层	166
后 记	198

## 合 作 分 子

整夜，狂风都在刮着，摇动着门窗，掀走了屋顶上的瓦，在一阵旧铁的叮叮当当声中，猛地吹进厂棚里去。希雷斯老爷被暴风呜呜的声音惊醒了，在床上翻来复去的心焦不安，想到外面树上的苹果象下雹子似的往下落，明天要收拾它们，哪里有人呢！

他很不高兴。在厨房里，当他的妻子卷起袖子，跪在地上擦洗地面瓷磚的时候，他眼前放着杯热咖啡，手指捏住好长一片涂了奶油的面包，焦急地说：

“这么些好苹果眼看着都糟蹋了，多么可惜啊！”

“那有什么办法呢？差不多年年都是这个样子……”

他的妻子能想得开。可是他却还在诉苦：“从前，我们还找得到人帮忙……可是，今年，就找不到人……看样子什么也收不到了……既没有苹果酒也没有白兰地！”

“你去向德国人要几个人来怎么样？”她抬起头来提議說。“你跟他們相处得不坏！再说，你又是個鎮长，給他們办过不少的事儿……”

这位田庄主聳了聳肩膀。

“他們对咱们的苹果哪里会感兴趣呢！他們操心的事太多了。”

“他們對我們的奶油不是挺感興趣嗎？……啊！把這些蘋果賣給他們不是挺好嗎？”

他的妻子脾氣暴躁地這麼一喊，使他猛一下子明白過來。可不是嗎，既是德國人什麼東西都買，為什麼不可以把蘋果賣給他們呢？而且，蘋果若不中他們的意，蘋果酒也許會使他們動心。若是沒蘋果酒的話，蘋果做的白蘭地，他們也一定會出高價錢來買的。這一回倒要看看稅務署的那些收稅的，平時對每公升的酒都監視得挺嚴，他們對占領者的態度，是不是也跟對窮人們一樣的難對付……

不管用什麼方法，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蘋果賣給德國人。他跟他們打交道已經三個多月了，現在已開始對他們有些了解。他們都是些精明而又老練的人，辦事和做人一樣，總是絕對一絲不苟，嚴整干淨。他們曉得自己要的是什麼，所以絕不放棄機會。這些蘋果，他們應該盡量利用，只要把這個道理給他們講明白就夠了。他們一定會把必要的人力、馬匹和大車，都派來幫他干活。跟這些傢伙打交道，倒也容易談得攏。再說，他們總是一個錢也不少給。譬如說吧，用不着多費唇舌，用不着討價還價，更用不着玩手段……當他們講定了價錢，你要么就賣，要么就……就當心他們把你的東西全部沒收。

的確，不錯，這些人是有本事。多麼有勁！多麼有紀律！多麼有組織！他對德國人真是贊不絕口，一再地說他們本來就應該勝利，一再地主張，與其每二十五年跟他們打一仗，真不如好好向他們學習學習。既然沒能把他們的本事學過來，那就只好服從他們，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布雷斯老谷在他的家鄉，考特維爾鎮，依照他家庭的傳

統，一向是主張維護社會秩序的。他一心盼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體，用鞭子統治人，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用斧子。要是每個人都要出主意，誰也不聽誰的，那還成個什麼社會啊！那些在廣場上的公開辯論，那些象律師辯護一般的胡說，能有什麼用處啊！一個人要想賣牲口，或是田里的出產，難道還要把自己的妻子、女婿、僕人和看鵝的都召集來商量嗎？一切決定都應該由一個人作主。人人都該守本分，主人進餐坐上席，僕人應當坐在板凳上吃剩飯。

自從德國人來到以後，鎮長的權勢也跟着大起來了。他是唯一負責任的人，誰也不敢跟他作對。征集的牲口，糧草，都準時送到；如果在攤派當中，他把自己漏掉，也沒有人敢去揭發他。

院子里突然傳來一陣機器腳踏車的聲音。他走到窗子跟前，看見一個德國兵正從車子上跳下來。

“還不到七點鐘呢，他們就走上門兒來了！不曉得又是什麼事？”

他的妻子去開門。那個士兵穿着雨衣和一双泥痕斑斑的長統靴，腳步沉重地走進廚房，在還潮濕的瓷磚地面上留下一片又臟又黑的泥迹。

“Kommandantur! (司令部)立刻……快着……快着……”

“好，好，就去。”

他斟滿一杯咖啡。

“Nein……Nein……(不……不……)”

一瓶白蘭地倒比較有效驗。布雷斯老爺趁這士兵喝酒的時候，向他打聽來傳喚的原因。這個士兵聽不懂，跟上過發條



的机器那样，只是重复着说：

“Kommandantur!……快着……快着……”

他俩一道走出门去。那个德国兵请布雷斯上车坐在他的身后。镇长谢绝了这个提议：他不肯去跟一个粗野的德国兵坐在一起。

机器脚踏车象一阵龙卷风似地又开走了，在一群鸡鸭中间惹起了一阵骚乱，发脾气的狗被铁链锁着，紧紧绞着自己的脖子。

布雷斯老爷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喊道：

“玛丽！喂，玛丽！……你叫他们把榨汁机给收拾干净……我感觉到今天早晨的时间是不会白费的。”

他拿起了他那根放在刮泥擦子旁边的山茱萸棍子。凡是跟这家人家熟识的人们，一见到这条棍子，就能知道主人是否在家。他用手戴稳了他那顶大帽子，吹了声口哨招呼他的猎狗，就横穿过四四方方的庭院。走到大门口，他又回过身去。照例，他还要对他的房子再看上一眼，用厉害的声调向僕人们发出他最后的命令。如今所有的堆房和下房都冷落在那里。从军事动员那天起，什么犁呀，耙呀，割草机呀，都丢在那儿无人过问，车轘都朝天竖起来，生着锈。牲口经几次向外卖，几次被征用，他的牲口棚大半都空了。战争把他所有的佣人都夺走了。

面对这毫无回响的一片寂静，他用棍子往大门上敲了一下，借此松一松神经，便出发了。

天空是一片晦黯的灰色。阴云向低处急驰。在这秋天的景色中，几只乌鸦哇哇地长叫了几声，向前飞着。从他的庄园

通往大路的小道上，遍地散布着紅色或黃色的蘋果，在他腳底下亂滾。透過光禿的樹枝，在遠方，地平綫發光的邊緣上，一些山丘、樹木和房屋，清清楚楚地分离开来，象是一種奇妙的浮雕。

“還會下雨的。”他嘴里嘟囔着。

在牧場的進口處，干草車的車輪壓出的車轍里都充滿了水。一種泥土氣味，發酵的蘋果氣味，和腐爛的樹葉氣味，從地面冒上來，停滯在溝洼里。

他在路上，避開水坑，邁着堅定的大步向前走，手里緊握着棍子，寬邊的淺頂帽一直壓到耳朵上，寬闊的藍布罩衫被風吹得臃脹起來。他那條狗跑在他的前頭，穿過一道溝又一道溝，到籬笆腳下，牆腳下，斜坡腳下，灌木叢中，以至越過田野，都要搜索一番。布雷斯老爺到處只看見盡是折斷的樹枝，吹倒的樹木，落在地上的蘋果……

“他媽的這種鬼風真混蛋！”

他的感嘆聲含有一種溫情的意味。他咒罵了一整夜的风，這個破壞者，對他是有用處的。他可以去說服那位上尉。他已經在計算着收拾蘋果需要多少麻袋，多少人，多少輛車。不論對一切自然力也好，對人為的事件也好，都不要抗拒，只是利用它們，這就是一切成功的全部秘訣。

他邁着輕捷的腳步向前走，吹着口哨，掄起他的棍子滴溜溜地轉，也忘記他是在非常的時候、奉有緊急的命令、到司令部去的了。走到最後一個拐彎的地方，他站住了。

一道德國兵的封鎖綫攔住了通行道，阻止人們從村子里走出去。亂哄哄的一群人越聚越多，大家正在紛紛議論。

他走到跟前，只見拉日吹媽媽，一位滿臉皺紋，嘴唇凹癟，鼻子尖削而且經常挂着棕色鼻水泡的老太婆，舉起干瘦的胳膊，想拉他作証人。每逢田地看守人想禁止她的山羊靠近公家和私人的樹林時，她总是不屈服地跟他歪纏。她用尖刻的聲調質問他說：

“瞧瞧在這時候我們就不能出自己家的大門啦……這些尖爪子大妖怪不許我把山羊領到地裏去。鎮長先生，您該跟他們說說，叫他們讓我帶着我的羊過去。”

在她的大喊大叫聲中還混雜着許多人的抗議，這些人便是讓尼亞兄弟，亨諾利姑娘和大塊頭巴肯，他們都非要走過去不可。布雷斯老爺問了問德軍的上士，這位上士象條惡狗似的狂吠起來：

“Verboten…… Verboten…… (嚴厲禁止…… 嚴厲禁止……)”

鎮長轉身向着受他統治的人們說：

“別硬要過去，這會把事情弄糟的。我去看看出了什麼事兒。”

“那麼，誰給我的山羊東西吃呢？”拉日吹媽媽提出了抗議。

“不要多廢話，老婆子，”他嚴厲地說。“這可不是跟田地看守人辦交涉。”

他向德國兵們行了個禮，又繼續走他的路。

白馬旅館的門前，一群人正在談論。當中是公証人萊昂斯先生，在他周圍站着的是醫生拉維揚，雜貨商人福里科，葯劑師庫阿塔，退伍的上尉波達里埃，泥水業包工頭考斯特，屠

戶邦納达尔和几个別的人，都是鎮議會的參事。

布雷斯老爺和他們握了手，問他們出了什麼事。可是沒有人曉得是怎麼回事。德國軍官坐着汽車剛來到：鎮上的一切出口都被封鎖了。參事們一個勁兒地左猜右猜。萊昂斯先生以一種尖刻的語調，對這位鎮長並不比別人消息靈通表示驚訝。

“你們說得倒好，我怎麼知道呢？一定是又要征集什麼。等一等我。”

他高視闊步，可真象個首腦的樣子，向着鎮公所走去。

門前面停着好幾輛灰色的汽車。司機們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動也不動，傲慢地用兩眼打量着他。在汽車的周圍，他看到有幾個面生的穿軍服的人。

那個騎機器腳踏車的人來找他了，從台階上喊他：

“快着……快着……”

他敏捷地登上台階，走進門廳。他的狗緊跟着他：一個哨兵用長統靴一脚就把狗給踢開了，毫未引起它主人的抗議。

鎮長正準備象往常一樣進入上尉的辦公室，却被一個德軍憲兵給擋住了。他樣子很狼狽，把脊背靠在牆上。

辦公室的門終於開了。布雷斯老爺平常跟他辦交涉的那位上尉，向布雷斯老爺做了個手勢，叫他進去。他急忙低声下氣地聽從命令。在他伸出的手前頭，那個德國人却輕蔑地往後退，不和他握手。在那間屋子裡還站着幾個別的穿深色軍服的軍官。布雷斯老爺明了上尉為什麼這樣待他了，就會意地向他微笑了笑。

桌子後面，筆直地立着三條健壯的彪形大漢，他們強健的

身体被所披带的許多东西加寬加厚了，象什么肩带呀，拴口笛的鏈子呀，金属徽章呀，以及全套吓人的用具，包括手枪、短刀、地图袋等等。这三張光滑的臉，在腫脹的眼皮底下，閃爍着含有恶意的小眼睛，眼白上充血，很象是猪的眼睛。可以看出，在这些臉上有着同样透着殘酷的嘴角和突出的下巴頰，同样象蛙类头盖下面的低腦門，而且臉上都同样透出一种粗獷的兽性。只是他們臉上的顏色稍微有点差別，那位才坐下的长官，臉色是紫紅色的，而站在他身后的另外两个人呢，在他們茜草色和鮭肉色的臉上，透露着妄自尊大的神情。

长官立刻就对立正站着动也不动的上尉讲起話来，講話的声音很低，是沙哑的，一頓一頓的。他把話一讲完，上尉就轉过身来对鎮长說：

“我們等你一个钟头啦！”他操着一口漂亮的法国話对布雷斯老爷喊。“你以为我們沒有事干了嗎？为什么你不馬上跟着那个騎机器脚踏車的人一道来？你要听我們的命令，不是我們要听你的！”

布雷斯老爷結結巴巴地直道歉。他并不曉得……他沒有想到会这样急……

那位长官坐在那里，正察看一幅用藍鉛笔作了十字記号的軍事地图。他握紧生滿赤褐色汗毛的拳头，往桌子上一拍，表示对鎮长的一切解釋都不感兴趣。他歪着嘴，嚙着脖子，向上尉喊了一句話，上尉立刻就翻譯出来：

“不要撒謊！你这是表示沒存好心，我們注意这件事。”

布雷斯老爷楞住了，張开嘴想为自己的誠意辯解，上尉作了一个断然的手势，不許他說話，因为他的长官要講話了。这

位长官样子很鎮靜，察看着文件，用他結实的手指甲使勁指着地图上划的一些藍十字，用一种喉音，措辞严厉地，向上尉解說着象是件极其重大的什么事儿，一边象雷霹似地拿眼睛盯着鎮长。

“昨天夜里，”担任翻譯的上尉解釋說。“就在本鎮的地区里，发生了一桩极其严重的事件，一种万恶透頂的破坏活动和强盜式的行为，一种暴乱……”

他摆出一个架式，而布雷斯老爷觉得莫名其妙，等待着他把話說下去。上尉象是要特別加重自己的語气，伸着食指抑揚頓挫地說道：

“在三个地方，有人割断了我們的电话綫！”

“就只这些么？”布雷斯老爷松了口气說。他还有些緊張，可是笑了笑，說：

“昨天夜里刮那样大的风，这一点也不奇怪……”

上尉似乎沒有听懂。

“当然，是这么回事！”布雷斯老爷坚持說。“这是风……这是大风把你們的电綫刮断在地上的……”

跟他講話的对方用怜悯的眼光盯着他，耸了一下肩膀，接着便把他的回答翻譯了过去。

那位长官立刻被一陣激烈的憤怒控制住了。他象中了风，用两只拳头猛捶桌子，打得紙張、鉛筆、鋼筆杆、紛飞四散，打翻了墨水瓶，他滿口乱噴，又是威吓，又是辱罵，又是命令。法国人的那副慌張和发呆的样子更加惹他生气，他一跳就站了起来，举着手，想要打布雷斯老爷……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挺有劲儿地一脚踢出去，把他坐的椅子踢到屋子的尽里头。随

后，他又抓起另外一把椅子，象要把地板穿漏似的，往地板上猛插，接着他又坐下来，一面做着手势，一面大喊大叫。

上尉用一种愤怒的语调警告镇长说：

“你要当心！这可不是你跟我們开玩笑的时候！你以为把罪过推给风倒是很聪明……为什么不说是魔鬼呢？你的谎也撒够啦……这是你們当地的什么人干的。应该把这些罪犯交出来……”

“但是，”布雷斯老爷结巴着说：“这是风啊……昨天夜里，风把不少苹果树连根拔倒了……把许多树枝折断了……把我所有的苹果都吹下来……风很可能毁坏了电线……”

上尉的脸色直发白。

“够了！闭上你的嘴！别想拿我們当傻瓜！我对你说，发生了破坏活动。当然是发生了破坏活动。我们现在要找出这些罪犯，你就得帮我們。若是你偏要袒护他們，随你的便！不过这只有你倒霉。”

“我只想为你們效劳，”布雷斯老爷低声下气地接着说。“你们的电线被割断了，在哪儿啊？”

上尉问了一下长官，长官再一次跳了起来：

“这不关你的事，我們要你做的，是把那些罪犯給我們交出来。”

镇长比划出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

“那么……你們怎么能？……”

长官带着一种冷淡的神气，跟上尉讲话。布雷斯老爷觉出这件事情严重。

“假如今天中午以前你不把罪犯交出来，”上尉冰冷地

对他說。“就要枪毙三个人质，連你在內。我希望，这一回，你該懂得了。”

鎮长懂得，他完全懂得。四位軍官的态度沒有一点让他怀疑的地方。他紧紧抓住桌子，他的两条腿直打哆嗦，覺着四面墙在旋轉……說話的声音沒气力而且顫抖，他徒然想挽回局面，固执地說：

“若是我找不到的話……該怎么办呢？……”

上尉走近了窗口，指着外面的院子說：

“就是那面墙……”

接着他又諷刺地加上了一句：

“还有我全部的遺憾！”

另外的三个人都用一种嘲笑和殘忍的目光跟着看这个場面。他們同样都咧着嘴，齜牙笑。其中的一个好象早就对杀人很感兴趣，用手摩弄着手枪套子。布魯斯老爷覺得自己一切都完了，两眼禁不住直掉泪。他紧握着手，哀求說：

“但是，我什么都沒有做呀……这不是我……我在睡覺……昨天夜里我並沒有出門……我一向是执行你們的命令的……”

“那么，你找出那个罪犯来。”上尉鎮靜地重复这句老話。

那位长官向后仰着身，两只拳头放在桌子上。他轉过头去向立在他身后的人們講話。

上尉翻譯說：“我們也认为你跟这件罪案没什么相干，不过應該懲办一下，給人們看看。上校現在給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是認識鎮上的居民的。你把那些凡是犹太人或是共产党的家伙給我們指出来。”



鎮長很惊奇，遲疑地說：

“你們曉得，在諾曼底省是沒有猶太人的。至于共產黨呢，我就不知道了……我去試試看。”

上校又講話了，上尉翻譯說：

“只要一個猶太人，你們就都得救了！沒有猶太人，兩個共產黨也行。不然的話，我們就捉三個紳士。這是我們最後的話。在中午以前我等候你的答复。一直到那個時候，任何人都不得走出鎮去。而且鎮長先生，不要忘記了，你是我們第一個人質。”

布雷斯老爺在四個德國人无情的目光下，向后倒退着走出去。

在門外，他站住了，把自己襯衫領口上的鈕扣解开。他覺得很气悶。他那條狗汪汪地咬着往他身上直扑。但是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兩只胳膊搭拉着，他的知覺還沒有恢复过来。

一個猶太人！为什么不要愛思基摩人或是住在月亮上的人呢？說到共產黨或是有共產黨嫌疑的人，這在這個地方差不多就沒人知道。倒是有个拉日吹老太婆的儿子，是个不合法的打猎的，他以前当过海軍，曾叫人在右边胳膊上給刺上字：“沒被看見，就不会被捉到。”布雷斯老爺怀疑他从前偷过自己一只鵝。这个該死的共产分子，如果他不受徒刑处分，就該在海上的什么地方多吃点苦头……布雷斯老爺头一回对他不在村里感到遺憾。

梅花形栽植的梧桐树還沒失去在秋天发黄的树叶子。一匹伯士产的馬在水泉那里一边飲水，一边噴着鼻息。水泉的高处是一只圓形的水鉢，水从那里流下来，跟一条小瀑布差不

多。生了锈的粗铁链子系在长了绿苔的界石中间。一群小孩子在铁链上笑嘻嘻地荡来荡去。

“布雷斯老爷，那位已经被枪毙的老镇长……”

今后在官方仪式中，在农业协会的集会里，在庆祝会上，在开幕典礼中，在那兴高采烈闹哄哄的人群和一片旗帜、旗杆与军旗的中间，当另外一个人在铺着红毯的主席台上占了他的座位时，人们就会这样谈论他。

他的鬓角上滚着汗珠。他摘掉帽子，解开领结，把他那块方格子的大手帕拿在手里团弄……

人们讲给孩子们听的会是这个悲惨的故事吗？他似乎看见许多个对着他瞄准的枪口，许多个从中喷射出死亡的黑色小孔……他听见军官的一声令下，感觉着一道火焰穿过自己的胸膛，他的头盖就在这恩赐的一击之下爆裂开来……有人把他的尸体扔进一个土坑里……土盖住他的眼睛，塞进他的耳朵……他在看，不会再看得到了；他在听，也不会再听得到了……而且这样的事不是发生在十五或二十年以后，而是发生在几个钟头之内，眨几下眼的工夫，立刻……他浑身打了个冷颤。不、不，这不可能……会出现什么奇迹的！

他以为在那些拉开的窗帘后面，有人在注意他。他又把帽子戴上，整理一下衣服，装模作样，来特意给人们看看。他又不是单独一个人去死的，还有两个同伴在他身边。这个想法对他倒有些好处，使他的苦恼减轻了一点……哦！若是这回也赶上那个混蛋的公证人多好！往常，他鬼鬼祟祟地用策略，他去说服镇议会的各个参事，他在布雷斯老爷的背后阴谋想当镇长，从他干这些勾当的时候起，他就真该受受这小小的

惊吓！还有那个混帳的畜牲，包工头考斯特，他刚把布雷斯老爷渴望已久的一块土地給弄吹了，尽管曾答应过不抬高價錢卖給別人……还有那位医生，就凭着他那傲慢的态度，自命不凡的談話，那些意在言外的暗示和引用的象是玩鬼把戏的拉丁文！还有那个杂货商人福里科，凭着他那不足的分量和虛假的尺寸，为了多賺些鈔票，把同乡人都餓死也在所不惜！还有那个粗坯屠戶，一向在牲畜的屠宰場里舞弄斧头和屠刀，在杀人的屠場里也真該有他一个位置！老实說，这些人沒有一个不該死一百次……

他是用怎样一种可怕的高兴来向这些人宣布他們都有被枪毙的資格，从此一切都完了：美滿的生活，好的吃喝，那些小手段和卑鄙牟利；那些謊話和欺詐，那些对邻居散布的誹謗，那些規模宏大的酒宴，那些藏在隱蔽地方从今后不能花用的鈔票和金币……

所有这一陣子騷扰会从此銷声匿迹，洒落在这些尸体上的眼泪很快就会干掉。那个忘八药剂师的老婆可以到坏地方去了，而且还带着那个混蛋的遗产……

一想起他自己的女儿他就咬牙切齿，她同样会继承一笔遗产。这个姑娘違抗他的意思，跟一个城里的花花公子之类的人結了婚。他的肥沃的土地，会落到这个懶崽子的手里去。全部会被变卖，分散，敗光……他想象着他那位女婿在他死后欢喜得很，把他的财产蕩尽，把他过去好不容易置下的产业都卖光……

看見他那只臥在地上的狗，那副不安的样子，使他流下怜悯的眼泪。可怜的畜牲，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知己，唯一会为

他叹息的知己！真是的，也太說不过去了：逃过了两次大战，现在却在自已鎮公所院子里，倒在枪彈底下！

他再一想到那两个将陪在他身边，背靠牆站着的傀儡，一种报复的喜悦又使他冷笑了。这些可怜的傀儡的苦恼啊，眼泪啊，哀求啊，将会使他的心境更加恬淡，因为他已下了决心，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时，要抬起头倒下去。

他的心隱隱直跳，两只耳朵嗡嗡响，嗓子眼儿发干。他挺住劲儿，鼓起胸膛，手里握着木棍，向白馬旅館走去。

公証人、医生和药剂师都在大門口等他回来。

他心里想：“这些胆小鬼没有一个料得到什么命运在等待着他們。”

他为他們保存的这颗药，就是拿药房里最厉害的泻药来跟它比，也只能算是摊头貨罢了。这颗药将叫他們的两腿直蹦，肚子里骨碌碌地响……

他的目光泰然自若，象是毫沒想到什么意外事故似的，他走进了大厅。大家迎面問他，他只冷笑了一下說：

“是啊……是啊……等一会儿，真是活見鬼……我們还有時間……当然，这件事很严重……是啊，是啊，我就会告訴你們。”

他走到柜台跟前，要了一杯甜酒，一口气就喝干了。

“有时候想到，这是最后……”

他注意一張張拉长的臉，比起平时还要难看得多。

大家跟在后头，他向着尽里面的一張桌子走去，并做了个叫大家坐下来的手勢。象是在鎮議會的大厅里一样：医生和药剂师坐在他的身旁，萊昂斯先生和考斯特坐在对面，其余的

人們都坐在兩頭。只差小學教師一個人，他擔任着秘書的職務。

等到完全靜下來了，鎮長輕輕地敲了一下桌子，輕咳一聲，為了得到更好的效果，用一種陰沉的聲調慢慢地說：

“先生們，不出幾小時，很有可能你們中間的三個人要死掉的……”

聽他講話的人都茫然地注視着他。有的人認為他瘋了。

他凶惡地俯身向着公証人說：

“因為你就是這批人里的一個，你可以寫下你的遺囑，連另外兩個人的遺囑也請代勞……我們可以做証人……”

他又陰險地加了一句：

“這可真是你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免費給人寫東西！”

公証人結結巴巴地說：

“你對我們胡扯些什麼？這是開什麼無聊的玩笑？……你又在弄什麼陰謀？……”

布雷斯老爺象個對人施行魔法的魔法師，用凶狠恐嚇的目光向周圍掃射了一圈。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要叫他們都跳起一種急快的舞，就連最肥的腿也不怎麼不靈便了。他已經在欣賞着他們的愁眉苦臉，他們歪扭的面部，他們的跳來跳去和驚惶失措了。

他照自己的方式談着話，並沒有說出自己已經被特別指定，最後下着結論說：

“作為報復，三位鎮議會的參事應該死掉……”

“三位參事！……哪三位？……說出他們的名字？”人們從四面八方喊起來。

鎮長沒有回答，傾聽鄰座的人在大口喘氣，揣測他們的心在激烈地跳動，瞧着他們的臉直抽搐。

考斯特象一個從平地陷落下去的人那樣，搖動着胳膊。雜貨商人福里科摘掉賽璐珞制的硬領，把它放在桌子上。但最使他滿意的，是他的老仇人萊昂斯先生的害怕。公証人變得那麼蒼白，臉色就跟他的襯衫前胸和絡腮胡子的顏色差不多了。好象一個抹着大白臉、身穿黑色大禮服的老丑角，吓得渾身哆嗦，一雙又細又瘦的手搐縮着忽開忽合，象是要去抓桌子。

鎮長轉身朝着他不共戴天的誹謗者，發出足以致死的一箭。

“就你來說，你是死定了。另外兩個人，這要看……況且絲毫沒有說明只有三個人。關於這類的事兒，誰也不曉得。無論如何，即使只有一個人，那就是你……”

公証人咬牙切齒，恨恨地說：

“一位參事會在鎮長之前挨槍斃，這真是頭一回……你會頭一個死，一定的！”

布雷斯老爺繃起臉來說：

“哪里的話！德國人只提到了紳士們……紳士們，也就是有錢的人。我要輪在你們以後，輪在醫生，泥水匠，雜貨商人，一群別的人以後……我只是個老實的莊稼人，一個土包子，一個可憐的家伙……而且，他們總需要一個好鎮長啊！”

公証人冷笑說：

“你以為別人就干不了么？倒不如說他們需要你去執行某些任務罷了！誰能證明你沒有公报私仇？誰能證明這些就要

枪毙的人不是你指定的？”

医生恰好也有这种想法。他疑心镇长背着他们跟德国人结好了同盟。但是，他决定支持镇长，为了留神别失去他的欢心，便来攻击公证人。

“你可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一向不是把人家的遗嘱给弄丢了，就是私开人家遗嘱的封印！你利用秘密来搞钱！你为了承受你最好的主顾的产业能叫人拿枪把他打死！”

公证人象刚被有毒的动物咬了一口那样，往旁边一站，面孔对着医生。

“这难道不是你的拿手好戏，嘿？什么条子呀，单子呀！谁都知道你给县长做密探……你就是写那些秘密报告的人，那些报告使本地方可受害不浅……你攻击到教堂去望弥撒的人，你告发那些糊涂得请你看病、并把自己的心事吐露给你的傻瓜……但是我瞧不起你的巴结人……这是死的恐怖才叫你这样对着我汪汪乱叫！”

由于迫在眼前的危险，他们都已剥掉了自己的面具，他们每个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现出了自己的本性：既然被逼到共同的土坑跟前，就尽力把自己身边的人先推下去。

在这群人中间起了一阵恐怖的风暴。桌子头儿上有位参事靠着墙倒下去了。他的嘴半开不开，两只眼睛发直，下巴颏哆嗦着，面色铁青，灰白的头发披散在头顶上，就象在停尸所里供人拍照片的淹死的人一样。这位就是退伍的上尉波达里埃，他深信凭他自己的身分，准会轮到头一名。他拼命举起一只手来，同时从他惨白的唇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布雷斯老爷对他喊道：“你有話就說吧！”

波达里埃打算撑着两腿站起来，可是又跌坐在板凳上了。终于从他那頑梗的喉嚨里迸出几句话来：

“哦……噉……哼……我是……要……各位先生……注意……我們將为法兰西……而死……那就不該……再爭吵……万岁……法兰西万岁！”

他为了不致于倒在地上，将两只臂肘撑在油布上，并用膝盖頂住桌子腿。

布雷斯老爷耸了一下肩膀，他不喜欢别人对他讲英雄主义的大道理。这位卸任的小軍官，滑稽而不足道的傀儡，他在議會里除了补足法定名額以外，別无用处，他靠着一点年金勉强过日子，他只是从那半阴影里钻出来，甩出一句大話，接着就又縮回介壳里去。当法軍敗退的时候，在六月間，他是一篇煽动性布告的起草人，这张布告是由鎮議會盖了印貼出去的：下令把全体凡是拿得动枪的公民都召集起来，可是人們在三天以前，就已經跑光了。浆糊还没干呢，德国人便占領了鎮公所……

可是布雷斯老爷却支持这位吹牛的英雄說：

“上尉說得对……在这个时候只有那些胆小鬼和无耻汉才互相謾罵……”

从他的左边，一个男低音，象是大风琴上的青銅低音管，向他发出了回响。原来是药剂师庫阿塔，他的捧場員的头目，也是他的忠实助手。庫阿塔的两只手交叉地放在大肚子上，他的肚子与其說是坐下的，倒不如說是陈列在座位上，而这座位在那一堆肥得脹出来的肉底下簡直就看不見了。他嚼着根葱



灭了的雪茄烟，虽然还不到九点钟，他已经在睡眼朦胧来消化吃下去的第二顿饭了。三重肉褶的下巴搭拉到旧的短外衣上，这件短外衣前面沾着许多油点子，后头落上许多头皮屑。一双眼睛被肿胀的肥眼皮蔽住，两片厚嘴唇湿润润的，他为了对自己做医生的伙伴表示赞同，把那哆哆嗦嗦的腮帮子一忽儿鼓起来，一忽儿缩下去地说道：

“唔……唔……唔……对极了……这是害怕使他这样发脾气……”

他自己也在因为愤慨发脾气。

泥水业包工头考斯特是个大汉，生就一张尖脸，腮边留着棕红色胡须，头戴尖顶儿的大帽子，有一道横平的长胡子把他那张唐·吉珂德式的脸上下分开。他为公证人辩护说：

“那么你呢？……你的胆子就这样大得装不下了么？……你以为自己有护身符么？……”

药剂师连珠炮似地说：

“唔……唔……唔……护身符……护身符……当然喽……我没有做什么错事……如果真是严重的话，鄂图会告诉我的……”

包工头跳了起来。两只手撑在桌面上，他那高大的身体弯成直角形，对着药剂师的耳朵大声喊叫：

“问题就在这里！……你居然有这副厚脸皮把它说出来！……但是你那心爱的鄂图，他让你当忘八的事儿可曾对你说过？……只因为鄂图上尉跟閣下的老婆睡觉，閣下便以为受保护没危险……这正是更要枪毙你的原因……这是干脆摆脱你的好机会！……閣下把老婆让给德国军官，把我们送往刑

場……你会头一个死的，噯，忘八！”

药剂师在椅子上动搖起来，椅子的四条腿嘖嘖嘎嘎直响。他口齿不清，讲的話乱做一团，牢騷地說：

“这都是諷刺……毀謗……我都不在乎……上尉是位体面的人……对待我的太太和对待我都是一样……他知道我对于德国的見解……知道我很佩服德国的长官們……德国的化学家們……德国的科学……我可不象你們那样，你們在背后罵人，迎面碰見人家的時候又低声下气地向人家敬礼……我决不会上了人质的名单……若是你們挨枪毙，那是你們活該……”

立刻掀起了一陣总示威，反对这个不倒翁。一片謾罵声都冲着他来了：

“齷齪的老鴛……妓院老板……密探……公开敗坏风俗的……騙人的假玩意儿……”

在这一片吵鬧当中，考斯特拚命地喊：

“这是鎮上的羞耻……用老婆的屁股来保全自己的性命，拿着蜡烛帮助别人幽会……”

药剂师很能沉得住气：

“你嫉妒得要死，巴不得也这么做……可是你的老婆太丑……”

桌子的另一头，起了一陣激烈的爭論。原来是脾气躁、样子歪歪扭扭的小矮个福里科，跟“大象”邦納达尔吵了起来。因为邦納达尔跟他的同事們随声附和，而福里科呢，自从为了爭一份共同财产打輸了官司以来，就一直恨得他要死。他猛冲地說：

“关于做忘八的事儿，你顶好是在院子里看着点儿……”

邦纳达尔破口大骂：

“瘟种，总归不会是你，跟我的太太勾勾搭搭地说什么……”

这个发育不全的人，他的秃头顶，颜色象檸檬一般黄，只到屠夫的肚脐眼儿那么高。他象条小鲤鱼似的跳起来，尖声喊叫：

“闭住你的嘴，下流的东西，你卖给我们生恶疮死的臭牛肉……你在这市面上投放瘟疫……你在切碎的肉里掺死狗、死猫和死老鼠的肉……你把肉卖给医院，让那些生病的人吃……”

屠夫挺起腰来：

“小东西！”他大声吼叫。“你也敢说话……你卖给我们的是这些东西：把焙干的橡子当咖啡，给马粪起名叫甘草，拿路上的尘土代替胡椒粉……嘿，你可真够后悔的，把你的妈妈运到坟地里去，却没能拿她的老死尸去装你的罐头……”

这位杂货商人象条毒蛇似的直立起来，嘶嘶地叫：

“若是肉类检查员不讲什么话，这是因为你在镇议会里也是个参事……这是因为我们曾经让你进来了……但是我们就要把你赶出去……我们把你跟你的臭肉一道送到垃圾坑里去……”

屠夫的脸色通红，穿着他那条血迹斑斑的围裙，样子很可怕，举起了一只大手直顶到天花板。

“你住嘴吧，细菌渣子，不然我把你当做绿头苍蝇，压碎你……”

鎮長的唇邊露出一種譏刺的微笑，好象是從高處俯瞰着這個場面。當他認為這事已經鬧得差不多了的時候，便站起來，喊道：

“好體面的場面！這不是你們把家丑都揚出來的時候……時間過得很快……你們不要互相挑毛病……仁慈的上帝就要來審判你們……”

這一提醒，把一群發了狂的人立刻冷靜下來。在桌子四周，大多數的參事都癱在座位上，眼睛茫然失神，肩膀搭拉着，現出絕望的樣子。

有時候，其中的一個人把他那困獸的眼睛轉向敞開着的屋門，望着村鎮的出口，一群德國兵的攔路卡子……再遠一些，展開來的是牧場。樹林和遼闊的天邊……他們往常滿以為自己了不起，如今用一種陰郁的目光跟着看那些過路人，反而羨慕那些做散工的、牧羊的和流浪漢等等的悲慘境遇。

當布雷斯老爺最後決定要講話的時候，恐懼越來越使得這些人着慌了。

“或許會有一個得救的機會……我幾乎不敢相信，但這是我全部所能夠得到的。”

參事們象一群坐船遇難的人，望到水平綫上升起一縷黑煙似的，一齊熱切地轉身向着他。

他繼續說：“依照我的提議，德國人答應拿兩個共產黨或是一個猶太人來代替這些被指定的人質。”

起初是楞住了，接着一副副面孔都開朗起來，血又回流到面頰上，個個嘴都張開了……發出一陣狂歡。他們突然又回到光明中來，他們從苦惱和恐懼轉向希望，轉向復活。在椅子

发出的一片响声中，有几个人为向镇长祝贺，站了起来。全体异口同声地说：

“……应该把他们交出去……立刻办……无需可怜这些坏蛋……立刻办……立刻办……”

许多只手象猛禽的利爪那样向空中乱抓。

可是，镇长坐着不动，两手捧着脑袋，唇边透出一丝苦笑。

“这话说起来很容易……可是往哪儿去找他们呢？在这一带地方，那些共产党员，那些犹太人，你们认得他们么，你们？”

大家相互瞪着眼，不知道怎样才好，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提出名字来。

镇长继续说：

“这镇上的人我都认识。在选举的时候确实有几个投共产党的票，但是我不晓得是谁放到投票箱里去的。我对这件事有些怀疑，可是我没有证据。说到犹太人，除了那些在市集上卖袜子和卖帽子的……”

公证人截住他的话：

“不去谈犹太人吧……实际上，这里也没有……但是说到共产党，这是另外一回事。每次投票，我们都能点出七张八张，有时到十来张。这当然总是那几个人。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他死盯住镇长的一双眼睛，着重指出镇长的不尽责任：

“这件工作应该归你干……你应该是公众利益的保护人，而不该是某些个人利益的代表……你应该什么事都晓得，记下每个居民的政治见解和活动，使你掌管的卡片索引不要过了时……你可以派警察，支配预算，有许多的办法……若是你的消息不灵通，你就不能够统治……就不要做镇长！”

攻击的猛烈显露出失败候选人的怨恨。大多数的参事都现出被公证人的议论感动了的样子。这时，人们已经向布雷斯老爷发出了一些冷言冷语：

“这话很对……你应该知道共产党的名字……这是你职权以内的事……若是不晓得哪些人是革命党，怎么能跟他们作斗争呢？……每个居民都应该在镇公所里有他的人事资料……”

公证人已经胜了一着，布雷斯老爷企图抵抗。

“他们的首领，就是欧诺利家的孩子，那个偷着打猎的……”

药剂师满意地哼了一声。

“欧诺利！”公证人叫了起来。“你知道他早就不在这里啦！”

“这不能怪我！”镇长很愤慨。“若是他跟他的伙伴玛基阿、修路工人莱欧保勒，还有同类的一些别的家伙，都正在德国做囚犯，我也要负责任么？因为，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一点儿也不糊涂，我全认识他们……甚至那些潜伏起来的家伙。”他一面用眼睛盯着考斯特说。

包工头坐在椅子上不安起来。镇长继续说：

“你，考斯特，你参与他们的一切集会，你跟他们的候选人聊天……而且还跟那些急进党员、共济会的会员们聊天……没有多久以前，你还说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黑夜出沒的游击队员……”

这些可怕的事儿——人所共知的事实——一发表出来，使得大家全楞住了，立刻都远远地避开了考斯特。包工头觉

得一切全完了，象个被隔离开的鼠疫病人，被人丢到水里去了。他拉住了船边死不放手。

“不过，这是你自己要我去参加他們的集会的，要我把他們所讲的一切話都报告給你，要和他們相处得好，要从他們那里把秘密盘問出来……而且，又不是我一个人，塔韦尔总是跟我在一道。”

旅館老板塔韦尔从柜台那里听着这番爭論，这时跳了起来，他的圍裙、毛巾和长头发都迎风而起。

“你撒謊！我从来就沒跟你一道参加过他們的会……你是两面倒……我們都知道你投共产党的票！……”

參事們都站着，在包工头的四面圍成一个圈子。包工头吓坏了，认定自己将被交給德国人，絕沒有赦免的可能。他完全失去了自制，瘋狂地揭发別人。

“就是你投共产党的票！”他向塔韦尔喊叫。“我看見你来着……你給我看過你的选票……当鎮議會拒絕他們借用鎮公所的大厅的时候，是你把自己的大厅借給那些該死的共产党……他們的候选人，那个免了职的小学教員，就連吃帶睡住在你家里……而你呢，免費供他住，供他吃，希望有朝一日被任命做人民的委員……”

这个出乎意外的揭发使在場的人都慌張起来。只听得表示譴責的“哦！”的一声，充滿了大厅；而这两个敌手呢，仍在破口大罵。

“无賴汉！……”旅館老板大声喊。“就是你来給他还清这些帳：什么飯前的酒啊，咖啡后吃的利久酒啊……我曾听到过你在他屋里向他提出的建議……如果沒有人敢向德国人告发

你，我就去……而且馬上就去……”

考斯特吓得臉發青，抓住了塔韋爾的領子把他按在桌子上，打得酒杯和酒瓶滾的滾，碎的碎。參事們居間調停，努力把兩個氣瘋了的人分開。

藥劑師，象是個斗拳的裁判員，走到敵對的雙方中間。他把自己皮很厚的大腳陰險地踩在罵他的人考斯特的腳上。在藥劑師一百三十公斤體重的壓力下，包工頭的腳趾頭咯吱咯吱直响。考斯特用兩隻手握住了鞋，一隻腳跳着，哭叫起來……

“喂！喂！”醫生竭力地喊。“安靜一點，冷靜一些！……說實在的，我們好象在麥都斯號<sup>①</sup>的木筏上、抽籤決定誰要被吃掉的時候一樣……問題是要在鎮里找出共產黨來，而不是在我們中間來找。最好咱們大家一起尋找，不要自己混戰了。”

他們又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公證人神經質地擰着絡腮胡子。雜貨商人咬着自己的指甲，以至出血。考斯特咬着他那漂亮胡子的尖兒。醫生把兩隻沒勁兒的手按着他那象只檸檬的頭頂。旅館老板又回到他的櫃台那里，撫摸着因為罵人還沒完全恢復的脖子。屠夫擰着他的圍裙，就象它還滴着血似的。藥劑師正在海豹似的吁吁地喘氣。

鎮議會其餘的參事們，在桌子的兩頭，交叉着胳膊，或是兩手托着下巴，為了想出他們可以告發誰，都在絞着腦汁。他

---

① 麥都斯號(Méduse)：巡洋艦，于一八一六年七月二日，在非洲西海岸一百二十哩外阿古昂(Arguin)砂洲觸礁沉沒。有一百四十九人乘木筏漂流海上十二日後，為帆船瞥見，救起垂死者十五人，余皆沉入海底，或為生存者所吞食。



們把自己的亲戚、朋友的政治見解都翻來復去仔細考慮，盡力要回憶起一句話，一個舉動，或是一聲不幸的感嘆什么的。

波達里埃上尉已經沉入思索的深淵。從前，他曾經以這樣一句傲慢地向一個反對者講的話，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而這句話曾為他打開了鎮公所的大門：

“我嗎，先生，我從來不想，我只服從……”

今天，波達里埃上尉却是冒着腦充血的危險在思索了。

布雷斯老爺重新又提出那些犯嫌疑的姓名。大家都把腦袋伸過來圍着他，在那兒拚命醞釀，想一起捉摸出個結果來。這一圈的面孔，有青色的，黃色的，蒼白的，通紅的，在大廳的靠裏頭，加上秋天日光的明暗對照，真使人以為是一群強盜在秘密集會。那些最陳舊的故事，最令人不解的閒話，鎮上全部丟臉的傳說都翻騰出來了。這些參事們就在一堆腐敗的廢物中間爭着亂扑騰，把一個個垃圾箱的鎖都打開來，他們為了捉起象黃鱔似地從他們的手指縫溜走的兩個名字，便一再地跳進傳布瘟疫的臭水坑里去。

大廳里的時鐘敲了十下。婦女們急着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把她們神色不安的臉緊貼在旅館的几面窗戶上。廣場上，形成一堆堆的人。好奇的人，借口要吃東西，走進去，坐在板凳上，慢慢地向前湊近。鎮長叫旅館老板把靠裏的一間小屋子打開。鎮議會的全部成員把自己鎖在屋子里，來繼續布雷斯老爺所謂的“討論”。

在越來越不安的氣氛中，有人提議向德國人繳納一筆罰款，另外有人提議把教堂的金庫交給德國人……表上的指針似乎轉得越來越快了。死神隔着門，在大廳里，坐在吃飲食的

人們當中，正在等候着……醫生的女傭人為了個看急診的病人來找他，有人回答她說，她的主人正在看病。疲倦和沮喪使人的腦子都失去作用了。時間已很急迫，應該有個辦法了。

突然，醫生拍了拍他光溜溜的腦門兒，叫了起來：

“先生們，我想咱們都得救了！有個猶太人……”

全部的腦袋都向他轉過去，眼睛閃着亮光。

只有布雷斯老爺似乎不大相信。

“唉！你們認識鐵匠讓·比埃爾的那個伙計嗎？”

鎮長聳了聳肩膀說：

“不過，你所說的猶太人是個非洲佬啊……”

“你弄錯了，”醫生反駁說，“第一，阿拉伯人一半都是猶太人，也就是閃族<sup>①</sup>人。第二，有一天他來找我看病，我問過他的遺傳問題，他向我吐露說他母親是個猶太人。”

他緘默了一下，接着用一種機密的口吻，加了一句說：

“我們做醫生的，同樣也是听忏悔的人……”

公証人大聲說：“這個阿拉伯崽子是個好不容易得到的東西。不過，他肯向德國人承認他的祖先嗎？”

一副副面孔的神情都松緩下來，可是問題並沒有解決。

布雷斯老爺一直在沉思。這個阿拉伯人是他們最後的一張王牌，是奇跡般出現的一張牌。稍有一點疏忽便可能害了他們。他想親自來干這個把戲。

“等着我，我去把他叫來……”

---

① 閃族(Sémite)：一稱塞姆族，居亞洲之阿拉伯、巴基斯坦及東非洲之埃塞俄比亞。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及埃塞俄比亞人。

“那末你对他怎样说法呢？”医生问，“恐怕应该由我去，因为他向我承认过……”

镇长强制地截住了他的话。

“这件事太严重了……让我去办吧！”

参事们都晓得，布雷斯老爷在非常的情况下，总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经过考验的。他为了帮他朋友的一个佃户的忙，这个佃户曾经使一个女佣人怀了孕，布雷斯不是说服过一个头脑简单的男佣人，说他就是那个孩子的爸爸，而且应该赔偿那个女佣人的损失吗？布雷斯老爷完全能够让人把一匹驢马当做一匹种马，把一个阿拉伯人说成是一个犹太人。

他们毫不踌躇地信任布雷斯老爷。他一忽儿也不耽误，拿起了帽子和棍子，迈起飞快的脚步离开了旅馆。

镇长来到了铁匠铺的门前，看见那个阿拉伯人正在弄些零碎事儿。他主人不在家，布雷斯老爷很高兴。他不大认识这个偶然流落在当地的阿拉伯人班·加比。他知道这个人曾经在一家汽车厂里做过工，工厂歇业后他就流落在街头上，铁匠铺雇用了他来做个帮手，他就一直留下来干他的活儿。三年以来，没有一个人表示对他不满意。顾客们都在称赞他既能干，脾气又好。

布雷斯老爷走进幽黯的、堆满了旧碎铁的铁匠铺，那个阿拉伯人赶紧向他招呼，问他要什么东西。

“哦！没什么大不得了的事儿。我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来牵我那匹伯士老马。它的蹄铁都磨坏了。总不该等它跌倒把我的车轅折断才收拾吧。”

“啊，随您高兴什么时候，镇长大人！只要您跟老板说一

声，我馬上就去。”

“我有的是空，不用太急，到下个星期再說吧。”

在說話的工夫，布雷斯老爷留心观察那个阿拉伯人。他没什么特别使人注意的特征，只有他那微有些弯曲的鼻子，厚嘴唇，鬃曲的头发，沒光澤的肤色让人看着还过得去，不会叫那些先生們很挑剔。

布雷斯老爷站在一架双刃犁的前面，做出对修理活儿很感兴趣的样子，最后問起这个阿拉伯人是否喜欢住在本地。

“哦！我呀，您知道，什么地方有飯吃我就喜欢！不过我在自己的家里也不会比在此地差，特别是在冬天。那个地方有充足的阳光，有很多无花果和葡萄，有許多漂亮的女人！”

“啊！好个班·加比！我相信你那个鬼地方一定不錯！我也很想去住一住，有那么个藏满了女人的閨房……也許会有这么一天……”

这个阿拉伯人既惊讶，又为这位几乎从来就不跟他讲话的鎮长对他竟如此关切而感到得意；他象小孩子似的露出滿嘴牙在笑。布雷斯老爷繼續使他放心，問起他的家庭，他的乡村，他的童年和一切能引起他兴趣的問題。

“我順便問你一声，我看过你的文件上写着，你的母亲不是阿拉伯人。这是怎么搞的？”

对方睜大了眼睛說：

“怎么？我的母亲不是阿拉伯人？我不知道，我想一定是！”

“不，这在文件上明明写着的，她不是阿拉伯人。”

班·加比在深深地沉思。最后，他似乎想起来了。

“啊，对啦！上面写着她不是阿拉伯人，是因为我想她是犹太人。不过她到伊斯兰教寺里去，所以她一定是阿拉伯人。何况，她是在我那个村子里生的。准是文件上弄错了。”

布雷新老爷隐藏住自己的失望。

“啊，你瞧！一切都明白啦！我接到县政府为你的事来的公文……问起我关于你的材料，因为你的母亲是犹太人。”

阿拉伯人觉得奇怪，呆呆地有些不安，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布雷新老爷摇了摇脑袋，用一种惋惜的口吻继续说：

“可惜，你的母亲不是犹太人，真太可惜啦。现在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遣送回籍，给他们路费，而且在非洲还要给他们土地和牲口。县政府的人以为如果你母亲是犹太人的话，你也許可以得到这份好处。”

班·加比的目光亮起来了，花国家的钱回自己老家，接受一块田地和牲口！这是他好多年以来的梦想：生活在太阳光下，在自己的茅屋里，在自己的驴子和女人中间，在摩尔人店铺不冷不热的阴影底下慢慢喝着卡瓦酒<sup>①</sup>，听着小手鼓和小喇叭的声音，远离漫长的冬天，烟气熏人的铁匠铺，尤其是远离战争、苦痛和恐怖，永远躲开那些一向让他怀着恐惧的德国兵……象镇长这样有地位的人讲的话还能是假的吗？

“多么可惜，”布雷新老爷又重复地说，“多么可惜啊……”

镇长象是个钓鱼的，守在浮子的前面，焦急地等着阿拉伯人来上钩。他轻轻暗示说：

---

① 卡瓦(Kawa)：用玻里尼西亚产的一种胡椒制成的麻醉饮料。

“总而言之，既然文件上写着你母亲是犹太人，你就可以說你也是犹太人。”

班·加比迟疑起来。

“不，我不是犹太人！我是信穆罕默德教的……”

他黯然地想到那漫长的午睡，多汁液的无花果，棕櫚树，永恒的藍色天空……不，这不是空中楼阁……他向誘惑屈服了。

“总归是一样，如果您，大老爷，您說我是犹太人，这大概一定是的……”

布雷斯老爷咬住嘴唇来隱蔽住自己心里的高兴。

“如果你是犹太人，你自己总該曉得，你身上应该有記号的……”

阿拉伯人愕然地望着他。

“嗯，不錯，大坏蛋，如果你曾受过剪刀的割礼，这是看得出来的……”

阿拉伯人曾經在工厂的厕所里听到过多少回这个玩笑，懂得了。

“是的……不过阿拉伯人或是犹太人，都是一样的，都受割礼……这就沒法认得出了。”

两个人一同笑起来了，布雷斯老爷越来越亲熱，在阿拉伯人的背上狠狠地給了几巴掌。

“啊！好个班·加比！你总是逗得我們哈哈大笑！”

“如果我說我是犹太人，您以为我就能回家嗎？”

“那当然了！不过須要証明你是犹太人。”

“既然您說只有这一点就能作証据，这我應該够条件

了……”

布雷斯老爷，低着头，拿他的棍子在地上画着圆圈儿。

“您肯帮我个忙吗？只要你跟我說的一样，您，这么一位大老爷，人們会相信您的。”

这位田庄主面带严肃，双眉紧皱。

“正因为我是位大老爷，就象你所說的，我應該讲实話。你剛才自己說你不是犹太人……那有什么办法呢？”

阿拉伯人悶悶不乐，結結巴巴地想挽回希望。

“我对您說……我对您說……但是您用不着再重复我的話，既然我可以拿出証据！既然您会跟我說的話一样！”

布雷斯老爷搔着头。

“你要求的事情很严重，太严重了！”

可怜的阿拉伯人立刻跺着脚，拉住这位田庄主的罩衫。

“可是既然我母亲是犹太人，既然文件上写得明白……我也一样，我是犹太人。”

布雷斯老爷不再那样坚决拒絕了。

“实在麻煩……帮这样的忙可能要吃大亏的！”

最后，他总算让步了。

“你是个好孩子。我很愿意为你做这件事，但是可別告訴任何人——別告訴任何人，你听見了嗎？”

阿拉伯人反复地发了許多誓。

“那么，你應該向德国人去声明一下。因为是由他們发給护照的……为了回你老家，必須有护照。”

班·加比表示同意，他懂得这个道理。

“您相信，我一到了那里就会給我許多地嗎？”

“一定的，但是不要說出来。既不要对德国人說，也不要对法国人說。因为別人会問是誰对你說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实情。假如你說出去，我呢，我就說这不是真的，那你就成了个說謊的人了。你便要进監獄，而不是回你的家。若是有人問你，你就回答你是犹太人，別的話你不要讲，你懂了嗎？”

班·加比热誠地紧握着鎮长的两只手。

“我对您发誓，我什么也不說，就是把脑袋放在断头台的刀下，我也不說……我是犹太人，沒有法子！”

沉默了半晌。布雷斯老爷不愿意露出紧急的样子。阿拉伯人追根問底：

“那么，你馬上就写信給县长老爷說我是犹太人么？”

“是的。”

“您想这件事要等很多日子嗎？”

“几天工夫。但是你該先向德国人声明一下。”

“若是你同意，馬上就去。”

“好主意！这会对你的事儿更有利。你稍为洗洗干淨就跟我一道来。”

阿拉伯人把一切都丢开，他拿双手在冷却工具用的水桶里汲水，洗起臉来，濺得到处都是水。他正打算上自己的屋子里，去穿起礼拜天的服装，布雷斯老爷便紧催他，他不想跟蹄鉄匠多費解释。

“哦，不……不……只要五分钟就够了！你就这样来吧。回来吃中飯还来得及。”

他俩并着肩膀出发了，象是老朋友似的聊着天。阿拉伯人覺得自己跟鎮长在一道走很光荣。路过白馬旅館門前，布



雷斯老爷看見參事們都聚集在旅館門口。

阿拉伯人問道：“他們为什么都在看我們？是因为看見我跟你一道，他們覺得奇怪吧？”

布雷斯老爷加快脚步，沒有回答。

他們來到鎮公所，碰上宪兵队的阻擋。鎮长要求立刻跟上尉講話，就讓他們进去了。

上尉不在那里，可是那三个軍官，在他看来比起早晨来还要阴沉，还要凶恶得多。三人中最年輕的一个用拙劣的法国話問道：

“你要什么？”

上尉不在，使他十分安心：他害怕上尉的精明。跟这几个人打交道，事情也許好办得多。

“是来听候問話的……你們瞧我是照章办事……在本地有个犹太人……我原来不知道。”

这个有奇异魔力的名詞一出口，那三个德国人的臉上立刻就变得严厉起来，同时在他們的眼里閃耀着凶猛的火焰。翻譯无需把這句話的意思譯出來，另外的两个人已經懂得了。那位长官一面搓着手，一面冷笑。

三位軍官开了个短短的秘密會議。

“他……犹太人？”那个走运的翻譯用手指头指着班·加比問道。

布雷斯老爷表示承认。

“不錯……他真的是——一副犹太人的嘴臉。”

阿拉伯人瞪着两只大眼睛，极力想听懂意思。德国軍官的条頓口音使他听着很不安。无疑的，这是在談犹太人和他

本人，但是別的話他再也聽不明白了。翻譯粗暴地問他：

“你是猶太人？”

“是的。”

“好吧。你簽個名承認你是猶太人。”

布雷斯老爺擔心起來。

“你會簽你的名字嗎？”

班·加比挺起腰板，咧着嘴笑道：

“我不識字，但是我會簽名。”

“你叫什麼名字？”軍官問。

上校從公事包里拿出一張紙來。

鎮長念出阿拉伯人的名字。

“好的。他應該在這兒簽名。”

阿拉伯人遲疑起來。

“您說，大老爺，那張紙上寫着些什麼呀？”

鎮長望了望那張紙。他把眼睛向紙上晃一晃，好像是懂得德文似的。

“沒有什麼。你聲明你是猶太人，就只是這些。”

阿拉伯人還在遲疑，筆舉在空中。

“您向我發誓，我可以簽名嗎？”

“啊，是的……簽吧！”

阿拉伯人簽了名。

長官拿起了那張紙，重讀了一遍，便把它卷起來。翻譯已經打開了房門，出來了四名憲兵。

長官把阿拉伯人指給他們。

班·加比往後倒退了一步。

“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嗓音变了，质问镇长。“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问问他们！”

布雷斯老爷亲切地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没有什么。他们对你没什么恶意。一个小小的手续……”

“可是我要回家。”

“你随后就可以回家的。跟他们一道去，这是去拍护照上的照片。”

班·加比半信半疑地跟着宪兵走去。他跨到屋子的门槛上，又回转身来，朝着镇长面带笑容，那微笑中含有他全部的感谢和信赖。他恳求说：

“您不要离开，啊？您在这儿等我吗？”

门一关上，翻译就愤怒地叫起来：

“就是这些犹太人统治着你们的国家……你们这些法国人应该感到羞耻！我们的元首曾经这样写过：你们一半是黑人的血液。他的话很对……”

布雷斯老爷摇着脑袋，面带忏悔的神情。他站在桌子前面，用手指头转动着他那顶大帽子。他耐心地等待着让他恢复自由！

方才跟班·加比一道出去的那个德军上士又进来了。他在长官面前把两个脚后跟一碰，敬了个礼，间断地说了几句话。布雷斯老爷推测他是在报告自己的任务。一种隐隐的恐惧侵袭着布雷斯老爷：怕是阿拉伯人看破了他已经掉进的陷阱，很可能取消前言……

三个军官正在彼此交谈。那位长官时时拿眼睛盯着布雷斯老爷……谈的一定是他。他们彼此在说些什么呀？

最后，那个讲蹩脚法国话的人说道：

“立刻给居民们点厉害的看！……在院子里把犹太人枪毙！……立刻的！……你，镇长，应该在場作証……跟我们一道……随后向居民们出一張告示……随我们来！”

布雷斯老爷感觉他的两腿直发软。他的两眼野生生地瞪得好大，获得了抗議的力量：

“不……不……这可不能……我决不能够……”

他做的手势是那么善于表达意思，就连那两个不懂一句法国话的军官也都明白。那位长官咆哮起来：

“Maul halten！…… Gehorchen！……”

他的部下翻译过来，又加上自己的意見：

“闭上你的嘴！……要服从！……你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沒胆……随我们来，不然就……”

他现在只有服从了，要一直合作到底。

布雷斯老爷被三个军官包围着走了出去。他们走到門前的台阶上，这台阶下边就是个四面是墙的小院子。布雷斯老爷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听到阿拉伯人的哭叫，一陣格斗的踐踏声和用德国话喊出的命令……

不幸的班·加比一面发出惨不忍聞的喊叫，一面掙扎着，四个竭力想捆住他的宪兵把他捉住。十二个着綠色軍服、戴鋼盔、穿高統靴的兵士，在台阶前面，一字排开，枪托着地，屹然不动地站在那里待命。

镇长来了好象使阿拉伯人的力气增加了十倍。他的衣服已被撕烂，脸上血糊糊的，两眼神色激变，而且一半被蓬乱的头发蔽住，嘴張得很大，淌着粘涎，他大声喊道：

“大老爷……大老爷大人……救命啊！……救救我吧……他们要杀我呀……大老爷。可怜可怜吧！……饶了吧……我什么事都没干过……跟他们说我什么事都没干过呀……”

镇长的两只大手用全副力气紧握住台阶的栏杆。这可怜人的喊叫声刺入他的耳朵，穿进他的脑壳，狂风似地袭击着他……

阿拉伯人象是一只野猪被一群猎狗缠住了。他发狂地要摆脱那群抓牢他死不放手的光兵。这群人象是些醉汉，一阵向前，一阵后退，摇摇晃晃，摔倒在地，又爬起来。几个德国人拉住不放，默不作声，那个罪人做着手势，跺着脚，拚命叫喊……他的嗓音变哑了，有时讲法国话，有时讲阿拉伯话，常被抽抽噎噎的哭声中断，他向布雷斯老爷苦苦哀求……

“大老爷大人……救救我吧……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要为你祷告……我是个穷苦的阿拉伯人……从来没妨害过任何人……你为我的小孩子们开恩吧！……救救我……大老爷大人，救救我吧！……”

看到镇长无动于衷的态度，他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被镇长诱进了怎样的陷阱。他发起火来……他象个羊角疯病人，猛冲，口咬，抓伤人，一面喊叫着：

“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是这位大老爷说我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

布雷斯老爷似乎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把铁栏杆抓得更紧，嘴抽搐着，两腿发挺。他心里想，这些愚蠢的光兵怎么就不叫他静一静、堵上他的嘴、勒死他呢？……他眼前仿佛忽然出现了一只只猪的幻影，这些猪他每年都要宰它三

四头：为了让这些猪停止刺耳的嗥叫，得套住它们的嘴，用锐利的刀尖寻找颈上的动脉。

阿拉伯人象是看透了他的心思，便发狂地骂他，向他发出一连串的诅咒。

“该死的大老爷！……恶棍！……下流东西！……强盗！……肮脏的基督徒！……婊子养的！你该死……一百个该死……”

他象一只受了伤垂死的狗拚命地狂叫，随后又用一种更微弱的声音说：

“不是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

布雷斯老爷的鬓角淌着汗，脸上直抽搐，两只胳膊和两条腿都在发抖，就象他自己也要挨枪毙似的。他越来越讨厌地听着那悲哀而又凶野的喊叫，喊叫声充满了院子。

这个可怜人已经筋疲力尽，在那一伙刽子手的重压下倒下去了。脚踩呀，绞榨呀，挤压呀，无论是在擰他的胳膊，或是把胳膊扭到背后绑起来，或者拿绳子捆他两腿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发出悲惨的呻吟。最后，一个宪兵从衣袋里掏出块破布塞住了他的嘴。他于是被拖着，靠在一棵树上竖起来，被紧紧缚住。他那又脏又黑的脸用白布分成了上下两半，两只眼睛带着愤怒和惊异的神情，继续盯着布雷斯老爷，嘴痉挛地直哆嗦，还在动……布雷斯老爷总是听见那可怜鬼的叫声，没气力的悲叹和凄惨的哀求：

“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可怜可怜吧！……开恩啊！……”

布雷斯老爷紧闭着眼睛来逃避锐利目光的诅咒……在他的脚底下，象打雷似地响起了一阵集中射击的枪声。立刻，一

片奇异的寂静降临在他的身边……完結了……干掉了……他算是得救了！

他重新睁开眼睛，看见阿拉伯人被身上缠绕的绳子支持住，脑袋垂在胸口，软弱的四肢就跟用糠填起的布娃娃的胳膊腿儿一样。他的胸口和肚子都打上了大黑点子，淋漓的鲜血滴在鞋上。在他的对面，那十二个兵士，重又枪托着地，屹然不动地站在那里。

“来吧……完結了……”

布雷斯老爷跟着军官们又回到屋里。过了一会儿，上尉也来到办公室。四个德国人放低声音在一起商量，这时布雷斯老爷在屋角里打着哆嗦。

最后，这几位凶恶的客人取下自己的斗篷，并不向他招呼，傲慢而沉默地，一直向门口走去。陪他们一道走的那位上尉在走过布雷斯老爷身边的时候，小声对他說：

“等一等，镇长先生，我们还有点事儿要谈。”

布雷斯老爷从那说话的语调就晓得自己确实是脱离危险了。在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他的苹果！

门外，一个个马达轰隆隆地响起来。他走近窗户，看到三辆汽车开走了。

上尉一回到屋里就说道：“咱们立刻了结这件事儿。我来起草告示的文稿，上面由你来签名盖章，你要派人把它贴到各处去。”

上尉写字的时候，布雷斯老爷装着烟斗，又沉住气了。过了一忽儿，他就坐下来，随便地问道：

“你觉得本地的苹果怎么样？”

軍官瞪眼看看他，聳了聳肩，一邊繼續寫着字，一邊回答說：

“跟所有的蘋果一樣……不好，也不壞……”

布雷斯老爺望着那支筆在紙上寫着。上尉要在字典里查個字，便把筆停下來。

“那麼蘋果酒呢？你喜欢嗎？”

上尉做了一下苦臉。

“不太喜歡……我更喜歡啤酒或是葡萄酒。”

他繼續起草。

布雷斯老爺疊起兩條腿，隨後又放开，站起來，觀看牆上掛的地图……他一再地向寫字台上偷看，上尉把文稿重讀了一遍，現出極滿意的神情。

他拍了拍那張紙說道：“瞧瞧這是多麼好的工作，若是有搗蛋破壞的，預先警告他們一下……”

鎮長挺起勁兒地贊揚了一番。隨後，他又附帶問道：

“你們軍事上用得着酒精摻汽油嗎？”

上尉對提出這樣的問題好象很驚訝。

“當然嘍，我們的卡車和坦克都需要它……為什麼問這個呢？”

“因為我可以賣給你酒精……”

“怎麼！”軍官叫起來，態度很嚴肅。

“在這麼許多次征集以後，你還有酒精嗎？”

布雷斯老爺讓他放心，說他的蘋果可以用來製造酒精。

上尉很感興趣，於是問起可能的產量，蒸餾所需的時間，品質的好壞……他們很快便談妥了價錢。



“好，”布雷斯老爷說。“不过，我沒有人来收拾我的苹果……你能不能借給我几个士兵……”

“啊……啊……啊……”

“还得几匹馬……”

“啊……啊……啊……”

“套上大車……”

“啊……啊……啊……完了吧？”

“完了。”

“可是要問，每公升酒精的价錢呢？”

“价錢剛定好。”

上尉含笑高声說：“简单地說吧，你把苹果卖給我，这些苹果若不收拾起来，就会在地上烂掉的。你要我給你做事情，而你却要大价錢。我曉得这一带地方并没有什么犹太人。要明白，并不是一个犹太人抵得上三个諾曼底紳士，而是一个諾曼底人能抵得上十个犹太人。我接受，但这确实是为了鼓励鼓励你！”

布雷斯老爷向上尉道了謝，答应下次杀猪的时候一定給他留一只腿。他拿起棍子就走出来了。

人們在白馬旅館已經听到枪响了，一張張神情不安的臉都在等待着布雷斯老爷。

布雷斯老爷一走进大厅就用一种严肃的声調宣布說：“各位先生，那个罪犯已經抓到了。他抵了自己的罪……剛剛正法的就是他。”

回答他的是一片兴高采烈的喊叫声。他的狗跳到他的臉上，瘋狂地舔他。許多只手从各个方面伸出来，向他祝賀。他

是个大救星，是个幸运的人，是一切絕望境遇中的援救者。公証人明白他現在只有赶紧随风轉舵了，于是附和着对鎮长所发的异口同声的頌揚，也加上几句虛偽的恭維話。

医生，装出矜重的样子，少不了也加上他愛引用的拉丁文：

“salus reipublicæ suprema lex……(共和国的安全就是无上的法律……)”

公証人很狡猾地改正他的話說：

“老兄，我們不再是在共和国里啦……”

布雷斯老爷叫了表示祝賀的酒。要为这許多理由干一杯：为了鎮議会的兴隆，为了优秀的法兰西人的团結，为了那些胆敢要叫許多正人君子挨枪毙的无賴受到懲罰……考斯特和旅館老板碰杯对飲，药剂师抗拒不住肚子里的呼吁，叫人拿来一份快餐，分了一小半給屠戶。福里科呢，也不再讲要杀死邦納达尔了，催着他接受下来。退伍的上尉波达里埃爬到一張桌子上，手指尖儿捏着他那条荣誉助章的綬带，用一种象征的手勢把它伸向鎮长……

公証人把医生拉到一个幽黯的角落里，靠在他的肩膀上，阴險地对着他的耳朵偷偷說：

“实际上，你才是我們真正的救星哩……”

当医生象只孔雀似地摆起架子来的时候，布雷斯老爷被一群奉承他的人包围着，他保持着道地的和藹的神情，向所有对他表示感謝的体面人物，投送着亲切的目光。

旅館老板已經宣布請大家吃杯酒。考斯特为了避免也照样做，向挂钟望了望說道：

“瞧，已經到吃飯的時候啦，應該回家了。興奮使我的胃口開了。”

药剂師高聲贊同：

“這類事兒，會叫你肚子發空的！”

大家都站了起來，正在他們要分手的時候，布雷斯老爺喊道：

“朋友們，因為缺少人手，你們就要把自己的蘋果損失了……我呀，我來向你們就地收買，我自己設法去收拾。”

## 最后判决

“……由于以上理由，法庭将比埃尔·亚田·苏彼洪判处死刑。”

特别法庭首席法官的判决词，在天花板描金彩饰的藻井底下萦迴，撞在光净的四面高墙上，再弹回来，发出沉闷的回声。

所有的眼睛，有的由于怜悯而变得柔和，有的由于憎恨而变得严厉，都在注视着那个人。这些眼睛都在热切地观察他，想从他脸上的抽搐和面色的苍白看出他的头一个反应，猜出他的心情和思想。

公众只看到他瘦骨嶙峋的苍白的侧面，跟那些黑黝黝的壁板和许多黑色的制服形成强烈的对照。犯人挺身站着，两手紧握住栏杆，绷着嘴，用轻蔑和愤恨的目光，盯着那个身穿大红袍和貂皮官服、打扮得象是个红衣大祭司似的首席法官。这个法官，以社会和法令的名义，正在把他送往刑场。

大厅里听不到一点声响。每个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也听不到任何从城市里传来的嘈杂声，只是一片沉默、麻痹。在这间死亡的接待室里，从高大的窗口照进来的光线竟变得那么暗淡、模糊，有些阴气森森。

罪犯保持同雕像一般严厉的姿势。在一片寂静中，他的

两只胳膊用劲按得栏杆的木头直响。突然，他的右手猛地在空中一挥，食指直指着那个穿红袍的人，喊道：“卖国贼……奸细……德国鬼的奴才……你刚宣判的是你自己的处罚……爱国志士会替我报仇的……法兰西万岁！”

充满愤恨的话，断续地、象一阵狂风喋喋地讲着。这些话是在打那些法官的嘴巴，使听众们极度麻痹的精神为之一振，撼动了玻璃窗，象要把沉睡中的城市唤醒。

卫兵们向囚犯猛冲过去，把他向后拖，拖他离开栏杆，把他向被告席的顶里头拉。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嚷声，包括抱怨声，抗议声，顿脚声，关门声，碰撞声，越来越响……喊叫声高过了吵闹声：

“好！……法兰西万岁！……下流东西……”

有几下刺耳的口哨声突破了这一片喧嘩。大门口一阵拥挤，挤得人们的脑袋和帽子直摇晃。在挨了挤的妇女们的争争吵吵和尖锐叫声中，只见许多发亮的带有反光的钢盔冲开了这潮水般汹涌的人群。

“卫兵……把人都赶出去！”

首席法官的声音那么专横傲慢，连喘带叫，压制着示威的举动。一道由卫兵组成的掩护线把群众赶着往后退。有几张脸仍在转向空空的被告席。随后，被赶出来的人群，就象一出戏散场的时候那样，拥挤着出来。

德·赖斯比涅尔先生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额前因为有一道竖着的皱纹，凹陷了下去，撅着嘴，用一种对任何事都过分谨严的小心，把手套的每个指头都套好，按好按钮，又拉了

一遍……他剛主持的特別法庭，時間拖得很長，律師為了一件已經判決和已輸定的案子進行辯護的咕嚕咕嚕發言，污濁的空氣，悶熱，飢餓，這一切都助成使他頭腦昏沉，陷入半睡眠狀態。他把判決詞的起草和朗讀毫不當回事地很快做完，只是照例行公事辦了算數。但是開庭最後的混亂，被告瘋狂的威脅，和群眾各式各樣的反應，突然把他從他所沉入的平靜狀態中拖了出來。他的胳膊和腿由於憤怒仍在顫抖。這還是頭一次，他參與這樣一件丟臉的事：一個罪犯侮辱他的法官，而一部分群眾居然跟着他隨聲附和！這個凶手——這只是個很平常的凶手——由於他的態度不好，連他被赦免的微小機會也失掉了。他回顧一下那張蒼白的臉、閃亮的眼睛和沿着那張象個黑窟窿似的嘴的一圈狼牙。他聽到那些憤怒中威脅的話，要報仇的呼聲和不停的咒罵聲。特別留給他印象最深的，是那個狂人說話的聲調和堅定不移的態度，以及他的反抗及時在群眾中得到的反應。他對此感到害怕：他的心卜卜地跳動，有規律地跳動，既痛苦、又惱恨……

有人在地面鋪着石板的長排走廊里匆匆忙忙地走着。有的律師，穿着迎風飄蕩的長袍，走過的時候向他敬禮。一群群的人在高大的窗口里低聲議論。他仿佛覺得人們在偷偷看着他。他挺直身子，昂着頭，眼睛向他的周圍掃視了一圈。

他慢慢地好象不情願似的走下了法庭的台階。一堆堆平常不大看見的人羣站在廣場上：他們正指手划腳地紛紛議論。有些可疑的散步的人碰他一下，使他產生很不痛快的感覺，覺得自己是被注意的目標，是許多人說風涼話的對象。無疑，這些人就是剛才示過威、並給那個凶手喝過采的人。這群烏合

之众的意见对他又有什么重要呢？你能说他不是德·赖斯比涅尔先生，特别法庭的首席法官，法律的化身，宣读最后判决书的正直严格的法官吗？

检察官伯伦纳尔从法庭走出来了。

“等我一下，伯伦纳尔，咱们一道走。”

伯伦纳尔站住了，很惊讶。赖斯比涅尔自从被任为首席法官以来，他总是保持跟别人的距离，从来没见过他跟别人一块走过。

他答道：“高兴极了，您是回家吗？”

“是的……我有工作要做，伯尔纳的案子，明天就要办。”

赖斯比涅尔挽住跟他谈话的对方的胳膊，走上林蔭路。

“这个案子简直没个完了……那个跟奥特朗学样的混蛋，一个劲儿说呀，说呀……他要跟你学学就好了。你写的起诉书，老兄，真说得上是又简洁、又文雅……”

检察官很高兴，笑了。

“啊！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得很长。事情都明明白白，大家都晓得，已经都招认过……凶手的那些意见本身就是犯罪的……这是很明显的……一般说来，象我们这种特别的司法权限里，顶好还是限制律师发言的时间……这些人常使我们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

沉默了一忽儿以后，他又接着说：

“我们徒步穿过这个城市所浪费的时间，已经够了。省政府会决定给我们汽油吗？”

检察官的太太很喜欢汽车。

赖斯比涅尔说：“是的，这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徒步走，我

們是最容易受伤害的。我們可能在头一个拐角的地方就被打死。那个疯子警告过我，說他的朋友們会为他报仇……”

伯倫納尔用一种譏笑的神气順着他的方向瞟了一眼。賴斯比涅尔因为害怕，希望坐汽車。单独一个人走路，叫他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找个人作伴的原因。

檢察官为別人請求死亡，可是他自己心中也随时准备死亡。他看不起胆小鬼，而且认为賴斯比涅尔就是这样的人。每种职业都有它危險的地方。他向这位胆小的首席法官提醒这一点。

“你在濱海阿尔卑斯省<sup>①</sup>的一位同僚遭到的就是这样的不幸。特別法庭的首席法官在今天早晨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被人用手枪打死了。”

賴斯比涅尔站住了，惊异地張大了眼睛，問道：

“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

“法庭的看門人剛从无线电里听到的。”

賴斯比涅尔首席法官吓呆了，站在那儿动也不动。

“你認識他嗎？”檢察官問。

“怎么不認識！”賴斯比涅尔跳起来。“这是我一个朋友……我們是一起在爱克斯<sup>②</sup>学法律的。我們一直保持通信的联系……去年他还来看过我呢……可怜的戴亚丹！”

“对，他是姓这个姓。”伯倫納尔低声說。

---

① 濱海阿尔卑斯省 (Alpes-Maritimes)：法国东南部省名，南临地中海。

② 爱克斯(Aix)：法国东南部城名，是普罗温斯省(Provence)的首府。



賴斯比涅尔瘋狂地做着姿勢，向天舉起兩只胳膊，也不注意過路的人和商店里的人。

“沒聽見過……真可惡……居然在大街上刺殺法官！我們是活在什麼時代啊？連最低限度的保護都沒有了……在德國就不會有這樣的事！”

伯倫納爾堅持說：

“必須要求省政府供給我們汽車使用的汽油……在汽車里，危險就沒有這麼大。你的朋友……”

賴斯比涅尔打斷了他的話，說：

“我們避不開凶手的子彈。他們會躲在門後頭等我們。他們也會把炸彈放在汽車後面的行李箱里或是車篷里。”

“可是，危險總會減輕一些。這樣徒步穿過城里，一天兩次，多麼危險啊！使用汽車，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自衛的問題。就憑您首席法官的資格……”

“你說得有理。但是我並不認為就能爭得到。省政府里，都是些官僚主義的人……互濟會會員……急進黨員……工團主義者……我簡直不知道還有什麼？大部分都是在兩種名單上投機。他們一邊要求俸祿，一邊把消息通知敵人……啊！如果我是省長的話，我會一下子把那里掃個精光的！”

他倆在林蔭路的樹蔭底下走着。

“應該從法庭開始！”伯倫納爾大聲說。“律師們幾乎全是戴高樂分子……甚至連律師公會的會長……喂，那可是個在政治上做兩面派的老手。還有那些預審推事們！真令人寒心！前幾天，檢察院把加特凡地方的那個案子就這樣引渡給小伯·賀耶了。憲兵隊的報告是清楚的：一輛裝滿了給養的卡車，一

处沒主的田庄，一群在逃的強盜。宪兵們只抓到一輛卡車和車上的司机，一个还不只是嫌疑犯的家伙。你曉得伯·賀耶怎么处理的么？他仅仅給了这个司机一种运输征用物資的罪名……你瞧，一个該枪毙的匪徒，他交一笔罰款就算沒事了！”

賴斯比涅尔聳了聳肩膀。

他大声說：“凭良心办事的法官是不需要为飯碗担心的。拿改朝换代的眼光看問題，够多么傻呀！不能那么盘算！法官不能对不是他們制定的法律負責任。比方在我們的历史上，虽然充滿了各种的革命事件，可是法官們从来也沒有担心过。那些在国王統治下审理案子的人往往是曾在革命时期审理过案子，后来又在帝国統治下审理案子。在帝国統治下审理案子的，又繼續在复辟时期审理案子。你相信我好了，这一回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假定德国打败的話，这是我不相信的，即使我們的职位不再是終身性质的，我們也还是留下来調換不了。法官可不是一下子培养出来的，須要长时期的学习，天天办案，熟悉傳統的判例，适应特殊的环境，跟国家其他的組織部門一样。不，我的恐惧并不是我們的将来，而是我們的現在。”

“不管怎么样，”伯倫納尔說，“維希政府的末日可能就是我們的末日。”

“为什么？难道对于我們按照它們給別人定罪的法律，我們也要負責嗎？我們只是使用那些法律的条文，这些条文絕大部分在維希政府以前就存在。今后繼承它的政府也还会使用这些条文。法典絕不是象旅行日記那样可以随便創造的。在这悠长的一系列矛盾中，也就是历史中，由誰来保持真理呢？当权的政府总是給它前任的人定罪，同时又等着繼承的

人来給它定罪。但是在这些过渡形式的上头，存在着国家的偉大现实和法律的永久性。我們只是为这两者服务，沒有人敢为了这个来責备我們。”

伯倫納尔說：“我們为社会秩序服务的行动，人們会感謝我們的。德国人要求把一些往往是早已被第三共和国政府監禁起来的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同时釋放一些人质，就是有身分的和有用处的作为交換条件。令人遺憾的是，須要德国人来为我們把家里打扫干净。”

“亲爱的伯倫納尔，我不想扯得跟你一样远，我只限于喚起对一些原則的注意。最好的法官，最好的宪兵，最好的收稅官，总是那些不管在什么政权下，都能正确而謹慎地奉行法律的人。而这种法律，談不到什么討論的問題，因为，天哪！若是法官、宪兵和收稅官都随便討論起法律来，那将弄成个什么样子啊！好法官只管給人判罪。在任何法典里，不管是多少年前的，你也找不出一項对奉公守法的人加以懲罰的条文。因为若是有了那么一条，那就会是永远破坏了国家的法治，使一切有組織的社会都要完蛋了。因此，法律或慣例都是跟国家有連帶关系的，毫無疑問，它們比国家出現得还要早，在原始的部落时代就已經产生了。我們既不須要制定法律，也不須要解釋法律，只須要尊重它的精神和字句。我們是执行法律的人，如此而已。我們應該服从，*Perinde ac cadaver*（象死人一样）。”

“那么，法官的独立性呢？权力的分工呢？”伯倫納尔諷刺地說，“你这样逃避責任，你不怕跟政权混到一块儿去嗎？不怕事后要对你的行为負責任嗎？”

賴斯比涅尔动起气来：

“孟德斯鳩<sup>①</sup>划的界綫太书本子气了，而且一部分早已过时了。法官是独立的，但是限于法典上所規定的范围里，到某种程度为止，因为到最后还是归行政官尽維持社会秩序的责任。在属于行政官的范围里，法官是没有责任的。在他可以自主的范围里，他就可以发挥这种天然和高超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宰着一切社会的誕生和存在。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們都是无可攻击的。”

賴斯比涅尔站住点着了一支香烟，接着又半严肃半談諧地說：

“再說呢，亲爱的伯倫納尔，即使是我决定刑罰，也是你要求按法律施行的。我只不过，就好比，是一架自动卖貨机。况且我还不是一个人……还有四位陪审推事……”

檢察官表示不服：

“我嗎？我只是根据預审推事的意見来行事的。”

“那么預审推事呢，要为自己辯解，就援用警察或宪兵队的报告，还有証据……”

“多半是的！”

“总之，是重罪犯人或是輕罪犯人自己使司法机开动起来的。是犯罪的人引起审判的，他有双重的罪过，既要對人們譴責他的罪过負責，也要对他受到的懲罰負責。我們这些保护

---

① 孟德斯鳩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法国法学家，著有《法意》(L'Esprit des Loix)，闡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鼎立的学說。

社会的人，都跟这事不相干。从警察到监狱看守，从牢头到检察官和推事，从法官到劊子手，只是一套互相咬住的齿輪装置，服从一种外来的推动力，没有这套齿輪装置，那就会没有秩序，也没有社会。”

他俩来到检察官住宅的門口。两个人握了握手，賴斯比涅尔单独继续走路。他又想起刚才讲过的那些威胁的话和在尼斯发生的暗杀事件。他神经过敏，有些害怕，迈着大步往前走，本能地总是走在无人的林蔭路的当中。

他只在自己家里、在花园里、把别墅的柵栏門上了鎖以后，才感到放心。他在門厅里摘下帽子，脱下大衣。他的妻子一听到了他的声音，就从飯厅里大声向他說：

“多么可怕的事啊……戴亚丹……在尼斯被人杀死了……”

他忍不住地回答說：

“別那么大声喊……是的，我知道！”

她走近了他。

“他是特別法庭的首席法官，同你一样……”

賴斯比涅尔伸开两只胳膊，張着嘴，一句話也不回答。

“是呀……无线电是这样广播的。就是为了这个……两个騎自行車的匪徒在他家門口等着他……他們用手枪打死了他……两个人就逃走了……也没有捉住他們！”

賴斯比涅尔一直是沒讲话。他的妻子問他：

“那么，你……你怎么办呢？”

“你要我怎么办呢？提高警惕，加倍当心，出門带武器……”

“这簡直受不了……这是什么生活啊！……时时刻刻都得警戒！……”

他們俩走进飯厅。賴斯比涅尔毫不夸張地把开庭的最后情形告訴了她。

她倒在椅子上。

“但是为什么以前要干这个差使呢？”她扭着手指头說，“你做法院的顧問不是挺安穩嗎？……”

“为什么？还不是你鼓动我干的……你在院长夫人举行的茶会上一知道要新設特別法庭，你就一个勁儿不停地纏我……”

她把手腕紧夹在两膝中間，低下头，哭起来了：

“我不知道啊……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說德国人会战胜，人人为兵当元帅宣誓效忠……你是曉得我們的景况的……过日子花費很大……四个女儿要教养，往后还要出嫁……所有法官的太太都瞧不起咱們，我想让她們看看我們的顏色……我曾相信做得对……是为你打算……为了你的升級……单是为了你的利益才推动我这样做的……你当了首席法官……你还記得在最初人們是怎样向咱們低头行礼的……”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他們向我行礼，但是他們却在忌妒我，憎恨我。起先，他們說我是暴发戶，后来又說我是兵当元帅的爪牙……如果有人把我暗杀了，在我出殯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会非常高兴呢。”

这种見解使他打冷顫。他对于死，对于这个要把他吞下去的黑洞，对于这种可怕的深不可测的虚无，怀有一种病态的恐惧，因为他并不相信有什么来世，虽然他常到教堂里去。啊！那些法院的顧問，法庭上的推事，所有那些从他被任命起就睡不好覺的人，如今都因看到他挑上這張坏牌而冷笑了。他

的周圍一片空虛，人們都躲着他，望望店鋪的櫥窗，或是為了不讓別人看見自己跟他打招呼而假裝埋頭在一本書里。

他走進自己的書房，取出一份案卷，翻了翻，重讀一下起訴書。一行行的字在眼前跳動，他想使注意力集中都做不到。他感到虛弱無力，心裡覺得不舒服，兩只胳膊沉重。他的思想不知不覺地總是不停地想到他的朋友戴亞丹……影象消失了，他又看見一副蒼白的臉上瞪着一雙冒火的眼睛，一只發抖的食指直指着他，原來是蘇彼洪，就是他剛判死刑的那個人。他又聽到那些威脅的話：

“愛國志士會替我報仇的……你剛宣判的是你自己的處罰……”

他坐在椅子上，塞得滿滿的，縮成一團，直打哆嗦。這是不是一種預感？或是因為工作過度，或是心境，或是年齡的關係？明天，他要請醫生給看看。

“先生，飯開好了，”女傭人來請吃飯。

他拘泥地、嚴肅地、坐在帶有很高的雕花靠背的椅子上。飯廳跟它的主人很相似，顯得那麼陰冷、沉悶和衰退，有一道灰白色的光綫透過仿造的彩繪玻璃窗照進來，有點象禮拜堂的內部。幾件仿造中世紀式的家具，在室內的半陰影里添了幾塊大黑斑。

賴斯比涅爾胃口不好，吃着飯，一直沒作聲。女兒喋喋不休地談閑話，使他心煩。大女兒是傻高個兒，才十八歲，她講起走出校門口時所聽到的一些談論。

“他們一點顧忌都沒有……他們說，這類事情总有一天要報復的。據說有人給罪犯拍手喝采，噓那些法官。這是一些

穿得挺考究的人讲的。”

她偷偷地向着她父亲看了看。

“你顶好是直接回家来，别尽在马路上闲荡……你对城里的那些无聊闲话比你自己的功课还熟悉。”

“马路，是我走的道儿。如果人们大喊大叫也是我的错吗？……别以为别人喜欢咱们。在我的班级里，没有人肯跟我讲话，就因为我是你的女儿……那群同学们都说自己是抗战的！你以为这叫人心痛快吗？……”

赖斯比涅尔先生，一阵子感觉很窘，又克制住了自己。

“我首先请你换一种语调跟我讲话。你那些小姑娘们的废话引不起我的兴趣。至于城里的那些闲话，我们不需要去知道……”

他的女儿张嘴正要答话。他发了脾气：

“别开口。我不准你跟我还嘴……快去睡觉！”

这顿饭是在一种含有敌对情绪的沉默中吃完的。首席法官感到他的家庭在反对他。人人都对他很冷淡，甚至他自己的家属。

晚餐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写字台跟前。他想消遣一會兒，讀点能恢复精神的书籍，逃避一下现实。他的书斋里主要是法律方面的著作。他把目光从达洛兹<sup>①</sup>的法学书转向摆着大作家的作品的书架。平常，他从来不读它们，金边上积的尘土很厚，已经成了灰色。他很快地在精装的书背上看了一眼：莎士

---

① 达洛兹(Victor Dalloz, 1795—1869):法国法学家。



比亚<sup>①</sup> 拉辛<sup>②</sup> 爱伦·坡<sup>③</sup>……他模糊地回忆起那些恐怖和阴惨的故事,那些幽灵,那些良心的责备和罪恶——《破家记》<sup>④</sup>、《马克白斯》中的巫婆<sup>⑤</sup>、《阿塔丽》的梦<sup>⑥</sup>、毒死伯黎大尼居斯的毒药<sup>⑦</sup>……不,他在这些书里不会发现有什么使他遗忘的东西……

他到床上去睡了。经过在被单中长久的翻来复去,然后才坠入沉沉的睡眠,又一直会突然醒过来。当他完全醒了的时候,太阳光已透过窗帘照进来。他嘴里粘糊糊的,四肢感觉沉重,浑身痠痛,对着镜子照自己。他看见自己面貌憔悴,脸色发黄,两只眼睛很阴郁。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厌倦地想他这一天生活的程序:午

- 
- ①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诗人和戏剧家。
  - ② 拉辛(Jean-Baptiste Racine, 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
  - ③ 爱伦·坡(Edgar Aleaw Poe, 1809-1849):美国诗人和小说家。
  - ④ 《破家记》(La chute de la maison Usher):爱伦·坡所作的短篇小说,描述一家的衰落,荒凉凄惨,令人毛骨悚然。
  - ⑤ 《马克白斯》是莎士比亚悲剧之一,剧中有三巫婆在苏格兰大将马克白斯凯旋途中,预言彼将为未来的国君,在其心中播植野心的种子。
  - ⑥ 《阿塔丽》(Athalie)是拉辛的悲剧,叙述古犹太王国的女王阿塔丽为保持其统治权,将子孙全数杀死,只有卓亚斯得免于难,赖大僧正卓亚得秘密收养,长大,将为加冕,继承王位。于前一晚,阿塔丽作梦,梦见一孩子,夺取其王位。后阿塔丽被民众杀死。
  - ⑦ 《伯黎大尼居斯》(Britannicus)是拉辛的悲剧,剧中描写罗马政治最黑暗的时代,罗马皇帝克洛得(Claude)有一个嫡子伯黎大尼居斯。后他又和寡妇阿格黎彬(Agrippine)结婚,并接受她的儿子奈隆(Néron)作螟蛉。阿格黎彬把克洛得毒死,宣布奈隆继承大统,牺牲伯黎大尼居斯的权利。奈隆劫走伯黎大尼居斯的未婚妻,又用毒药杀死他的政治和情场的敌人。

后，特別法庭开庭。早晨，他須要再看看案卷。

他正在飯厅里喝着咖啡，他的妻子走进来，臉色大变。她一句話也沒說，把一只半开着的小包裹放在桌子上。他拿开包紙，看見了里面的东西。

是一只用樺木粗糙地雕成的小棺材。盖子上有他的名字，是用粗大的大写字母写的。他又看了看包装东西的紙張：一頁学生练习簿上的紙，写着他的名字，他的住址和他的官銜，官銜是用紅墨水写的，还在下面划了好几道綫。

他的喉嚨发紧，用一种沉悶的声音，低着头袋問：

“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在信箱里。”

他的目光盯着看小棺材。他懂得这只神秘包裹的意思。他昨天的那些預感并没有騙他，那个罪犯早已告訴他了，他那些报仇的人馬上就証实了这个不祥的預言。今后，他曉得自己活着的时刻，也許是几分钟，是可以算得出的了。陌生人在法庭上，在路上，以至在他的花园里，埋伏着等他，决定要杀死他。

他的妻子倒在椅子上，两只胳膊搭拉着，待在那里。

“你将怎么办？須要通知警察。”

“警察！”他带一种厌倦的神气說。“警察有別的事情干。而且，在警察当中，也有的是抗战分子……那些指定为保护我的警察，也許他們恰好就是要杀我的人……看看今天早晨的报纸：有几个冒充的宪兵跑上一个田庄主的門，这个田庄主曾請求过政府的保护……有人很相信地給他們开了門，他們一进到屋里，就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男人和女人！”

賴斯比涅尔太太吓坏了，发起火来：

“你不要让人把我們都杀死在这里！这是因为你的錯……为什么要干首席法官这个差使？你早該料到有一天事情会改变的……早就該想到德国人会吃败仗……你是一个男人，这是你应该曉得的事……而不是我的事……报纸上充满了凶恶的事儿，有人把一全家一全家的人都杀了……我們的女儿們也可能被杀……这太可怕了！”

賴斯比涅尔愁眉不展，茫然自失，眼睛发直，一动也不动。怎么来提防不露面的人，提防在屋頂上或是窗子后头等着你的神枪手，提防开起輕机关枪的骑自行车的人和甚至在人行道上追赶你的汽車呢？

“你既是沒能力保护我們，我們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城市……我們到乡下去避难，改名換姓……不再露面。”

賴斯比涅尔有些兴奋。这个主意并不坏。

“对啦……至少，你們可以安全……至于我，这是不可能的……我須要請假……再說，这些匪徒甚至在乡下也会发现我的……离开我，你們就不会有什么危險了。”

賴斯比涅尔先打电话通知警察局长，随后，为了汽車的事，又打电话給省长办公室。对方很客气地拒絕了他，說省政府沒有汽油。

上午就这样沉悶，无精打采地过去了。

他們剛吃完飯，一陣門鈴响把他們吓了一大跳。賴斯比涅尔的妻子望着他，并大声对女儿們說：“別開門……叫女佣人去……叫她隔着柵欄門問問是誰……不論有什么借口，叫她別開門。”

女佣人一忽儿就回来了。

“是一个警官，他想見先生。”

賴斯比涅尔站起来，隔着窗帘向外望了望。大多数的警官他都認識，可是这个警官他并不認識。

他的妻子悄悄地說：

“也許这是个冒充的警官？”

“去看看。叫他把証件拿出来給你看。”

“不，还是叫女佣人去吧。她没有什么危險。”

女佣人又出去了，隔着柵栏門办交涉。

女佣人来报告說：“他拿出一張帶有照片的証件給我看，但是他不肯把証件交給我。他說您在等他，說您在今天早晨給警察局长打过電話。”

賴斯比涅尔决定接見这个人。

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們說：“你們都留在飯厅里好了。”

他走到书房里，从抽屜里取出手枪，放在短上衣的口袋里。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隔着衣服开枪。接着他就走下来到了門厅里。

那个人走进来，一手拿着帽子，另一只胳膊下夹着个公事包。他把公事包放在一只单脚的圓桌上，拿出皮夹子，打开来，把自己的証件递过去。

賴斯比涅尔神經過敏地注視着他每一个动作，解釋說：

“您曉得为什么請您来的吧？我想多加点小心。这是很自然的。”

在他的书房里，这位法官把那只小棺材拿給警官看了。警官行家似的把这块木头和包在外面的紙仔細檢查了一下。

“我把它整个拿走……好去检查一下指紋……”

賴斯比涅尔似乎有点不相信。警官接着說：

“什么事都不能冒险，不然就准得吃人家的亏。在您这方面，首席法官先生，要多加小心。这件事情，依我看是非常严重的。我們应该对您的住宅进行經常的警戒，这座住宅太偏僻了。”

“我知道。我当初是因为这里安静才选中了它的。不过我以为这些匪徒未必会在白天攻击我。”

“您别这样想，首席法官先生。您可曉得昨天上午，离此地不远，有一群化装的人攻击宪兵队嗎？他們解除了宪兵的武装，把衣服也剥了，又把班长痛打了一頓。这个倒霉的人現在在医院里，好几根肋骨都被打断了。他們从拘留所里救走了三个被拘留的人，坐上汽車就走了，一点也不在乎……爬上您家的柵栏門，”他接着又說，“撬开您的門，从您的窗口扔进一顆手榴彈，这对他們都沒有什么不方便……所以我們須要采取措施。”

“須要好几个人，而且全副武装。”

“不，在不让人看見的条件下，只要一个就够。因为如果我們派四个人，他們就会来十个。我們的警官一发觉有什么事情，他就会通知我們。我們会带队伍来的。”

“那还不如我給你打电话呢……”

“你不要信任电话……那些狡猾的家伙会提防起来把电话綫割断……”

警局的天真和凶手的詭計多端把法官吓坏了。在得到援救以前，他和他的一家就会死掉。他把警官打发走了。

他的嗓子发紧，胃里收缩，眼睛在警戒，向法庭走去。城里的一条条大街和马路，在这时候都是空空的。他象穿过一片到处有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非常小心地往前走。他不敢走近行人，贴近房屋走，偷偷拿眼瞟着骑自行车的和汽车。

他在路上，忽然有个念头：要求建筑师把别墅的一切栓牢门窗的东西都加强加固，在花园里设置陷阱，在各个门上都安装电铃。

他把情况告诉那位建筑艺术家。那个人叫他放心：明天早晨，他的工人就来动工。

终于，他又走到法院的办公室里，平安沉静，又穿上他的法官长袍。

法庭上的听众都集中注意在伯尔纳的案子上。有一群反抗德国的爱国者，刚抢了一个军需补给站，并且拿走了一切的证件，跟流动部队冲突起来，发生了战斗，双方都有伤亡，在受伤的人当中，有一个叫伯尔纳的，据说是领导这次袭击的人。按照法律，无论如何，应该处以最重的刑罚，不许有减轻刑罚的情形，因为这是关系攻击军队的问题。检察官伯伦纳尔想要求处死刑，但在说死刑这个名词的时候，他又怕招致恐怖分子的恨恶而得到一个新罪名。

赖斯比涅尔漠不关心地主持辩论。他的注意是向着大厅的最后头，向着公众，他仔细查看公众当中的许多面孔，在那里一定隐藏着被告人的朋友。被告不再有什么动作。他被人从医院的病床上抬下来，放在担架上抬到了法庭。奇怪地坐在那里，头上缠着绷带，眼睛半闭着，每次他要晕过去和倒在被告席里的时候，看守就打他一下子，把他推醒。

公众动也不动。由于首席法官的命令，糾查队已經加强了，显然是严陣以待，所有可以調动的警官都調来了。賴斯比涅尔从头一排认出了早晨來訪他的那个客人。判决书，这一回，不会面对着一群閑人和游击队宣布了，而是在一伙警官的監視下宣布。前一天那种难堪的場面不会重演了。

此外，賴斯比涅尔是向一个不省人事的人宣判死刑。

他一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一种极度的不安，更加厉害地又来襲击他。他确信那些被他的再次挑衅所激怒的恐怖分子，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杀死他的。

因此，他决定到院长那里去，請求解除他的职务。他已經充分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現在該把这个苦差使让給別人了。

最高法院院长蒙戴拉克先生立刻接見了他。两个人开头談了一些不重要的事。賴斯比涅尔訴說自己的身体不好，心跳的毛病恶化了，疲劳过度……

院长坐在写字台的后面，玩弄着一把裁紙刀，一面偷偷观察跟他談話的人。他多么強調地談着他的五脏六腑啊！狡猾的狐狸，他立刻便猜出了对方來訪的目的。

“这不算什么。在我們这个岁数，每个人都有些小毛病。弄点什么药，很快就会好的。”

賴斯比涅尔感觉有些窘，更加露出自己的真相。他說这是医生的意見，需要立刻絕对的休息。

果然不出蒙戴拉克所料。賴斯比涅尔請求休假并請求找人代替他。特別法庭首席法官的位置变得太危險了。从前，当他加紧运动来取得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沒有料到这些不方便，而当时比較聰明的同事都慎重地迴避开。在今天，連眼力

最不好的人也看得明白，船有險，老鼠都逃散了。須要叫特別法庭的五位法官忠于职守。如果首席法官一跑掉，那就要引起恐慌了。蒙戴拉克找誰來替代他呢？豈不是要輪到蒙戴拉克來披起尼索斯<sup>①</sup>的衬衣嗎？

“休息啊！”蒙戴拉克大聲說，“這可不大是時候。而且，你几乎是經常必須留在法院，因為若是有現行犯，被告就立刻被送到特別法庭來。不行，不行……不可能……”

賴斯比涅爾低下頭，尋找別的論據。蒙戴拉克接着說：

“你曉得如果我允許你休假，別人會怎麼說么？休假就需要馬上有人代替你，這是當然的……好啦！別人會說你害怕了……你明白……說你害怕了……說恐怖分子們使你害怕了……”

他特別強調這句話。

賴斯比涅爾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倔強地說：

“我，害怕？人們可別想把這樣的責難加在我頭上。我不是個膽小鬼。我的一生和我的經歷足以證明這一點。還是我自己請求擔任這個危險職位呢。”

“這正是我要你保留這個職位的原因……法院的休庭期快到了。兩三個月之後，我就可以替你了，而且誰也不會說閑話。好了！你堅持到那個時候吧！”

蒙戴拉克站起來，親切地拍着賴斯比涅爾的肩膀。

---

① 尼索斯(Nessus)：希臘神話，尼索斯是半人半馬的怪物，因欲誘拐赫克里斯(Hercule)的妻子黛扎尼爾(Déjanire)，被赫克里斯以毒箭射死。黛扎尼爾听信尼索斯的遺言，將她丈夫的衬衣浸入怪物的血中，以為愛情的護符。以至赫克里斯因此中毒，苦惱不堪，卒自殺。



“好了，好了，我的好首席法官，振作起来吧！一个士兵，即使生病也决不放弃自己的岗位。咱们都是士兵，是当元帅的士兵。他不会忘记这件事的，你放心好了！在你面前，你有一番美好的事业，可别让这番事业受损害。我们的服从尽职正形成了我们的伟大。因此，我即使到临死，我也要人用担架把我抬到法院来……好了，一言为定！”

象戴拉克打开了门，跟赖斯比涅尔握了握手，把他轻轻地推到门外去。

赖斯比涅尔知道再坚持也不会有用处。骰子已经掷下去了。他会继续被拴在自己的职务上，被固定在这个为他招来复仇和枪弹的可怕位子上。

说不定来刺杀他的凶手，正在法院门口，或是马路旁的树底下等着他呢。有一阵子，他打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过夜，屋门锁上两道，卷在自己的斗篷里，睡在长沙发上。在办公室里，至少他感觉安全。但是他又想到妻子不放心，就决定还是回家。他叫看门的给他打开一个通向一条偏僻小巷的暗门。

薄暮的余辉，还在微弱地照亮着高房子凹凸不平的屋面。两排屋顶前沿中间露出一条窄狭的天空，有乌黑的或黄褐色的云彩飘飞而过。一个个漆黑的、阴森森的洞口跟人行道相平地张开着。窗户外没有光，店铺里没有灯亮。在半明半暗里映出一些模糊的影子，奇怪吓人……是大人呢，是小孩呢，还是畜牲呢？还是树木、界碑、垃圾堆呢？

赖斯比涅尔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手里攥着手枪，穿过他已认不清的窄路、小巷、空场地形成的迷宫，虽然他以前从这些地方已经走过许多次。他依靠招牌，界碑，喷泉来辨认路。他

挨着墙走，连跳两跳，越过了一个小广场，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有人跟着他。离他的住宅愈近，危险愈大。突然，沿着环绕他家的围墙，他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他拿出武器，准备开枪。可是那个黑影没有动。他壮着胆子，向前走过去……原来是修路工人用的一辆装着工具的手推车。

他在栅栏门前，总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叹了一口气，走了进去，在门上锁了两道，穿过花园，进了门厅，门厅里堆着一些旅行皮箱。

在这二十四小时里，神经的刺激使他把工作耽搁下来。他走进自己的书房，坐在椅子上，从公事包里拿出很大的一包邮件。落在他手中的第一件通报是司法部发出的。这份提供证据极为周到的调查，用许多证实的依据和令人震惊的细节，揭发一个秘密组织的存在。这个组织有很多而且使人无法怀疑的支部，办法无穷，人员众多而且都很坚决，是一个跟政府对立的巨大的内战机构。不再是一些难制服的反对者，一些反抗的人，一些最初的小团体，就象先前曾经要他审理过的那些案件，而是整个法国，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密密的树林里或是许多城市形成的迷宫里，站立起来。犯罪的人不再限于袭击宪兵队，青年营；他们在法庭开庭的时候也会出现，救走他们的人，打死法官和宪兵，攻击车辆和囚犯护送车，袭击拘留所和监狱……他又回忆起他的朋友戴亚丹。他想象戴亚丹在人行道上快要死去，而凶手却骑着自行车，在人群的保护和掩蔽下逃走……

一只性急的手猛烈地拉动栅栏上的门铃，发出反常的响声。他的心怦怦地直跳。一种难以克制的苦痛梗塞住他的喉

嘯，突然的顫栗在激動他。他豎起耳朵听。小路上的砂砾在行人的鞋底下擦得嘎吱嘎吱响。一种听不清的談話的声音从下面傳到他的耳朵里。他推开了椅子，小心地走近窗口，把窗帘拉开。黑夜已經来临，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拿出手枪，倚着門站定。

他的臉色着白，眼前发昏，待在那里动也不动，这时在屋里的最里头有一种不易察觉的东西在动彈，引起他的注意：背后还有微微在动的帘子衬托着，看得出一块大白点……他的心七上八下地跳动，眼前模糊一片，太阳穴和脑袋却在嗡嗡地响。他的身子倚在門上，用一只发抖的手，向背后，摸索那被帘子遮住的把手，用另一只手举起在手上直抖的手枪，順着方向瞄准了那个动彈的地方……忽然，他明白了……原来是他自己的影子，带着他苍白的面孔所形成的白点，反映在屋子頂里头放在壁炉上的一面大鏡子里……鏡子把影子反射給他本人，不再是那么神气，臉也沒有刮过，他那漂亮的灰白头发甩在脑后，害怕使他的臉变了样，认不出来，乱蓬蓬的头发垂在前額，領帶有一半拖出背心，身子倚在顫抖的門帘上，用那支可笑的手枪瞄准着自己可怜的影子……

他吓得呆住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这一陣子精神錯乱，这突然的惊恐，是怎么回事呢？一种极度的沮丧侵蝕着他，他感到疲倦，沒有力气。他鼓起精神才回到了写字台那里。他沉重地坐在椅子上，可是忧虑立刻又来了……是誰呢？是誰拉門鈴呢？

他坚强起来，把自己整理了一下，稍为恢复了常态，听听外面。花园里沒有一点声音。他下决心走出去，倚着楼梯向

下，用一种恐怖的声調問道：

“是誰拉門鈴？”

“是茹賽蒂，”他的妻子回答說，“她忘記帶鑰匙了，她剛才跟女朋友在一道。”

他對女兒大发脾氣，也對自己大发脾氣，他猛烈地又把房門关上。

吃飯的時候，談話題目轉到第二天已決定的旅行的事上。賴斯比涅爾沒有談起他見過最高法院院長，只提到他職務上有許多工作，不容許他離開太久，因為他得應付高漲起來的革命浪潮。他至多可以利用周末在鄉下住上兩三天。然後，他就得再回到自己的戰鬥崗位上。

“够多么傻呀！”他的妻子大聲說，“你現在打算逞英雄嗎？唯一的英雄行為，是逃開刺客的毒手，為自己的孩子保住一個父親，為自己的國家保住一個好公民……”

“真有意思，這種事兒！”茹賽蒂嘆氣說，“得頂着假名字過日子，象做賊似的東藏西躲……有人跟我說，使用假證件是要受裁判的……法官和犯人都沒有法辨別了！”

“讓刺客先生們先來吧！”賴斯比涅爾大聲呵叱，“再說，當問題是保護法官和好人的時候，做不做假都是一樣。難道國王就不用假名字出去旅行嗎？”

賴斯比涅爾當他妻子扣緊一個個旅行皮箱的時候，就上床去睡了。但是他睡不着。兩道門上的鎖都鎖不牢。百葉窗上的插銷兒都生鏽了。車房的門都被虫蛀了，一推就能推開。飯廳里的掛鐘打着點，鐘聲在充滿不安的黑暗里喚起淒慘的回聲。無論是家具，是板壁，或是地板發出的每一個响声，都使

他跳起来，从床上坐起来，脑门儿上流汗，心里象响起了投降的鼓声，卜卜直跳……天一亮，他就耐不住了，起了床，轻轻地下了楼，非常小心地打开了花园的门。外面，几只画眉在叫，微风吹动着树叶。他又有了胆量，放开胸怀呼吸，在小路上踟躇了几步……在那儿，他一下子又站住了：他听到从住宅那边传来一阵跑步和说话的声音，起先声音是低的，后来便高起来。

是不是强盗们在他从宅子后面出来的工夫，从别墅正门进来了呢？他逃到花园的深处，惊慌失措地碰到墙上，沿着墙，象一只被追赶的兔子，又撞在另一面墙上，他急忙转身，藏在角落上的一堆树丛里。他就象在他头顶上被风摆动的树枝那样一个劲地发抖。他在听，不再有声音了。他难道被幻觉耍弄了？他不能待在那里，在两面砖墙当中，进退两难。为了逃走，他应该到住宅前面的街上去。他爬着，跳着，踐踏着一个个花坛，被蔷薇上的刺刺破了手和脸，他象个摩希干<sup>①</sup>人那样的灵活和小心，从一堆树丛到另一堆树丛地往前进。他藏在一片丁香的树丛里，观察周围。街上没有人，大门口的铁栅栏和别墅的大门都关着。

他又走回来，推开花园里半开着的门，侧耳细听。没有一点动静。他走上楼梯。他的女儿的卧室是开着的，几只床上都是空的，而且弄得很乱。许多长袍、衣服、被单一类的东西都拖在地上，一直拖到走廊里。看到这般混乱，一种新的颤栗又震动了他。他想下楼去找个帮手，忽然听到他妻子的卧

---

<sup>①</sup> 摩希干(Mohican)：北美印第安人的部族，昔居于康涅狄格特州，属阿尔衮琴族。

室里有声音。他走过去，把耳朵贴在板壁上。一种沙沙声告诉他隔壁也有人在听。他悄悄地說：

“开门……是我……是怎么回事？”

他妻子用压低的声音說：

“是你……当真是你嗎？”

她开了門，穿着衬衫，慌慌張張，头发乱蓬蓬的。她把賴斯比涅尔拉进屋去，又把門鎖上。

“嘘！別作声……他們就在这里……在宅子里……”

在一只长沙发的后面，他看見他的一家人——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有睡衣，有寬大的睡袍，有紧紧握着的手，許多身体拥挤在一起，从那里露出几副由于恐惧把眼睜得很大的面孔。

“可是在哪里呢？我剛才在外面……什么也沒有看見……”

賴斯比涅尔太太張着大嘴好半天。后来她明白了。

“这么說，是你在花园里了？是你这个从来在九点钟以前不起床的人呀？你不能告訴我們一声嗎？……說是你……我們已經抖了一个钟头了……我們在等死……原来是你……只是你……”

一陣吓人的歇斯底里发作了，她倒在床边的地毯上，連哭帶叫，嘴角直流泡沫，因为抽搐和激动而东歪西扭。父亲由女儿和女佣人帮忙，用湿毛巾、醋和科倫香水，才使她平靜下来。她躺在床上，臉上水滴滴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說：

“不能多待一个钟头……不要多一分钟，我們再也不要待在这所房子里了……不，一千个不……头一班火車……我們就走……”

她虛弱無力，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向她的化裝室里走去，一邊用尖銳的嗓音大聲說：

“你們馬上都準備好……我們坐十點鐘的火車走……你呀，打電話叫人來運行李。”

賴斯比涅爾一家人，還在情緒的激動下，大口喝着牛奶咖啡，這時門鈴響了，他們全都跳起來，趕快向窗口跑。

“幾個男人……幾個戴鴨舌帽的男人……還帶着口袋……”

一家人又都恐慌起來。首席法官安慰她們說：

“別害怕，這是建築師……我認識他……他們是來做活的。”

他的妻子拿眼睛望着他，認為他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

“做活的！我們走都要走了還要做活！你去把他們都擡出去。”

賴斯比涅爾向她說明理由：

“你以為我會把家丟給這些人嗎？工人都是賊……他們會偷我們的……”

“你不能留在这里，這关系到你的健康，你的性命……而且，女傭人會監視他們的。”

她什麼也不要聽，非常氣憤，看樣子新的歇斯底里就要發作了。最後，她動員了女傭人、女兒和丈夫，把最值錢的東西抬到二樓的臥室里。他們把衣櫥、碗櫥、架子都鎖起來。她給女傭人下最嚴厲的命令。

“你要守在家里……一會兒也不許離開……監視他們的一切舉動……不要讓他們到廚房里或是別的地方去……他們晚上走的時候看一看他們的口袋……不，這是不可能的……”

我不能把这个家丢下……让我留下来吧……死就活該死……”

女儿跟父亲联合起来說服她。他們凭着一种越来越高的热心,把几幅装着框子的版画,有疵瑕和裂縫的盘子,还有日历都拿下来,把衣柜的抽屜都弄空,把玻璃櫥和藏書櫥都上了插銷,在一只旅行皮箱里塞滿了許多毫无价值的小裝飾品、小雕象、針綫袋和一些不值錢的碎东西……

“我来把它們帶走……这至少保全了一点东西,”她用一种抑制的憤怒,叹了口气說。

工人已經走到門前的台阶上和花园里。他們把門和百叶窗一个个都拆下来,放在板凳上,在上面装鎖和鉄件。首席法官和他的家屬坐汽車离开了別墅,鉗孔器的嗡嗡声,銼刀的嘎吱嘎吱声和鉄錘的敲打声把他們送了出去……

他們覺得这趟旅程是远得沒有尽头的。不过随着他們从挤滿了人的特別快車轉乘地区的吁吁直喘的破汽車;再从破汽車轉乘用煤气发动的常出岔子的公共汽車,他們的安全感也跟着增加起来。等他們都坐上了驴拉的带篷的小馬車,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把他們送到住宿的地方,賴斯比涅尔才終于尝到了充分安全的滋味。

傍晚,他們到了一处荒涼的山坳,是在一条无人烟的溪谷的深处,包圍在光秃秃的而又陡峭的群山中間。一支泡沫飞溅的急流在这条峡谷里发出隆隆的响声,只有近中午的几个钟头才会看到太阳。在薄暮的余輝中,借着山頂上的阳光反射,他們才看見房屋,找到了小旅館,这是当地唯一的一家旅館。一个邈邈的女人接待他們,脾气暴躁,瘦得象一只干梅子,跟纏在她裙边的一堆孩子同样肮脏、不洁淨、衣衫破破烂烂。他



們自己動手把行李搬進兩間屋里去，屋子是用石灰刷白的，窗上沒有窗簾，簡單地備有鋪着破墊子的床，幾件癩腿的和蟲子蛀了的家具。一串串的蔥和大蒜吊在烏黑的梁上，馬鈴薯在牆角里發了芽，靠近隔板有幾只半開了膛的糧袋都快要倒空了……

大女兒喊着說：“怎麼樣，就住在這間倉房里嗎？”女店主突然阻止了她的抱怨聲。她象一面被風吹得直搖晃的風旗，咬牙切齒地說：

“這又不是我把你們找來的……看樣子你們是在城里住够了，吃大頭菜和土豆吃膩了……在這種受苦的年頭，有許多人還希望住在这里呢……我們並不缺少主顧！”

賴斯比涅爾明白他不是法庭上，他應該保持緘默。別人家讓他們住下，這已經是一份恩惠了，他應該感謝。不單是須要稱贊這間小屋子的宏麗，而且還要對面前這家拖鼻涕的兒女、當地風景的壯觀和居民的款待都表示歡喜得不得了。

真算運氣，飯菜雖是用一雙脏得發黑、而且听任蟬螂和蒼蠅勝利攻擊的手準備起來的，可是味道挺好。賴斯比涅爾在這個可憐的、跟象是要吞掉它的那些高山的許多石頭分不清的小村子里，首先感覺到的是心靈的平靜、一種叫不出名字的安全……可惜！只是時間不長……

他休息了四天以後，便離開了自己的親人，儘管她們都很擔心。在公共汽車上，一些意外的談話又引起了他的不安。旅客們毫無顧慮、大談德國人一定失敗：他們只是對時間上意見還不一致。還有的人，在那輛破汽車里，評論游擊隊員把聲名狼藉的合作分子們處死的事。他坐在火車里的時候，只听到

讲起将来的总算帐：德国人一从法国赶走，爱国者便随心所欲把那些密探、警官、宪兵和卑鄙的法官都开了膛。当几个相貌象受绞刑的人、几个搬运大件行李的脚夫，站在走廊里，严厉地盯着看他的时候，赖斯比涅尔坐在角落里，直往下沉，装作埋头读报的样子。其中的一个，赖斯比涅尔从他的疤痕上看出是来的时候跟他一道来的。说不定这个人就是担任暗中跟着他的呢……

赖斯比涅尔出了车站，赶快就到建筑师那里。建筑师并没有耽误时间，在别墅里完成的活儿足以证明这一点。楼下的窗户都用装在石头里的大铁格子装饰起来。一套铁杆的错综复杂的装置，嵌在牢固的铁件里，防护着从上到下都包了铁板的百叶窗。两道大门都已用橡木心子重新做过了。门上的电铃只须轻轻一按就响起来。建筑师带着神秘的神情，领法官进到花园里：到处都埋好捕人机，连老虎也能勒死。每天傍晚，只要把看不出的钢丝，在一根根敲进去跟地相平的本桩中间拉开来，这些钢丝牵动着装有霞弹的雷管。建筑师对他干的这一行很有经验。这真胜过一座牢狱或是巴士底监狱<sup>①</sup>，称得起一座真正的法兰西银行！

“你可以安稳地睡觉了！连降落伞部队也不用怕……”

尽管有了捕人机，法官还想用一些攻势的方法来加强防御。他从衣橱里拿出来两支猎枪，在枪里都装上鹿弹。下午的时间已经很迟，他刚好来得及到警察局长那里和他的朋友枪械商人那里去一趟。他从那里回来的时候，衣袋里和公事包

---

① 巴士底监狱(Bastille)：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攻克的巴黎监狱。

里都装满了武器，这些武器包括从一八七二年的老式枪到现代的自动手枪。这样，无论在哪间屋子里，在他手边总是有一个小小的兵器库，让他打起包围战来能支持几小时。

女佣人，从早晨起，就在尽力除去工人留下来的泥浆和泥的痕迹。

“若是有人来找太太或是我的女儿，你就隔着栅栏门回答说，太太小姐都到海滨浴场去了……你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谁，用什么借口，你都不要开门……”

女佣人是个善良的乡下的胖女孩子，听了有些不安，张着嘴呆呆地看着他。

“而且在晚上，你别想出去……无论是有人敲门或是有人喊，你都别动！”

她越来越不放心了，问道：

“这是你害怕强盗吧？象这样……只要一枪就……我也是一样，我也害怕了……保险我晚上不会动……啊！真的不！”

黑夜到了，是他去把钢丝在一条条小路上拉开来，关上一个个百叶窗，弄牢铁杆，把一扇扇门都上锁，将整个别墅禁闭起来。随后，他胃口比较好地吃晚饭。

他最后一次巡查了楼下的每一间屋子和放在那里的武器以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用一种猎人追踪走投无路的动物那样的残忍的喜悦，又在享受查看案卷的乐趣，享受从口供里突然找出罪证来的乐趣。

他的神志清醒，心地平静，这时有一阵汽车马达声扰乱了他的沉思。一辆汽车在这一条平常连人影也没有的街上，而且在这个时候，可能么？谁能够在深夜里，坐着汽车，这样来

往呢？他机械地在他放手枪的抽屉里翻寻了一阵。他一下子站起来了，把椅子翻倒，两只眼睛吓得发楞……武器不在那里了！他的许多思想相继涌起，一下子连在一起了。准是女佣人把手枪拿走了……她是刺客的同谋……她把所有别的武器都藏起来了……她会替他们开门……他向窗子跳过去，打开了窗子，靠近百叶窗……路上有人走……街上有人讲话……他的两腿发软，待在那里……声音渐渐小了，路人走远了……他突然想起来，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儿：

“我真糊涂……那支手枪，是我把它放在大衣的口袋里了……”

他下楼去找手枪。但是他那美好的心情已经消逝了。案卷上一行行的字在纸上跳舞，他的思想无法集中，他既不能埋头进去，也不能集中注意。他整个的心思都到住宅里面和外面的响声上去了。时间已经很晚，半夜过了。他这才上床去睡。

他总是睡不着。他感到很热，浑身是汗，但是他不愿意冒险去打开百叶窗。他想起来在敞棚里有一只很长的梯子挂在那里……强盗们会把它拖出来把它靠着墙壁起来，然后打坏他的百叶窗……为什么加强楼下的百叶窗而不加强二楼的百叶窗呢？不用工具，不用钳子，只须用手拉一下，钩子就会抵不住的。他打着哆嗦，身子缩做一团，把脑袋藏在被单底下……说不定他们已经上了梯子，在窗子后面，说不定一眨眼工夫他们会先把窗子上的玻璃打碎，然后就粗野地大喝一声，向他猛冲过来……害怕使得他直哼哼……单独的，只有他一个人在这所大宅子里，和一个给刺客作帮凶的女佣人在一起……他

晕过去了，許多可怕的恶梦使他发抖……

一声猛烈的爆炸声在深夜里沉悶地响起来，又从远处发出了回响，把他从床上抛下来。他喘着气，害怕得象发了瘋，心里只曉得一件事：有人襲击他的住宅……他跑到书房里去打电话，想喊人来救他。他那只发抖的手找不到轉盘……最后，他总算碰着了它，轉动，不停地轉动。灯总是不亮……那位警官早已关照过他！……他們已經把电綫割断了……从此他算完了，从世上被消除，被圍攻，被隔离，被封鎖……他搖搖晃晃地紧抓住墙，走回来，吓得吁吁直喘，在他的臥室里，用手在床边的小台子上摸索手枪，摸了好半天……当他发燒的手掌触到冰冷的武器时，他鎮靜了一些。他岔开两腿站在臥室当中，象俯首对着一道深渊，侧耳細听。他的听觉，毛病加重了，寂靜中一切細微的声音，地上的声音，树叶子的顫抖声音都特別扩大起来……但是，他沒有弄錯，他听到了小路上砂砾的响声。有人在花园里走路……尽管他們小心，他还是感觉到他們，猜得出他們，看得到他們从他的窗子里进来，从他們正在撬开的門里进来……地下室……地下室……跑到地下室里藏起来，藏在最里头，在那边，許多空酒桶的后面……

他冲到楼梯上，抓住栏杆，象一个幽灵似地走下去，輕輕地向右轉弯，从門厅里，不声不响地走到地下室的門口……猛然吓了一大跳又使他往后退了一步……离他两步远，有人……有人从外面砸花园的門……有人在抓、推、打，想拆毀这最后的障碍物……啪咻一連响了五声枪，阴森地照亮了走廊、門上的鎖和拴門的鏈子……一声可怕的号叫回答了他……賴斯比涅尔摔倒了……

当他清醒过来时，他半身赤裸挺直身体躺在冰凉的瓷磚地面上。女佣人穿着短衣，头发披散在臉上，正用醋輕輕地替他涂擦太阳穴。天已經亮了。

她結結巴巴不住嘴地說：

“我的天啊……在这所房子里我可真吓坏了……这是我在這儿过的最后一夜……真把我吓坏了……真把我吓坏了……”

賴斯比涅尔恢复了知觉。他由女佣人搀扶着，两只腿站起来，也不去注意自己的样子，用沙哑的嗓音，問道：

“你有没有听见……昨天晚上……在花园里……”

“当然听见了……除非是聾子才听不見……跟开大炮一样……”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下了楼。他們就在那儿，在門外边……他們就要进来了……”

“不过，是誰呢？强盜嗎？我本打算开灯的，可是停电了……我这一夜一点也沒有敢动……后来，連着响了几声枪……我的天啊……可真把我吓坏了……后来，他們就都逃走了……”

女佣人指着瓷磚上的手枪和被子彈打碎了的嵌板。

“說不定有一个死在花园里……”

賴斯比涅尔眨巴着眼睛。是他开的枪。他心里明白。是啊，是他把他們赶跑的。何况，还有听到的叫喊声，那一声号叫……

“开门，去看看，”他下命令。

女佣人很害怕，迟疑了半天。最后，她下了决心，把門开了一半，小心地伸出头去，看了看門外面。

“我什么也没看见……没有人……既没有死人，也没有活人……”

突然，她一探身，说道：

“有……那是什么呀？……大概是一条死狗……”

她打开了门，赖斯比涅尔看见在门前台阶当中、靠近一块咬去一半的骨头，一只直挺挺的狗，四只爪子都僵硬了，张着嘴，身上血糊糊的。

女佣人俯下身去，抚摸着那只已经死去的栗色粗毛的畜牲。随后，她又回来，严肃地望着赖斯比涅尔说：

“可怜的畜牲……你把它打死了……邻居该不知要怎么吵闹呢……一只多么好的狗……多么忠实……多么可爱……它在花坛里撒走了不知是什么。它有些害怕，藏在门后头吃骨头……是它在撞门、打门呀……而你却把它打死了……强盗的鬼话弄得你昏头昏脑……怎么会三更半夜想把狗给打死、把门给打坏呢？……”

她一边直起身子，一边又补充说：

“你把欠我的钱给我吧……因为我，我要走啦……我真不打算在这个房子里害上黄疸病……我去收拾我的箱子……”

一个钟头以后，她的行李已搬到一辆手推车上，她要离开这座别墅了。赖斯比涅尔呢，疲劳和刺激已把他弄得筋疲力尽，在寒冷的清晨他晕倒在砖地上，身体冻得僵硬。他睡着了，一阵阵突然的抽搐使他的身体直震动。

醒来时，一种象刺穿似的偏头痛钻进他的脑壳。他想起法院里要举行首席法官会议。他必须出席。没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啊！今后，他注定要象一只狼似的过单身生活了。

他并不觉得饿。他的面容憔悴，眼神可怕，弯着背，公事皮包挂在胳膊上，他从一些气味难闻的、阳光从来照不到的小路到法院去，他以为在那里不会遇到埋伏的危险。即使是在这城市的下层地区，在几乎使人迷路的来来往往和人群拥挤当中，也有些两腮鼓鼓的肮脏女人，在她们的门口的台阶上，用一种象要打架的表情盯着看他，仿佛认识他似的。

在休息室里，一堆堆的人正在谈得很热闹。他感觉到许多目光都对准了他，大家一定在谈论他。有时候，从一个转瞬即逝的目光里，他体会到一种怜悯，一种囚犯走过时闪耀在妇女们眼睛里的那种目光。

他向检察官伯伦纳尔正在高谈阔论的那一堆人走过去。大家正在谈论几天以前警官谈过的那件事。社会上的谣言夸大和歪曲了事实。说宪兵被打死，他们的妻子被强奸，他们的营房被放火烧掉。

“这都是什么风气！”伯伦纳尔声音洪亮地说，“先生们，这就是革命……从前常常说它就要来了。这一回，可真的来了。不久，我们甚至不能再开庭……他们用刺杀来威胁我们……好象整个法院要被炸掉似的……但是，我们不会投降。法律给了我们足够的武器。我们要派人搜查每个人……我们会永远地开庭，要表示我们坚持到底……”

他对赖斯比涅尔说：

“不是吗，亲爱的首席法官……坚持到底……应该表示坚持到底！”

赖斯比涅尔阴郁地，点头表示同意。

一位推事又讲了另外一件事：持枪攻击一所医院。攻击



的人把医生、护士和看守从窗子里扔出去以后，由病房里拖走了他們一个在那里看病的同伙……

一位法院的顧問叙述他在新近一次旅行中曾經看到的，亲眼看到的事情：公共汽車被迫在树林里停下来，强盜們檢查証件，逮捕了一家子人，當場就把他們都枪毙了……人們还以为是在北美洲西部呢……

賴斯比涅尔气都出不来了。死亡！到处都是血，罪恶逍遥法外，罪恶耀武揚威。

伯倫納尔冷酷地重新換了話題：

“亲爱的賴斯比涅尔，关于尼斯您那个法官朋友的暗杀案子，有什么消息嗎？据说有了一点头緒……”

首席法官的脑袋好象狠狠地挨了几錘。一片紅色的迷雾在他的眼前浮动。他什么話也沒回答就走开了。

“無論誰找，我都不在，”他对值班的传达說了一句，然后就把自己鎖在办公室里。

他机械地做着日常的举动，看信件，在一些公事上签署名字。他象是在梦里似的参加了首席法官會議。

傍晚的时候，他才开好会出来。法院里已經几乎沒有人了。大厅里，有一堆人还在談話。賴斯比涅尔听见說他的名字。他隱藏在一根柱子后头在听。奥特曼律师，大家都曉得他对現在的政权不滿，他正在三个同事面前，发表他激烈的严酷批評。

“寬恕的理由？沒有。他們沒有任何理由。过些时候，他們会說：‘我們是沒有罪的，我們不过只是施行法律。’什么法律啊？是敌人的奴才的法律，是用泥和血的文字抄写德国鬼

子的意思的法律。他們主張守紀律，服從，盡做官的本分……當命令本身是犯罪的時候，服從就是一種罪惡。在叛逆面前屈節，它本身就是一種叛逆。法官已經背叛，他們預謀殺人，卑怯，仇恨，想升官，想得寵，想得勳章……他們對人民怀着恐懼和憎恨，使他們成了殺人犯。別人對他們說：‘要判處死刑，’他們就判處死刑。而且不許上訴。案子是預先判好的。正直、良心、司法獨立？都是空話，空話！法律？不過是滑稽戲，遊戲文章！該判五年監禁的罪，隨時可以改判死刑，因為這樣可以得到政府首腦的歡心，法律又在什麼地方呢？拿國家的政策作借口，公布刑罰有追溯既往的效力，法律又在什麼地方呢？這些法官的靈魂上是什麼陰謀和卑鄙啊！他們不是為公正無私服務，而是為統治者服務，因為統治者獎賞他們……與其讓法律對敵人有利，寧可使法律有一個時期中斷！這樣的事不會有好結果，遲早，總得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懲罰將會來到，現在已經來了！昨天，是戴亞丹，明天，就是賴斯比涅爾……”

賴斯比涅爾面色蒼白，沒有血色，從一排排幽暗的走廊里逃走，越過沒有人的林蔭路，想起來女傭人已經離開了他，便大踏步到花園飯店去了。

侍者給他選擇了一個靠門口的好位子。他剛坐下來，就聽到自己背後，餐室櫺窗上的大玻璃，發出一陣响声，象是小石子的聲音。他站起來，忐忑不安。外面，有人在敲窗上的玻璃，有人看貼着的菜單，另外幾個人，站在人行道上往餐廳里望。這群集合起來的陌生人，可疑的人，離他這麼近，使他很害怕。如果一架輕機關槍隔着玻璃打進來，他馬上就會死去，

臉摔在盤子里，腦袋和肩膀被子彈打得全是窟窿。他召喚侍者，要求另找一個位子。現在他退到一個角兒上，在餐廳的盡里头，背靠着牆，留心觀察來來往往的人。

他簡直吃不下去，胃口收縮，精神越來越緊張。三個戴鴨舌帽、身穿皮短上衣的男人走進來，他們是來找另一個人的，那個人已經注意他一大會了。他認識這副面孔，好象在什麼地方見過這一對炯炯發光的眼睛……這張臉被電燈一照顯得更加蒼白，他想起來了……突然，象一道閃電，他又看到了法庭的大廳，伸出的手指指着他……原來是蘇彼洪，那個死刑犯……他的舉動隨便，渴望報仇……四個人也在看他……在蘇彼洪身邊的那個人，賴斯比涅爾也認得……已經剝去了沾滿血的綳帶，他是另一個死刑犯……伯爾納……凶手伯爾納……他想喊叫，逃走……強盜們在冷笑……他吓得不敢作聲，象粘在板凳上一樣動彈不得……

四個人泰然自若，一起朝着他走過來。他從拉得很低的帽檐底下看到一只只閃爍着嚴厲的含着深仇的眼睛，凶手們的或者說復仇者的眼睛……但是那四個人沒有一點舉動，沒有說一句話，一排溜地走過去，在鄰近一張桌子那里坐下來。他們一邊不時地瞧着他，一邊放低聲音講話……有時候，那兩個死刑犯把手伸進發亮的短上衣凹凸不平的口袋里……他們一定在摸手槍……他們還等着什麼不開槍？一定是等掩護他們逃跑的同黨……或者是他們看着他那五臟六腑都抽搐的非常害怕的樣子過癮呢……啊！若是他能夠……若是他敢……他自己也有槍……在他握緊的手里，在他衣袋的盡里头，他將手槍的槍柄握得手痛……如果沒有這種看不見的力量使他定在

椅子上不敢动，他会突然站起来，把他们四个人都打死的……可是他的手在发抖。只要稍为动一下，他们就会把他象一条狗似的打死的……因为他们不住地看着他，谈论他，嘲笑他的害怕……哦！伯纳尔的一对眼睛，这一对闪闪发光的、可怕的、象钢一样锋利的眼睛……要把这对眼睛从这副带有薄嘴唇和又细又弯的鹰鼻子的苍白脸上挖掉……啊！如果他能够逃开这道火焰似的从低垂的眼皮里滤过的目光就好了……赶快逃走吧，溜之大吉，别等他们有时间恢复精神，冲出来追赶，再追上他，拿子弹射穿他……

他在人行道上跑，没戴帽子，没穿大衣，手里握着手枪，耳朵里还响着绊倒的妇女们的叫喊声，打碎的玻璃器具和玻璃窗的嘈杂声，象一只受了惊吓的鸟在笼里的声音一样……他走进一条条漆黑的小路里去，撞人就跟打倒九柱戏的小柱似的。他在黑暗里往前冲，身后留下一连串的抗议和谩骂，门窗都打开了，黑夜里一下子出现了一道道的光亮。通过充满他脑袋和耳朵的嗡嗡声，在一片由他疯狂奔跑所引起的扰攘的余波中，他清楚地听到追赶他的人所穿的钉鞋跑在路上的声音……他们喘气的声音越来越大，他的脖子后头感觉到他们呼吸的热气……他的肺部象鼓风机似的起伏不停……他的两腿总是使他加快地往前跑，低着头。他从这边人行道跳到那边人行道上，撞在墙上，撞倒一些看不见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又把他象一只球似的抛到另外一些坚硬而苍白的障碍物上，或是一个漆黑的空隙里……他身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筋疲力尽，仍是疯狂地往前跑，他气也透不过来，象被钢的弹簧弹出去似的。有时候，他跑得象一只兔子，用一双抽搐的手抓牢

牆角，往后看。他从和地面一样平的方形的亮光当中，看见那四个人影閃过去，他认出死刑犯那副蒼白面孔，那双发磷光的眼睛……另一个死刑犯沾滿血迹的綑带……发亮的皮短上衣……他重新又冲进能帮他逃开凶手們的黑暗里……

突然，他认出了自己的家門。他紧紧抓住鉄柵栏，疲憊不堪，头发散乱，領带飄荡，两只手和臉上盖滿了一层热呼呼的灰泥，有些地方都裂开了。火車的一陣汽笛声順风吹来，充滿了他的两耳，一片模糊遮住了他的眼睛……完了，完結了！从街道的另一头，他們跑过来攻击他来了……他倒在角落里，两只胳膊护住脑袋，通身流着冷汗，喉嚨里发出要把他的胸膛扯开的气喘声。

他在那里筋疲力尽，气喘噓噓，張着大嘴，渴想得到空气，舌头伸在外面，象被鋼枷卡住了喉嚨似的。他带着恐惧，往田野里深不可測的黑暗中細看……是的，他們就在那边，他們沒看見他，走过去了，但是他們会回来的……快着……快着……钥匙……他用一双发抖的手拿住了钥匙，一再接着碰着响亮的鉄板……他找不到鎖上的钥匙孔……可是他們就要赶来了……打开这扇鉄門……赶快……赶快……他們赶到了，他們朝着他来了……

門子发出凄惨的响声……他瘋狂地連着跳了十跳，穿过了花园，登上石阶，打开屋門，又把門关上……一声打雷似的声音充滿了門厅，夹杂着窗上玻璃在这震动下被打碎飞散的声音。

混蛋……他們总是在那里，跟着他走……他們把門上的玻璃打碎了。从楼梯的鉄鑄脚基那里，他們就要开枪，要打死

他……

“可怜可怜吧！”他哼着說。

他听见他們在花园里冷笑。

“你呢，你可怜过別人嗎？”

他气喘得厉害。

“我想活……让我活着吧！活呀！”

“你呢，你会让我们活着嗎？”

他趴在地上，在走廊里爬，一直爬到敞开着門的客厅。他的脚挂住了什么东西。有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脖子……

賴斯比涅尔用他剩下的一点力气，猛地踢出一脚去，在一張独脚圓桌翻倒和磁器打碎的嘈杂声中解脫出来……对的，他們都跑进来了……他們就要捉住他了……

他的手在地毯上碰到一件什么东西。是一支手枪……这是他的朋友、枪械商人借給他的，他把它放在独脚圓桌上了……他要自卫到最后……啊！无賴……他們不能这样治服他……他把枪口插进自己嘴里，他的牙齿咬住枪口咬得直响……他的大拇指一勾扳机，象打雷一样响的爆炸声又一次充滿了这座空蕩蕩的、門窗都用挂鎖鎖住的住宅。

## 一块好奶酪

陆军少校阿顾，迈着迟疑的步子，摇晃着肩膀，离开了亲王饭店。他并不注意拥挤他的过路人，他连动也不动，象个又聋又瞎的人，在人行道的边上，用旧鞋尖儿死钉在那里。有时候，他抬起头来，心不在焉地朝着周围望，随后就又陷入了沉思。

这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子，腰有点弯，嘴上有发白的胡子，生得一副好象规规矩矩、挺严肃的职员那样的漂亮肥脸，一双明亮的忠心于主人的狗的眼睛。他那件穿得露了线的外衣，是用骑兵的旧斗篷裁剪的，而突出地使人看出来他那身灰色戳别丁的旧军服，金钮扣已经用牛角钮扣换过了，而且看得出，在领子上有拆掉的领章盾形的痕迹。

他的眉头紧皱，一只手掩住脸的下部，另一只手托住胳膊肘，把黑色的公事皮包挂在两个指头上，他辛酸地咬着胡子尖儿，一面在自言自语。

突然，他下了决心。象忘了什么东西似的，他跺了一下脚，随后，不顾左右，直冲到马路上去，就在这个工夫，有一辆大汽车正开到他跟前……刹车的声音很响，汽车总算停住了，散步的人都吓得叫起来。当汽车司机骂他的时候，这位已经被汽车的挡泥板擦了一下的少校，佇立在马路当中没有动，嘴张得挺大。

阿顾一边结巴着道歉，一边看见汽车里有个人打着手势向他喊：

“喂，老朋友，你想自杀吗？……你不认得你的朋友了吗？”

少校茫然地走到车门口，机械地握了握那只伸给他的手。他打算给这张年青的笑嘻嘻的脸想出个姓名来。这张脸正用一种狡猾而傲慢的神气打量他。

“怎么，你记不得了吗？联合，想想看……联合进步公司，对吧？”

少校一下子想起来了。

“啊！是的……基勒贝尔先生……推销主任……捞钱大王！”

基勒贝尔哈哈大笑。

“不错……虽然这样，也没撞住公司把我赶出来！但是，不要站在那里。上车吧，我送你回去……你往哪儿去呀？”

阿顾漫不经心地比划了一个手势。随后，他又回复了泰然自若的态度。

“我去车站……我回圣爱田<sup>①</sup>去。”

跟他谈话的人看了看表。

“你还有时间……两点钟……来吧，我们去吃点东西……”

当汽车又开动的时候，阿顾心在别处，沉重地坐在垫子上。他的伙伴拍着他的大腿，大声说：

“哎呀，碰得真巧！我的汽车快要撞到你了，你还莫名其妙呢，我可怜的老朋友！”

---

① 圣爱田(Saint-Etienne)：法国东南部城市。



阿願苦惱地搖了搖頭說：

“是啊……这也难怪！”

基勒貝爾用一種親切的語氣問道：

“什么事不順心么？我能不能帮你点忙？”

阿願欣幸碰到一只同情的耳朵，於是便說出心中的痛楚：

“部里一群下流的东西……他們把我当作癩狗似的給赶出来了……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口袋里一个錢也沒有……”

“你是在軍需部里做事的，他們把你攆出来了嗎？你出来就碰在我的車輪上么？”

“是的，不过，我做工作是凭着良心，甚至是耿直的……一定是因为这个！可是我要向上告……一直到部长那里……我要去見部长……我要向他报告……让他曉得事实的真相！”

基勒貝爾面帶笑容，覺得这个老实的公民发脾气挺有趣。

“去你的吧，部长会为这件事笑你太老实的！当前，这种做法已經过时了。”

阿願沒有听他講話。他茫无头緒地把自己的事都倒出来了。

“战争使我失去了联合的位置……那倒是一个好差事，有前途……我是后备軍官，陸軍少校……在凡尔登<sup>①</sup>战役和索米河<sup>②</sup>战役得过荣誉勳章，軍功十字章……一直到最后，我没有相信真是被侵略，真是打败仗……可是我們，可真是拚了命……我在土魯斯<sup>③</sup>又找到了我的妻子带着两个皮箱……其

---

① 凡尔登(Verdun)：法國东北部城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戰場。

② 索米河(Somme)：法國北部河流。

③ 土魯斯(Toulouse)：法國南部城市。

余的东西都在大退却时失落了……我不愿意回巴黎去……你明白，德国鬼子，我和他们无任何关系……幸而我碰见军需部的几个朋友。他们替我活动做上了圣爱田的稽查员。一切都很顺利……一点困难也没有……可是你瞧，上星期，又把我给免职了……既没有早些通知我，又没有任何解释，更没有一点理由！我跳上火车想来问个明白。他们对我什么话也没讲，就把我给撵出来了！”

“那么你那些老朋友呢？”基勒贝尔问。“那些推荐你的人呢？”

阿顾耸了耸肩膀。

“老朋友？飞走了，不见了，象一股气似地散了！谁也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了！一定是都被免职了！这个破机关，真是过滤的筛子！每来一位部长，已经换了三四个部长了，就弄得天翻地复。我头一次到那儿去的时候，我所隶属的稽查处就设在正厅里。两个月以后，又搬到七楼上的顶楼里。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发现它在一间浴室里，档案和计算表都放在澡盆里。这一次呢，又搬到地下室的厨房里去了……我的案卷一定早在锅里煮烂了……”

汽车停住了。基勒贝尔拿起公事包说道：

“等等我，只一忽儿工夫。我附带谈谈你的事。别再想你那个部了，让他妈的掉在水里扑咚去吧，你到我们这儿来好了。你掉换一下一定不会吃亏。”

他跳下汽车，匆匆地向着一个上边有块大木牌子的门口走去，木牌上的字是：“犹太人事务总管理处”。基勒贝尔进门的时候，阿顾看见站岗的哨兵向他举枪敬礼。少校

更加往角落里縮了縮。基勒貝爾竟是個這樣重要的大人物嗎？

他是幾年以前認識的基勒貝爾，當時他本人在聯合進步保險公司是營業處副主任。這是公司為了到人家裏去推銷有獎儲蓄券而雇用的許多推銷員中的一個。認購的人從第一次付款起，就有可能得到他按季度付款、一連二十年、承擔付給公司的款子的總額，而這筆款子是要到契約滿期後才還給他的。但是推銷員總是避免說明被保險的人中斷付款的時候將發生什麼後果。基勒貝爾有滔滔不絕的瞎聊的口才，是個小商販的真正典型：與其在地下鐵道的通路裏，偷偷摸摸地急着脫售沒付稅的打火機，或是冒牌的領帶，還不如去走遍人家的一層層的樓房，敲遍所有的房門，用甜言蜜語騙那些傻瓜和天真的女傭人簽个字，說“一點關係也沒有”，可是公司里管打官司的人准能使它起作用。基勒貝爾逼着叫人認購保險單的驚人數字，使他當得起“撈錢大王”這個綽號。他而且還負責訓練許多由一些大報紙上的小廣告所吸引來的推銷員。

他教給他的學生，不要把準備用來哄布列塔尼省<sup>①</sup>人的好話去講給奧維尼省<sup>②</sup>人聽，也不要對付雜貨商人象對付賣菜的女販一樣。這位有德行的教師，手里拿着粉筆，站在黑板跟前，極力贊揚節儉，說是“法蘭西人最大的美德”，吹噓保險公司的慈善，讓加入的人得到好處，使人對於聯合進步公司放到

---

① 布列塔尼省(Bretagne)：法國西北部古省名。

② 奧維尼省(Auvergne)：法國中南部古省名。

社会上的象巴克图勒河<sup>①</sup>里的黄金一样感到眩惑。他显得那么有说服人的本领，列举许多幸运的得奖人的名字和住址，他们花掉二十法郎，已经赚到了两万法郎，以至于有几个学生在还没有弄清他们自己的帐目之前，就向他认购了一份储蓄券。

忽然有一天，这位“捞钱大王”失踪了。公司的办公室里，人们都在私下里耳语，说这位模范的推销员夜里作强盗：出于一种不幸的巧合，几处经他白天拜访过的公寓，在月光之下，都接待了一次对它们的主人来说是极其不愉快的访问。

阿顺若是在别的时候和别的地方，绝对不会让这么个甚至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的可疑的家伙，跟自己亲热。他绝不会跟他交谈，也不会跟他握手。如今呢，由于战争、败退和混乱，他竟拿他当作心腹朋友，当作保护人了！

他在这座连无可非议的法国人也不能逗留三天的城市里干什么呢？他不仅好象在这里安家落户，而且坐着用汽油发动的舒适的汽车到处游逛，走进这所管理处就如同到了自己家里，人们还向他敬礼！

没过十分钟，基勒贝尔又出现了；有个人陪着他，谁是个官员，这人手里拿着帽子，恭恭敬敬地听他讲话。

阿顺闲着没事，从汽车里观察他的老同事：他穿着一件漂亮的灰褐色大衣，裤子上的褶儿烫得笔挺，皮鞋全新发亮，头戴一顶淡色的呢帽，微微有点歪斜，活象是从一幅时装样本上

---

① 巴克图勒河(Pactole)：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Lydie)境内的一支河流，以产砂金著名。据神话称，密达斯王因曾在河中沐浴，所有东西一到他手里就变成金子。巴克图勒河后来便成了黄金财产的代名词。

跑下来的。可是，个别的地方象太华丽的领带和插在口袋里的手绢，太大的图章戒指，目光里含有的暧昧和不安，愚蠢而自满的态度，都使他看着象是个招搖撞騙的家伙，賭窟里的騙子，高等娼妓的老鴇。当他用敏捷的手势向装手枪的口袋里摸索的时候，阿愿以为那只手是要拿出手枪来。但是不对！不过只是他打开来递给谈话对方的一个烟盒儿罢了。

两个人握了握手。基勒貝尔身子柔軟，象猫似地，只三跳就到了汽車里。

“到皇家咖啡館，要快！”

他轉过身向着阿愿，用他那又細又长的手指尖按住阿愿的大腿，象老鷹的爪子似的往下按。

“事情办妥了，老朋友！任命你做产业管理人！”

“什么？”阿愿楞住了，問道。

“是啊，我已經見過秘书长了。任命你的事明天就会在官报上发表，你在两三天里就会接到委任的。我希望他們能在圣爱田給你找个差使，我会留心这件事的……”

带有巴黎郊区的口音，許多鄙俗不堪的土字，不客气地直呼你呀你的，都使这位少校心中不悅，可是他不能表示出来。

“謝謝！整个的，你給別人找职业和給联合进步公司的儲蓄券找主顾一样容易……”

基勒貝尔哈哈大笑。

“那个时候可远啦！”

他向阿愿叙說自己发迹的經過。

他离开保險公司，是在跟怀疑他替一群强盜作眼綫的警察局鬧过一些小糾紛以后。几个政治人物給从中說和，聘用

了基勒貝尔為他們作宣傳。

“我曾担保过一群蠢东西的安全，他們現在都是部长，你明白嗎？若是沒有我和我手下的人，他們当中有許多人就要在會場里让人給揍了……我很曉得一些他們不願意让别人知道的小把戏……因此，他們什么都不会拒絕我。抓住秘密的事兒，听我的話，这是达到目的的最好办法……”随后，他一面摆起架子又补充說，“我曾經是国民革命运动先驅人物里的一个。当你在火炉旁边讀小报的时候，我已經为拯救法兰西在街上作战了。我曾經差点沒在二月六日那天被杀掉，我曾經为了买卖軍火被追捕，同卡古拉尔分子一道判罪，和罗賽利弟兄的死刑有牽連，跟一位俄国的經濟学家在布老尼树林<sup>①</sup>里被搞掉的那件事也有关系，还不算許多其他零零碎碎的小事……在今天我得到我的酬勞是应当的！”

他解开大衣的鈕扣，把上衣的翻領露出来給阿顧看：

“你看，我有战斧的証章……我到各个部里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

汽車停住了。

“咱們到了皇家咖啡館了。下車吧。”

阿顧跟在基勒貝尔的后头，进了咖啡館。几个穿白上衣的侍者赶过来立在他俩的周圍，帮助基勒貝尔脫大衣，接下他的帽子，問候他的身体可好。他瀟灑洒洒，自由自在，面带微笑，在一張張桌子前面走了一圈，跟許多人握手，向这些人，又向那些人哈腰說話，貼近漂亮的女出納員的耳朵講話逗

---

① 布老尼树林(le bois de Boulogne):巴黎人常去的散步場。

她笑。

他剛剛在桌子前坐下，就有一个体面的青年人跟他耳語了几句，把一只小包塞給他。

那个青年人走远了以后，基勒貝尔解釋說：“这是供应我香烟的。我一向只吸英国香烟，可是自从麦尔斯·艾勒·凱比尔<sup>①</sup>那一仗并跟倫敦方面鬧过一些糾紛以后，就很难弄到手了。我不得已才轉向这个小家伙想办法。迟早有一天他会出乱子，但是，跟着我，他可以避免……你想要什么吧？因为你知道，一切禁止的东西他們都能給我弄到手。若是我想要的話，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貝尔諾酒也可以弄到！这里只有各部里的大人物才来，咱們是到了自己家里啦！”

基勒貝尔坐在凳子上，在一片香气扑鼻的烟霧里，向阿顾讲解一个能干的产业管理人的职责。

“應該把犹太人的血吸干，剝掉他最后的一件衬衫，把他从法国清除出去。主要的是，不要心軟！他們將給你一个企业来管理。你将是那里唯一的真正的主人。由你掌握印章和錢柜的钥匙。你可要曉得給自己找点甜头啊！”

他用手指头把紙烟上的灰彈掉，喝了几口半白的混合酒，接着說：

“一般的，这要看你干得怎么样。我对这个行道倒是挺有經驗。你可以这样开头，先把犹太人赶出門去，警告他，若是你在那一带地方再看見他的話，就要叫人把他关进集中营，送

---

<sup>①</sup> 步尔斯·艾勒·凱比尔(Mers-el-Kébir)：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奥藍灣的一个港口。

到德国鬼子那里去……用这个不花一文的警告，你就能够从他那儿榨出不少的好东西……至于那些职员呢，不等他们来得及造假帐或是变卖货物什么的，你就把他们全都辞退。他们那一套，你也一样会干。把房间打扫干净以后，你就搬进去，把职位分配给你的朋友，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薪金册子里头一位，来拿最高薪。以后，你就让自己象一只钻进奶酪里的肥老鼠那样生活下去就行了。”

阿顺非常惊讶，瞪着两只大眼，说不出一个字来，基勒贝尔继续说下去：

“很可能钱柜并不怎么富裕。那你就卖东西。仍然是有许多窍门的。你在实际干的时候自己就会发现它们的。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里昂管理一家皮货店。他发现钱柜是空的。我派了我的小情人到他那里去。他给了她一件貂皮，一件价值八十万法郎的上等皮货。而在帐上记的是：虫蛙坏皮，廉价售出。我给了他二十张钞票，他很满意，我也很满意！”

他看了看表。

“你坐的火车在半小时以内就开。再见吧，祝你走好运！”

基勒贝尔站了起来，让他的客人来照料付清饮食的帐。当阿顺把他最后几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中的一张付出去，而侍者只找还给他一点点零钱的时候，阿顺是太失望了……

虽然只是下午四点钟，外面，在冰冷的蒙蒙细雨底下，已经有些暮色弥漫了。人行道上很滑，墙壁上湿润润的发亮。他把领子竖起来，把他那件非常薄的大衣上的钮扣紧紧扣好。

在火车站的售票处窗口，男男女女排着很长的行列。阿顺紧排在后头。头戴钢盔、武装起来的宪兵用一种傲慢的神



气監視着旅客。

阿願闖進一個車門。人們亂推亂擠，根本不管婦女、老年人和小孩。阿願緊擠在進門的地方，兩條腿被行李擠得直疼，緊緊抓牢一個把手，脊背貼在廁所的門上，而廁所里占上位子的人是再也不想出來。阿願在每次停車的時候，都要受到旅客們的擁擠。

他凍僵了，筋疲力盡，累得要死，在聖愛田下了車，穿過幽暗的城市，他看着它比平時還要淒慘。他的妻子看到少校那副愁眉不展、蒼白的臉色，就明白他是受到挫折了。

“在這個倒霉的城里，我們將怎麼樣，我們將怎麼辦呢？”

阿願什麼話也沒回答，他的妻子把一碟加醋的大頭菜放在他面前的飯桌上。

第二天早晨，阿願很早就起來了。他沒有睡好覺，一直被她妻子一陣陣不斷的咳嗽所惊醒。現在，他該在城里到處奔走，不能耽誤一分鐘，去尋找一個職位，因為他已開始動用他最後的一張一千法郎的鈔票了……

他首先去拜訪兩位有勢力的官吏，他們從前曾答應過阿願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幫他的忙。他們非常客氣地在辦公室里接待他：當阿願把自己發愁的事告訴他們以後，他們都說，凭着阿願的官銜，服務情況，才智和生活經驗，他是很容易有辦法的。

阿願在下午拜訪了第三個人，這個人把他打發到他所不認識的第四個人那里。當他有权勢的時候，人們把他看做好朋友來接待，今後呢，他只不過是個討厭的人物罷了。

“暫時，我還看不出有什麼機會。不過你放心好了，我一

听到什么消息，就会关照你的。”

啊！象这句话，他听了多少次啊，而听了以后还得说声谢谢！

从此以后，阿顾便退而求助于他曾检查过而且帮过忙的一些商人。不止一次，他对货物的品质，勉强够的重量，桶装的折耗等等都表示得挺爽气……他们新近还来过他的办事处，是用一些怎样的微笑，怎样的握手来跟他罗嗦啊！手续办好之后，他们是用一些怎样的感谢，怎样的热诚离开他！他从来不肯接受他们一点点礼物。如今却轮到他要做一个讨厌的叫化子在这些商人面前出现了！

阿顾开始奔走是先去找一位卖马铃薯的批发商人，他是卖腐烂马铃薯和不给十足分量的专家。他对于军需部的意见总会找出一种辩解：他把罪过推给缺少运输车辆、火车晚到、受了霜冻、看守得不好什么的。他再三再四要求阿顾，答应换货，用他那种亲切、惹人发笑和诡计多端的手法使阿顾无法应付。阿顾为了使这个商人少些麻烦，真是办了一些奇迹，替这个商人担责任，宽恕他的行为。在帮过他这么多的忙以后，难道阿顾不该要求他帮个忙吗？

阿顾花了两天的工夫来找他，在他的仓库没有找着，在车站上，又差一点没有碰到他，被他溜跑了。晚上，阿顾到他家里去等他。对方没有回来：他带着卡车搜购货物去了。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阿顾才凑巧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碰到了他。

马铃薯商人还不知道这位从前的少校已经被解雇，仍然很热情地跟他握手，而且几乎是强迫地、拖他到自己刚在那里吃过东西的咖啡馆里去。他们首先谈了一些新近公布的限制

法令，随后又談了些关于馬鈴薯管制的事。阿顧開門見山地把問題談出來：

“在您的買賣里，碰巧的話，有沒有一個好差事？”

“這要看……是為了您一位朋友嗎？”

阿顧只是含糊地哼了一聲。

“他會干點什麼呢？”

“什麼都會一點兒！會計，監督，開發票……”

“很可能……不久，我就得有個可靠的人到各處去收集貨物。”

阿顧的眼睛一陣發亮。

“可靠的問題，不用談，絕對保險……就是我。我已經不在軍需部里了。”

商人瞪着他，非常驚訝。

“怎麼，是為你嗎？就凭你干過那麼好的差使？……啊！你離開了夠多麼可惜，咱們關係搞得這麼好……從來都沒出過差兒，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你跟接替你的人認識不認識，好不好替我向他說兩句好話？”

阿顧做了一個否定的手勢。他提起自己最關心的事。

“那麼，你跟我說的那個工作呢？”

那個商人馬上縮回去了。檢查員阿顧使他很感興趣，可是失業者阿顧便完全不能使他感興趣了。

“哦！這不是明天就能決定的事。那要看縣政府的指令怎樣說……只要我一聽到什麼消息，我就會通知你……茶房，算帳……再會吧……我跑了……”

每天早晨，阿顧更有些醒悟，更有些沮喪，他走出家門象

是去工作似的，为的是糊弄他的房东，因为他上个月的房租沒有付。每天傍晚，他回家来总是很忧愁，很愤慨，而他的妻子总是拿胆怯的詢問来迎接他。她对阿顾說，她的身体好起来了，为节约，她不用再到药房去买那些必需的药品和药水了！

日子一天天毫无結果地过去，最后的几張一百法郎的鈔票也动用了，动用了……在这座城市里沒有人能給他找个事情做。他的少校和曾任保險公司营业处副主任的履历书对他一点用处也沒有。他最后决定回巴黎去。但是旅費就会把他們最后的一点財力用完，到了首都他們会一下火車就身无分文。

“我們走时怎样付房租呢？”他的妻子問。

阿顾为了保存旅費会向女房东說一篇含糊其詞的謊話。他会对那些被他的少校头衔、荣誉勋章和新近担任檢驗員的經歷弄得眼花撩乱的商人們，耍一下丢掉公事包的花招儿……过些时候，等运气好轉了，他会全部偿还……

“真可惜，你在軍需部的时候，曾經是那样的小心謹慎！你本来是可以积蓄一笔錢的……你的同事們都发了財，也沒有为这个伤害名誉……我可怜的朋友，你永远也不会变聰明的！”

啊！的确，他太旧式了，他太过时了，他对許多字眼永远是照原意不变的来解释，偷窃就是偷窃。与其伤害別人，宁愿自己受苦。

他的妻子很了解他，甚至从心里贊成他，但是她并不忽視现实，她了解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她根据經驗，曉得必須自卫，否則就得听任別人把自己压碎。

“你在狼群里，就得学狼叫！”

她用一句話便止住了她丈夫最后的疚心：

“到底，有錢才能談得上做誠實人！”

就在他們准备行李的那天早晨，他們接到了兩封信，給他們帶來了救星。這兩封信都是從維希來的，信封上印着“猶太人事務總管理處”字樣。阿願首先拆開的是由基勒貝爾簽署的信，信上說：

“親愛的朋友，

“你大概在官報上已經讀到了任命你做猶太人產業管理人的消息。我已請得部長同意立即任命你，那麼你可以準備一下不久就上任好了。

“我以為你已經度過了難關，我希望你不僅將記住我幫的這個忙，而且也將記住我為幫你這個忙所盡過的热心。這種事兒將來是禮尚往來的。我想等你的事情一上軌道就來拜望你。我希望你的事業興旺，紅光滿面，可別得了中風!!!

“祝你好，

基勒貝爾。”

第二封信是總管理處處長發來的。這封信請他立即到尼斯<sup>①</sup>管理處報到，該處已接得關於他到差的通通知。

阿願露出笑容。

“這個好朋友，好基勒貝爾！在這個世界上居然還有朋友……”

---

① 尼斯(Nice):法國東南部城市,是沿地中海的一個港口。

他向妻子解釋这个在他們生活中象是机关布景里天神下降一般突然出現的基勒貝尔是誰。他把基勒貝尔說成是联合进步保險公司的主要人之一，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一位实行家，一位他所称贊为聪明、正直、热誠等等的多年老友。他避免說出这个人物的不穩和危險的方面。

“真奇怪，”他的妻子說，“你从来就沒有跟我談起过这个人……”

阿顾在扣紧旅行皮箱。

“我只带最需要的东西。我在那边租一套公寓房子，組織一下咱們的生活。你等一切准备好以后再來找我……你想呀……尼斯……美丽的尼斯……在那个美妙的地方，你会很快地恢复健康……你会不再咳嗽，你的气色会恢复过来……”

这位退伍的少校作了个跳跃的舞蹈动作，拥抱他的妻子，想着在月光映照的棕櫚树下，面对銀色的波濤，作漫长的散步，計劃一个接着一个都來了。

“我們将会有錢……有很多的錢……因为現在，你知道，你称呼我糊涂的这种事，完結了！我已經学会了怎样生活……我什么事都不挂在心上……只要我有一次好机会，我就会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我将是一个聰明人。何况我会想到你……”

胸脯挺起，目光充滿自信，嗓音洪亮，他把那張有奇异魔力的信紙放到女房东的鼻子底下，用手指着部长的签字。

“我已經被委派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我会用支票付清你的帳……我的妻子再迟些时候來找我。請你注意別让她缺少什么东西。”

女房东平常是挺难纏的，却請他无須急着付拖欠的房租。她一个劲地表示殷勤和說恭維話。他答应她，等他一到藍色海岸<sup>①</sup>，就給她寄一包橘子和檸檬。

他終于有了一个职位，但是沒有錢。在他的一生中，有好几次使他跑到当鋪去当掉表、大衣，甚至于床墊。可是他从沒有离开过自己的結婚戒指，即使是几天的工夫。这一回，处在这样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轉折点，就要跨上幸运的飞馬的时候，他不会为了感情的緣故而妨碍自己。他会用大胆来对付运气。当鋪只答应給一笔小得可怜的貸款。他为了弄到必需的現款，便决定卖掉自己的金戒指和他妻子的一只。她自己也促使他这样做。

他把两只結婚戒指放在口袋里，出門去了。他要不要把这两只戒指拿到一个自己有鋪面、可以照官价出錢的首飾商人那里去呢？不，可真够了，象那些有德行的态度，那些愚蠢的慎重，曾差一点把他給扔到永劫不复的深渊里去！他要把这点金子卖给一个不久以前他还向他們作斗争的黑市商人。他想起了馬鈴薯商人是被人怀疑另有办法的。

“人們怀疑我，但是疑心錯了，”那个投机商人說，“但是我不愿意让象您这样的一位朋友落在困难中不管。”

他把阿顧領到一位疑心很重的老年人那里，老年人在飯厅里接待了他們。

---

① 藍色海岸：即里維耶拉 (La Riviera)，是热那亚灣沿海一帶的总称。为地中海上风景区，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是著名疗养地和避寒地。

“你放心好了，是两只戒指。”那个商人說。

首飾商人把两只戒指仔細看了看，用手掂了掂分两，又从壁橱里取出一架精密的天平。

他报了一声：“十七克，三千四百法郎。”

阿顾說：“有人向我肯定說，金子每克是三百多法郎。”

“卖出的时候，是的。可不是买进的时候。你到別处去卖吧，我并不追求主顾。”

他把两只戒指又还給了阿顾。

“这是因为我需要錢！我今天晚上到尼斯去。多給我一些吧。你不会是跟个忘恩的人打交道。我是阿顾少校。”

“你到尼斯去嗎？等一等。”

首飾商人向那个投机商人递了个眼色，两个人离开了屋子。一会儿他們就回来了。

首飾商人一边把一只小皮箱放在桌子上，一边說：“您可愿意，給帮忙办点小事情？为了对您表示感謝，我按每克三百法郎买下您的戒指……另外，您还会得到一份报酬……是的，是的……您这是帮我个忙。您愿意把这只小皮箱交給我住在尼斯的一个外甥嗎？是些个无关紧要的东西，送給他的一份礼……同意嗎？这是您的錢和他的地址。”

首飾商人把两位客人送出大門去。

“我把皮箱托給您啦！注意，別让您那些軍需部旧日手下的人查看！为了避开稅务局的人，你可以从車站食堂走出車站……”

当天晚上，阿顾把那只小皮箱放在他的旅行皮箱里以后，就上了火車。到馬賽以后，他才找到了个座位。



在他对面，是一家子人，有父亲、母亲，他们用一种外方人的口音谈着话，他们两个女儿是真正的巴黎流浪儿，他们打开了食物包。因为阿顾望着他们吃东西，那个大一点的女儿，她可能有十五岁，就含笑送给阿顾一只苹果。

“先生，我请您尝尝，它们的味道很好……是我亲自摘下来的。”

阿顾接受了苹果，一边打开香烟盒，递给那位父亲。于是打开了彼此冷漠的局面。

这一家人是往尼斯去的。阿顾注意到跟他谈话的对方特别关心熄灯的时间、检查的手续和可能有的搜查。他似乎很担心、不安的样子，他那副瘦削、有骨、黄色的面孔，象是一个不舒服和被搜寻的人的面孔，一阵一阵地直抽搐。

“我们是去参加一位亲戚的婚礼的，不过这可不是游玩性质的旅行。我们真还是不动的好。”

“虽然这样，结婚还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典礼，而且只凭那一顿宴会，就值得在火车里不辞疲劳地熬上一夜。”

那个陌生人放低了声音说：

“有人会把我们放在管制的居住区里……”

阿顾惊奇地张大了眼睛看他。

“不要害怕，我有特许证，在这里。”

他在自己的皮夹子里翻了一阵。

“你犯了什么罪呢？”

“我犯的罪么？因为我沒有身份证而越过了界线。”

阿顾摇了摇头，深为这样一点点的过失竟处以这样严重的刑罚感到惊讶。

“不得不这样。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一张通行证……”

“你可曾试试申请过？”阿顺自己是个奉公守法的人，问道。

“试试申请，他们马上就把我关到监狱里了……因为我是犹太人啊！”

“你被逮捕过么？”

“是的，刚一过界线就被逮捕了，幸而是法国人。我受了八天的监禁，省长曾把我放在管制居住区里。在一座连三十个居民都没有的荒凉的村子里。绝对禁止出村子……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就是到那里去找我的。”

“你很有钱吗？”

“钱？我只是个多半在别人家里做活的制毛皮的穷手艺人。在七月的大逮捕以后，我明白若是我再待下去，我会被捉进监狱里去的……我于是抛弃了一切，房子、工具、货物……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我们跟短工一样在地里干活……你瞧，先生，看看我的手……”

他把两只起老茧、乌黑、凹凸不平、皸裂的手掌给阿顺看……

“目前，我伐木头……我的妻子做短工，在河边洗衣服……两个女孩子看牲口，她们不论晴天雨天都去拾麦子、干草、马铃薯和甜菜。”

大女儿诉说他们的痛苦：

“是的，这种生活，没什么好玩的。我还是喜欢中学。这里的人很难对付。在他们看来，我们总是起得太晚，睡得太早。我们没有权利生病，也不应该腰痛……如果你让一只牲口跑

到邻居家里去，那他們的話你就听不完了……”

两个女孩子挨近她們的父亲，想安慰安慰他。

“別苦恼，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結束的……我們將回到巴黎去。况且，我們还不那么可怜……我們还找得到馬鈴薯、猪油 and 水果……其实乡下人并不坏，是劳苦才使他們变得冷酷的……”

旁边一个旅客，一个粗卤的大高个子，他的一大堆的包裹把車上的网架和通路都塞滿了，突然对談話很感兴趣。他用一种十足的馬蹇口音說：

“若是你們在那个地方找到馬鈴薯、猪油和水果，特別是用不着拿什么东西交換，你們可真是走好运。可以曉得是什么地方嗎？”

、“离此地很远，在上罗亚尔<sup>①</sup>。”小一点的女孩子笑着回答說。

那个人說：“离得远倒沒关系，重要的是找着东西。我呀，我有一家子人，我出門是为了給他們办粮食。这可不是很順利的。乡下人并不重視鈔票。他們也同样要貨物。你們看，前几天，我碰見一个地主，他无論如何非要一条灯芯絨褲子不可。他自己的一条已經补了那么多的补釘，簡直可以去演丑角了。我曾向他提議拿我好看的褲子来交換馬鈴薯。我真会穿上他脫下来的旧衣服……可是沒有办法！他要的是一条全新的灯芯絨褲子，旧的不要。我对他說我有这个貨，我們便把价錢談妥了。經過好一場爭論以后，我的媽呀！这个恶棍，想

---

① 上罗亚尔(Haute-Loire)：法国中南部省名。

要按时价卖给我馬鈴薯，而照战前的价格买我的褲子。最后，我們还是讲妥了。我一回到家里，就开始寻找起来。我去訪問亲戚、表兄弟、姑媽、舅母、朋友，我請左边的人喝酒，又請右边的人喝酒，我終于找到了这条該死的褲子……这条褲子是在我妻子的一个远門侄孙女家里找到的。她住在离我家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她丈夫是个战俘或是已經死了，我就知道了。这个女人把她在战争发生前几天才买的那条新褲子卷起来，放在衣櫥尽底下的樟脑丸中間，把它当做宝物藏了起来。为了得着这条褲子，天哪，这比在捕沙丁魚的日子开出一条船还要难。这位侄孙女要自行車上的两只輪胎，她怕走路……輪胎的价錢并不貴，这比弄到一条灯芯絨褲子容易多了。我在圣·查理車站找到了一副。那个所有主用不着費事就能找到他所失掉的东西：自行車，到处都有……我把輪胎拿給了那位侄孙女，另外把两只車輪也給了她。她从衣櫥里拿出了那条褲子。她一見輪胎就笑了，可是望着那条褲子又哭了……当我去拜訪我那位庄稼人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記得了。灯芯絨的褲子已不再引起他的兴趣。我向他談起一百公斤馬鈴薯的事。他当面笑我，拿我当作个大傻瓜！他抱怨天旱、抱怨政府征集、抱怨缺少肥料……他劝我要大头菜、菊芋、胡蘿卜、南瓜……而馬鈴薯呢，不成……最后，他給了我五十公斤馬鈴薯，答应等他的母鸡下蛋的时候給我几打鸡蛋……你們說这叫什么行业！”

所有的乘客們都笑了，叫起来了。大家普遍地談起話来。

“身份証，請拿出来！”

一个宪兵拉开了車室的門。

“都把自己的行李打开！”

阿顾觉得挺不愉快地吓了一跳。万一要他打开首飾商人的小皮箱，他連钥匙都沒有，他该怎么回答呢？他甚至連里头装的是什么都不曉得，他很懊悔自己的輕率。为了避免麻煩，他不得不使用自己的势力了。

他把身份証留在公事包里，却从里边拿出两件别的：軍需部总稽查的身份証和軍官的身份証，軍官的身份証上，在相片下面用漂亮的花字体写着他的陸軍少校的官銜。

他倔强地把两件身份証递过去。宪兵很快地看了一眼以后，一面把手举到軍帽边敬礼，一面把身份証还给了他。

阿顾站起来去拿自己的皮箱。

“算了，算了，少校，您，不要費事了。”

乘客們一个挨着一个出示了身份証。那两个小姑娘的父亲把准假証明书交出去。他的臉色惨白，脑門上直出汗，等待着那个皺着眉头的警員檢查完証件。

宪兵受了一位高級軍官又是一位总稽查在場的激励，表現出一种追根問底的热心。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搜查过了。有一只旅行皮箱还留在网架里沒动。

“那只皮箱呢？”

沒有人回答他。他向着阿顾弯下身来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說：

“少校，您沒注意那只皮箱是誰的嗎？”

阿顾正要指出那个讲过关于褲子的故事的人，这时他跟那个人的眼光打了个照面。他从那人的眼光中看出一种苦恼

的表情，虽然他很讨厌說謊話，他却挺有把握地說：

“沒有，它在我来以前就在那里了。”

宪兵拿起那只象是很沉重的皮箱冷笑着說：“它沒有主嗎？好吧！等原主来找我，把它領回去吧，我把它沒收……”

宪兵走掉了，那位乘客在角落里低着头，深深地叹气，用悲伤和絕望的語气，向阿顾喃喃地說：

“这是給我的孩子們吃的。倒霉！一个月的全部薪水……啊！这些畜牲！他們簡直要我們死！”

火車沿着一带尽是紅色岩石的小海港駛去，面临着藍色的、象一片湖水那么平靜的大海。两个小姑娘钻到走廊里，呼喊她們的父母去欣赏景致：松树林下的一家农舍，海角上的一座摩尔式別墅，仙人掌，一棵棕櫚树，一片沙滩……

离尼斯愈近，那位受了宪兵檢查影响的父亲，就变得愈胆小。阿顾知道了对方的名字叫埃利·梅耶。原籍是波兰的卢布林，是在第一次欧战以后加入法国籍的。

“我曾接受过动员令，我象所有的法国人一样打过仗，可是現在却把我当做外国人、流浪者来看待。”

“还有一段不愉快的時間要过……德国鬼子下命令，我們服从他，这种情形不会永远繼續下去的。”

到了尼斯，阿顾按照首飾商人嘱咐的話，从車站食堂走出了車站。他的旅行皮箱对他來說可真是太沉重了！这只小皮箱是他用自己的官銜頂了一下才躲过宪兵搜查的，它在把他拖到什么样的危險境地啊？

在充滿阳光的廣場上，梅耶一家人由一个青年人陪伴着迎着他走过来。

在走过的时候，那位父亲把亲戚介绍给他。阿顺顺便向他打听一个地址。

“既然您在本地没有熟人，那么就请过来看我们吧，这会让我们很高兴的。”那位亲戚对他說。

少校离开了他的新朋友向着海滨走去。他为这里一切人和事物所具有的快乐气氛而陶醉，为周围环境发出的光辉而眩惑，他忘记了过去的幸，忘记了圣爱田可怜的住处和空着的钱袋。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他走进散步道上的一家旅馆。

“我要一个朝着海的房间。”他要求。

开饭了，虽然尽是一些本地的粗食和一些名字好听可是没什么东西的菜，却另外加了几样特别的小吃，这些是菜单上所没有而开起帐来价钱很贵的。在饭后吃点心的时候，茶房还送来了一支雪茄烟。

“嘻！随他以后怎么样！”他在点着烟时心里說。

他象往常一样，毫不拖拉，很有条理的，想把受委托的小皮箱送出去。按照开示的地址，他很惊讶地发现这位外甥至少跟那位舅舅的岁数一般大，而且很亲热。

“老兄，我已经很不放心了。来了一封电报说你来了。你在路上没出过什么麻烦吧？”

“险些儿！宪兵查过火车。”

“这个我已经听说了。我不去那里，做得正对。你是怎样脱身的？”

“当他们知道我是个官员，从前的陆军少校，带着荣誉勋章，他们就没有开我的箱子。”

“好运气！里面的东西值两百多万法郎。”

阿顾开始明白了。

“我看出您是有全副装备来干这类运输事情的，”对方眨巴着眼睛接着说。“舅父是个聪明人……他晓得怎样从窝里掏出稀奇的鸟来……请等我一忽儿，让我来查对一下。”

阿顾听到门后头有黄金发出的玎玲玎玲的声音。那个圣爱田的黑市商人利用了他的天真老实，而他呢，这位从前的陆军少校，竟庇护了他的私货！他愤怒地握紧拳头。那位“外甥”又回来了，笑嘻嘻地，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帳是对的，老兄。这是你的好处。”

阿顾呆住了，迟疑了一下，把信封装在衣袋里，这时对方跟他小声说：

“等你回去的时候，跟我打个招呼。我还会有更有趣的东西……”

阿顾坐在沙发上，面对着大海，打开了信封。信封里装着两万法郎。他一时喘不出气来，喃喃地说：

“象这样跑个三十趟，我以后的日子就可以不发愁了！这是叫你别再做老实人！”

什么事都是开头难。往后，阿顾要决定进入他的时代。难道各处的盗贼不是有组织、受到认可、保护和鼓励吗？从基勒贝儿，那个海盗似的冒险家，勒索犹太人的骗子手，到抓紧机会剥削傻瓜们的首饰商人，从在火车上偷行李的扒手到诈骗财物的宪兵，从极端穷困迫使他接受两万法郎的廉洁公务员到贪污的部长，所有的人，从最低级到最高级，按照他们可能做的和他们所属阶级的限度，都在跟法律开玩笑。他们在这



个社会所变成的大贼窝里，专干不正当的交易，统治着金錢和良心的黑市。只有倒霉的混蛋，可怜鬼，叫化子，他們生下来就是为了永远排队伍，期望得到一种奇迹般的神粮，温順地等待着上帝的保佑。可怜的一群傻瓜、笨蛋、胆小鬼、耳朵軟的人——叫人給剪了毛的家伙……为了免得淹死，就必须走上这条做海盜生意的大船，在这条船上，騙子和叛徒都是部长、海軍司令，目不識丁的人当报社社长。出卖节操和掠夺，在扒手的市場上胜过一切。而继续做好人的就得餓死！

現在，他要去尝尝这种生活，去領略領略快乐的滋味，去安安逸逸地享受一番，就象那些躺在沙发里，躺在豪华的大旅館的睡椅上，面对着波光閃閃的大海的暴发戶們一样。为了进入这个才望到一点边的天堂，他会去完成許多奇迹。象这样的好机会是千載难逢的，他要抓住它，不让它溜过去。別人都成功了：現在輪到他了。他也会显示凶猛和大胆。他会把犹太老板，連他的職員和會計都赶出去。要他这样一个人，由于战功带上勳章的陸軍少校，百分之百的法国人，来取得一个靠剝夺其他法国人发财的外国人的地位，来占有他的好处，这不是很合邏輯的嗎？只要到了那个地位，他也会跟任何人一样能干。他跟犹太人比，为什么会沒有商业上或金融上同等的才能呢？

他逍遙了整个下午，在一片把石子卷到他脚下的波濤跟前，晒晒太阳，心情恬适愉快，在一种享受的麻痹状态中迷迷糊糊。

旅行和情緒激动使他很疲倦。他一吃过晚飯就去睡覺了。他做了許多奇奇怪怪的梦，梦见他做了一家大商店的老

板，商人和身穿軍裝的宪兵都向他行禮。架子上都摆滿了要打开的箱子，他发现在每个箱子里，都躺着一个象布娃娃似的人：他的妻子佩戴着許多珠寶首飾，身上穿着新奇的袍子，式样挺别致。牧师头戴大礼帽，衣服上綴滿了鑽石星花，他們跑出来替阿·顾打开禮拜堂的大門。在主显节<sup>①</sup>那一天，他跟妻子吃了一只由那个首飾商人送来的蛋糕，他們在蛋糕里又找到了他們的結婚戒指。至于基勒貝尔，阿·顾发财很使他看得起，邀請阿·顾上他的汽車。他們来到一处边界的地方，稅关上的人叫他們停車，基勒貝尔一踩油門，他們冲倒了柵栏，撞伤稅关上的人，一下子就从桥上闖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阿·顾就出門寻找金羊毛<sup>②</sup>去了。

他首先往邮局去了一趟，給他的妻子汇去一万法郎。他在汇票的背面写了这么几个字，做为簡短的捷报：“一个开头！”

他很快就到了犹太人事务管理处的办公地点。

他在等候了好半天以后，被領进了一間华丽的办公室，他见到了一个說話帶南方口音、漂亮却显着粗卤、目光很不老实的青年人。

这个青年人把阿·顾放在他面前的那封信看了几遍以后，他交叉起两条腿，点着了一支香烟，摩弄一下他那条褲子上烫得很挺的折痕，問道：

---

① 主显节：一月六日祝耶穌出現的节日。

② 金羊毛：希臘神話。上古时黑海东岸，科尔西得国王藏金羊毛于一神圣的丛林中，有巨龙看守。英雄雅松率其徒五十余名，乘阿高船远征其地，夺取而归。

“你准是跟部长認識吧？”

“不，但是我有几位跟部长很接近的朋友。我是陸軍少校，我想，对于我被任命的差使，我的官銜和我的勳章就足够做保證的了。而且……”

他的話被两个系着华丽的領帶、在上衣的小口袋里插着花手絹的青年人打断了。这两个青年人对他一点也未加理睬就过来跟那位管理处主任握手。他們滔滔不絕地开始了一篇很长的报告，中間还夹杂着难懂的黑話，报告里談的是受搜查的犹太人，金币，冒充警察，真正的珠宝等等。他們毫无禮貌地坐在写字台上，談話每到重要的节骨眼儿就嘻嘻哈哈大笑一陣，或是拍起大腿来。一直到他們讲完了，那位管理处主任才站起来。

“随我来，”他对两个青年人說，“我有一件紧急的公文要給你們看。”

他轉过身来向阿願說：

“請原諒，我只要一忽儿的工夫。”

三个人从一个暗門走出去。阿願很生气地站起来，看了看墙上挂的几幅漫画，随后又看了看排在书架上的书籍，都是关于国民革命的书籍。他听到門背后有窃窃私語的声音。他們談起一个朋友，等着派他做财产管理人的命令一直没有下文。

“維希政府給我硬派了这么一个少校来，一个因为好色过度弄成死魚一样嘴臉的老混蛋……”

阿願沒能听清楚后面說的是什麼。这时街上有一輛卡車駛过去。他听到一陣陣忍住的笑声，又听见一些毒辣的話：

“應該叫他向后轉，这个老廢物……我們这里用不着密探……頂要紧的是赶快弄到罗伯尔的委任令！”

这位从前的少校吃了一惊。他們說的原来是他……而且用的什么字眼啊！这三个无賴已在計劃要免他的职了。但是他不会让人随便对付他的……他有維希政府給他的正式委任，他們无論如何总得給他一份犹太人的事业去管理！

当阿顾又坐回椅子的时候，門开了。那位管理处主任一个人走进来。

“咱們来談談，你是在維希有几位朋友嗎？”

“唔，不錯……而且地位都很高！为什么？”

“不为什么……是想知道也許咱們有共同的熟人……”

阿顾沒有答話。心里想就凭基勒貝尔的权势，一个在巴黎跑跑飯館的人，准不会唬住这些无賴。頂好还是拿象謎似的緘默作掩蔽，这样威胁的力量倒更大。

对方沒有坚持，又繼續說：

“你来得太好了。我們的工作很多。維希給我們派人来正是时候。我这里有一份犹太人的事业等着人来已經好久了。它对你再适合也沒有了。你对裁縫这一行的事熟悉嗎？”

阿顾吓了一跳，搪塞地說：

“熟悉也不熟悉……这要看实际情况……”

“哦！这里边沒什么邪法……你很快就会熟悉起来的。我把案卷拿給你。”

他又从那扇暗門走了出去。阿顾又听到一陣窃窃私語和笑声。

“我这里有一个适合你的事情。”那个青年人再走进来的

时候說。“一份很安全又挺好的小事情。”他帶着一種不安的微笑，露出他那一嘴小狼似的白牙齒，補充了一句說。

他打開一個挺薄的封套，里边裝的是各種文件。

“這是人們叫做最穩當的一個差使。沒有危險，沒有意外，當然也沒有驚人的利潤，另一方面，却絕對靠得住有一筆小收入，但是也很夠了。一家座落在兩條熱鬧大街拐角上的大店鋪，都是老主顧，名氣雖不是環球皆知，但是也很穩固，一個字號的牌子就值不少金條：‘好裁法’！你再看看這家字號的商業傳單，店主是一個叫約瑟夫·培金的。”

他從那只封套里取出一些單據，發票，一些在角上都印着商號名稱的信封，用的是現代雕刻體的大字，並且是兩種顏色。

“這是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的營業數字……這兩年里就有一百多萬！用不着費工夫去看別的数字，它們跟這些傢伙的一切帳目相同，都是假造的……你是會看資產和負債對照表的。一點也用不着去注意一般營業費、雇員的薪金和發票什么的，那些發票只能證明這些猶太人狡詐刁滑和他們關於数字的一套本事……我想你不是昨天才從天上掉下來的，你總不至于讓那個人牽着你走吧。直截了當地拿過他在店里的位子來，親自接待顧客，或者雇用一個內行的經理人，一個選定的裁剪師傅，緊緊地看住錢櫃，那麼，你就會看到一份在一九三九年營業收入達到五十萬法郎的買賣，它在今天——再加上所有的巧辦法，一面徹底榨一榨培金，叫他把隱瞞起來的戰前物資吐出來——做到三、四、五百萬法郎，絕對沒有問題。你拿到的錢不能少于百分之十……要注意再用上

一点手腕你就会弄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这一来你个人每年至少也会收进五十万法郎。正象咱们开头谈的时候我对你讲过的那样，真是一个最稳当的差使。”

他在那堆文件里翻了一阵，填写了一张印好的文件，在上面签了名，盖了印，然后把文件递给了阿顺。

“这是你的委任令……祝你成功！不必迟疑，去大刀阔斧的干吧。犹太人是财主。”

他递给阿顺一本小册子，就把阿顺一直送出了大门。

阿顺决定下午就去接收他的商店。他走进了一家挤满顾客的餐馆，等了好久才把饭开上来，吃得极坏。他随便看了看管理处主任交给他的那本小册子，是一种优秀财产管理人的手册。他得到了有关他应享权利的知識，而且他很高兴地晓得他还可以预支。

“那我就决不客气了。”他心里說。

他按照开示的地址，一下子就看到了那家店舖和它的招牌。这家店舖就凭它占在拐角上的那一面，几个嵌着巨大玻璃的长橱窗，现代化的装饰、两个浅颜色的做成疙疙瘩瘩模仿榆树皮的门面，外观确实很漂亮。在橱窗玻璃上，写着在这里可以讲英語、德語和意大利語。那位管理处主任并没有騙他，这是一家大买卖，一家专給富人做衣服的服装店。

他正要走进的时候，又迟疑了。就凭他从来不曾跟商店老板打过交道，又完全不懂剪裁和縫制衣服，他怎么能闖进去，在里面发号施令呢？他有什么权利要把这个人赶走，这个人可能为了弄到这个店舖并使它兴隆起来而劳苦了一辈子呢！

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真傻，這是法律呀。既是有猶太人就需要有管理猶太人財產的人。活該他們倒霉！我不干，別人也會干……”

這位從前的少校自己想清楚了，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便走進了這家商店。

店里非常寬闊，空蕩蕩的。連那些高大的櫥木架子、光滑的長櫃台、各有掛衣服架子的衣櫥等等也都是空空的。鏡子都很干淨，店里沒有塵土，說明他所走進的店鋪，雖然櫥窗、陳列台、架子都是空的，但還是有人收拾的。

儘管門上的門鈴響了半天，但是沒有人出來。他喊了一陣。最後，那個通向店鋪後部的門開了。

“哦！火車上的那位先生！……爸爸！爸爸！快點來呀！”

埃利·梅耶匆匆地跑出來：

“您真是太好了，您來了，接受舍親的邀請……他會多么高興呀！”

阿厥還沒來得及張嘴，梅耶的一家人就把他包圍起來了，一陣又一陣異常高興地歡迎他。

他很驚訝，轉着圈子跟大家一一握手，嘴里說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話，糾纏在一些雜亂無章的句子裡。

“是，是……我太榮幸啦……不過請不要麻煩……我改天再來。”

一個禿頭頂、大肚皮的矮個子，也跟着出來了。他的妻子，穿戴着全副盛裝，陪在他身旁。

梅耶對他說：“這就是我們跟你談起的那位少校。”

“高興極了，我的少校！”裁縫大聲說，“您使我們感到光

榮之至，您來得正好，正趕上結婚喜宴！您要跟我們一道吃飯。”

他們幫他摘下帽子，脫掉大衣，放下公事包。阿願不願意放開公事包，因為里面裝着培金的案卷。

“哦，不，它使您太不方便……請不要怕，放在這裡，一點危險也沒有。”

店鋪的後部挺寬闊，光綫很好，顯着特別干淨，但是擺了很多不值錢的家具，還有各種樣子奇怪的小裝飾品，有些是金屬的，有些是玻璃的或是瓷的。牆上挂着幾幅彩印畫和幾張衣着很特別的人物的放大相片。桌上鋪了一塊非常白的台布，擺着很多盤子、玻璃杯、水晶杯、裝色拉的大盤子和各種裝滿食物的碟子。好象店鋪不見了的全部財富都花在那上頭了。這家的主婦為了慶祝這個好日子一定把她的餐具架，碗櫃，菜櫥，都搬空了。

大家正在吃酒席。那位父親把一只椅子推到靠近年青新娘的左邊，阿願，雖然一再拒絕，却不得不坐下來。

“請隨便吃吧！已經很遲了，您該覺得餓了。”培金太太大聲說。

阿願只好從命，在這艱難的年代里，連着吃兩頓飯也可以，尤其是，如果頭一頓飯是在餐館里吃的。他贊美菜的豐富和特別，恭維主婦的能干。

“啊！先生，為了這一頓飯，對於我們可真是一個問題……為了弄到這麼一點東西可真不容易，真費了不少勁！您喜歡吃這些餅嗎？”

“喜歡，這是什麼餅？”



“我們叫做瑪載<sup>①</sup>。是用沒有酵母的面做的，而講起傳統來，是要回溯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段老話的。”

桌子的頭上，坐着阿順方才跟他握過手的那個可憐相的人。他在响成一片刀叉聲、狼吞虎咽的舌頭卷動聲、嘴巴骨的巴噠聲和心滿意足的吸鼻子聲當中，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句話也不說。當阿順順着他的方向看他的時候，年青的新娘笑着湊近他的耳邊悄悄地說：

“他參加婚禮，但不是我們家里的人。”

少校有些弄不懂。

“這是父親從猶太人會堂里領回來的 Oirech（流浪者），是 Schamech（會堂里的僕役）介紹來的一個窮人。”

阿順顯出很感興趣的樣子，可是一點也不理解。

培金說：“總不要忘記受苦的人。你們翻開《聖經》。當《聖經》上講到宴會的時候，總有這麼幾句話：‘讓貧窮人、孤兒、寡婦和異鄉人與你們同享歡樂，如同你們自家人！你們蒙上帝賜福，就要和被遺棄的人分享上帝賜的福。’”

在吃過一道雞蛋湯以後，他們給少校送過來一些填餡的鯉魚，這是他頭一回才吃到的，還有一些肉，一塊糕餅和幾只水果。

“這頓飯破費了不少的錢哪！依我推斷這家買賣一定很

---

① 即逾越節面包，亦即猶太人在逾越節吃的無酵面包。逾越節，是猶太人的紀念節，即猶太曆的一月十四日，在晚間舉行，并可延長至以後的八天，時間在一般的三、四月間。相傳上帝夜間巡行埃及，击杀每家的長子，逾越以色列人的家而不入，因此此夜為紀念節（見《聖經》《出埃及記》第十二章）。

兴旺……”

完全不是这样。培金来自波兰，定居在尼斯，他在一家大商店里做裁衣师傅，他独立开店以前曾经工作得很艰苦。战争逐渐地又把他逼到开头时候的地位了。

“我没有把料子藏起来，等着涨高价，而是继续供应一直用到我最后的一米为止。很快地，我便耗尽了我的资本，不得不退而做些翻旧衣服的活儿……但是我挣的钱已不够过活，而我所欠的债呢，又不断地增加。我卖掉了我的缝纫机，我妻子的首饰和家具……”

阿顾一边听，一边摇头，好象也在跟这家主人一同感到失意。他回忆起那位管理处主任眨巴眼儿和门后头的一阵阵笑声。他再一次地受人骗了。

培金接着说：“为了办这个俭省的婚礼，我把最后的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都用光了，还是干脆漂漂亮亮地结束了算了！我们明天将要在哪里呢？也许在德国，在一个集中营里，跟这个孩子的父母在一起……”

培金指着一个阿顾以为是这家里最小的孩子说：

“可怜的孩子！当警察来逮捕他父母的时候，我们把他藏起来了，我们保护了他。他天天都在问起他父母的消息……假使同样的不幸也落到我们的头上，他将怎么样呢？”

阿顾深受感动，想着穷人们这种不朽的侠义精神，他们让人分享他们最后的一点资财。这说明在微贱的家庭里，就象这户人家似的，才仍然闪烁着理想的和仁爱的小小火焰，幸亏有它，我们才能对人类不致绝望。

培金接着说：“正因为我们在走下坡路。所以德国人想要

我的命，法国人想要我的店。我知道一个产业管理人该要来了，并把我赶出去。啊！我不喜欢这些靠吃死尸养肥自己的乌鸦，不过那个家伙，我倒想看看他在清点财产时的那副嘴脸。他自以为叼在嘴里的这块奶酪是生满了蛆的……”

阿顾觉得很痛，玩耍着自己那只叉子。

“对邻居们来说，”培金继续讲，“这桌饭是结婚的喜宴，对我们来说，这是送别的酒席。我们是在作乐，可是我们的心却快要碎了。我们仓卒地举行这个婚礼：就在明天，我的儿子便要离开他的妻子。他是被义务劳役局召集去的，不过他会逃跑的。”

少校表示赞许。

“他做得对。若是所有的人都拒绝……但是您的儿子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抵抗的人所去的地方……”

阿顾望了望那位两眼含泪的母亲。

那位母亲说：“除了去服兵役以外，他从来没离开过我们。现在他又要走了，天晓得是什么地方，在荒山野岭里……没有屋子，没有火，在冰天雪地里，他怎么能吃得消？他的身体又那样软弱！再说呢，又有坏人，告密的和伪民兵……”

“只有这么办！”那位父亲大声说，“若是被带走，那就是死。”

“不要哭，妈妈。我会回来的，我有把握。”

儿子在吻了他的母亲以后，转身向着阿顾。

“我的少校，我不是会回来的吗？我的义务不是去找我那些同志们吗？我从德国人的战俘营里逃出来不是为再去做俘

虏。我們要同法国一起获得解放，不然我們就为法国死！”

少校站了起来，把两只手伸給这个青年人。

“若是我有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能象你这样讲话！”

青年人以热烈地紧紧握手回答了他。接着一层忧郁的阴影掠过了他的臉。

“为我，这不算什么。我只是尽我的义务……但是还有我的父母，我的妻子……”

阿顾仿佛又看見了那些凶猛的鷺鳥：基勒貝尔、尼斯的管理处主任和他那些青年朋友，所有这一伙匪徒，都向地面上猛扑下来，敲詐勒索……是啊，他的父母和年輕的妻子，比起这个拒絕給德軍出力的爱国者，是更加沒有防御、更加危險了。他向周圍看了看。埃利·梅耶蹙縮在椅子上，培金太太哭哭啼啼，父亲很忧郁，儿子显出决心的样子，新娘子的态度是逆来順受。只有那个穷人繼續吃光盘子里的东西，对一切都不注意，另外两个小姑娘低头向着那个孤儿，正給他讲故事。

“怎样来拯救这些不幸的人呢？”阿顾深深地喘了口气，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說：

“朋友們，請允許我称呼你們是我的朋友……你們还没想到，在这个你們受到注意的城市里，那些威胁你們的危險吧！請听从一个了解他自己同胞是怎么想法的人的忠告……尽你們可能把东西都卖掉，折价卖光，直到你們最后的一把椅子，直到最后的一只盘子，直到一些最珍貴的紀念品……卖完了，偷偷逃走……远远地离开这里，不要到游击队那里去，因为你們做英雄的时代已經过去了，只有到边远的乡下，一个不可想象的破地方，一处沒主的田庄，一个岩洞，一个井坑……让人

們再也見不到你們的踪迹，讓人們認為你們都已經死了！你們要改變身份，改變服裝，改變面目……而且不要等待，不要說：明天還來得及……因為，明天就太遲了！”

阿願站在那裡。幾位主人心情不安地直發抖，都在望着他。他們從他沙啞的喉嚨，從他炯炯的目光，從他打哆嗦的姿勢，明白他講的是真話，他完全知道這件事，他已得到了消息……少校因為要給自己的話增加分量，突然向衣袋里摸索了一陣，拿出一只皮夾子，從里面取出十張一千法郎的鈔票，放在桌面上。

他向那位年輕的新娘說：“喏，這是我送的結婚禮物……你沒有權來拒絕它！這是一位參加過凡爾登戰役的老少校，送給一位為解放而鬥爭的青年人的旅費……”

主人們把他圍在當中，吵吵嚷嚷。他不要再聽他們了。

“我完全有權奉送我這一點禮物……咱們不要再談它了！我的朋友們，你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安排……在偶然的情況下，我們碰到了一塊，可見偶然之間，可以發生很多事情。現在是我們分手的時候了……要忍耐，要有勇氣，我們會再見面的！”

兩家人包圍着他，感謝他，強要他再留下來。他慢慢地離開他們，拿起了自己的公事包、大衣和帽子，向着門口走去。在出門以前，他又最後一次回過頭來，舉起手揮了一下，向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告辭。

他到了旅館，扣緊旅行箱，離開了幸福會在他夢中顯現的那個房間，付清了帳，趕到了火車站，剛好趕得上火車。

節節車廂都是滿滿的。看樣子他要在三等客車的走廊里站着過夜了。他又回到自己苦難的境遇里，又回到自己的生

活里。昏黯把一切形体和色彩都淹沒了，火車越过了一帶漸漸消失的理想乐土，在黑暗中急駛，一切光輝和景色所形成的幻影都已化为烏有，只剩下一片沒有月亮的黑夜……

“还有我答应寄的橘子和檸檬的包裹呢？”阿頤在想。“真倒霉！……我怎么向我那口子交代呢？”

## 接管的时候到了

这家工厂是大战的产儿。可并不是这一次战争、正如聪明的人都管它叫做“奇怪的战争”中诞生的，而是在前一次，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也就是曾被不少天真的梦想家和可怕的厌世者、各持相对的理由、称为“最后的战争”的那一次大战中诞生的。

它诞生在法国的国土上，在砂兰德省境一个幽美而宁静的角落里，在葡萄园和牧场当中，位于一个微斜的坡地上，靠在一个边缘上飞溅着泡沫的小海湾的深处。它父亲是美国陆军部，母亲是西方联合公司。

在它出世的那天，有大群身穿卡叽军服的白人和黑人，象一群蝗虫似的，来到了绵延在铁道与公路之间的广阔田野上。工兵在给地主们看过征用土地的命令以后，便赶走地上的牝牛——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牝牛一向望着火车打这里经过——拔掉能生产一种著名酒精的老葡萄树根，拆去围墙，开出一条条道路……接着，在海鸥和水鸟愤慨地瞪得滚圆的眼睛底下开始了他们的工程。海鸥和水鸟在天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叫声。在一片蚂蚁似的人群中间，在一圈一圈的黑烟和许多嘈杂的声音当中，象凿岩机噗噗的气喘声，搅拌机的骚扰声，一阵阵的哨子声和那些嘴里没个完地嚼着橡皮糖、害着建

筑狂热病的美国佬的喊叫声，呼唤声，咒骂声……许多新奇的机器借着自身钢链条的力量颠簸着向前开动，挖掘着、动摇着、翻耕着土壤和小石子。

十九世纪欧洲的移民们征服过美国大西部，如今美国大西部正在报复他们。象大竖琴弦般的铁轨很快就同铁路线接合了。由木格架子，块状建筑物，起重机，工程构架等形成的一片森林，树立起许多形状不一的桩子，将金属的粗枝和细枝，直伸向漂洋过海而来的浮云。运货的船队，悬着星条旗，驶进附近中世纪的老港口，把堆积如山的箱子和叠得象金字塔的囊袋卸在一个个码头上。一行行卡车和铁路货车的无尽行列，沿着挨近工厂一边的公路和另一边的铁道，开进一个广大的屋顶底下。在屋顶上的最后几个瓦工，看来跟蝇子那么小。箱子打开了，里边是各种机器的零件，有车轮、车轴、弹簧、自动卸货车、小横梁、装在车台前后的防冲器、钢梁、象是一套给大人们玩的玩具机器模型零件，各部分应有尽有，用它们就能装配不同式样、多种颜色的铁路货车……这些货车联成整整的长条，被喘息着的车头拖着或是推着，从工厂的一头出去；另一头，空的卡车和铁路的台车又向港口开回来。

战争结束了，这座工厂传出的齿轮声，钢铁板响亮的撞击声和铆钉钉接器的联串打击声，继续充满周围的田野。它的父亲，美国陆军部把它放弃了，可是它的母亲，西方联合公司，却继续加意地照看它。当时法国的工厂不是受到破坏，便是情况很糟，机器设备都是又破又旧；西方联合公司却豪迈地继续装配和出售车辆。车辆是以零件的方式装在货船里，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于是许多军工厂的股票都贬值了，而西方



联合公司的股票却继续上升……直到有一天，在一項神秘的金融协定以后，这座工厂便受国际臥車公司的控制了。其实它就是普尔門公司，因为嫌它的名字美国味太重，所以改成现在这个比較带有欧洲风味的名称。

这个老港口和附近一带的那些有幸运从战场上回来，现在又可能組織起来的工人，在新工厂雇用职工的办事处門前排成了长队。等审查了他們的証明文件，尤其是他們的技术能力以后，便准許他們去参加装配臥車、客車和餐車，可是他們和自己的家屬永远也不会坐这种車子去旅行。

工厂象是个年青的巨人一样在成长，变得强壮、結实。它在牧場和葡萄园中間向外漫溢扩展。一个到处是漂亮平房的市鎮，那是留給技术人員們住的一片房子，在林蔭道上一簇簇树叶从中間，添上一些由紅瓦形成的鮮明斑点。

一切机器、发动机、零件和原料，现在都是从法国或欧洲运来。只有厂长一个人是美国人，他生在苏格兰，父母是澳洲、印度或埃及人。一切曾从新大陆傳来的經營办法都照样保留下来。这些經營办法，在工厂关門停工的长时期內，容許一种薪水特別高的策略，使得当地其他的一些設備坏、生产方法落后的企业和造船厂的老板們，都非常憤慨。

一九三九年的战争把工厂弄得天翻地复。自从被征用以来，一切乱七八糟；尔虞我詐、无秩序的状态居于专橫的地位。工厂的設備原来是制造火車的，现在却决定要它生产驅逐机和轰炸机。当把厂长調到會計科(战时福利科)里的时候，就有許多不同身材，不同年龄，不同官級，穿着各式軍服的軍官，带着他們的自滿，他們的低能和他們自相抵触的命令，分布到

各个車間里。把有专门技术的工人遣送到前线或者不知道的地点去。而跟上边有关系的肉商、公証人和小地主們，来接替了他們的工作。大腹便便、头发斑白或是身体細长、头发发亮的职员，做散工的工人和双手細白的临时工人，都勇气十足地开始工作了。经过六个月頑强而又不順手的努力以后，亏了在進行装配的最后时刻，把設計图紙改进了一下，才算制出了几个式样古旧的飞机机身。于是，工厂全部装备起来，又准备了大量的原料。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德国人：一切都为他們預备好了。

肉商、公証人和小地主們很快就都解职不干了，而从前那些有专门技术的人，被工厂和他們的家庭吸引着，又都回来了。許多失掉船的水手，許多从破坏了的的城市迁来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許多被移民的大浪潮留在当地的外乡人，都同他們合在一起。这些人，他們都在为自己餓空的肚子找碗飯吃，为自己閑着的胳膊找点事情干。

管理处覺得自己对股東們和失业人員們負有責任。受着使法国資本多获厚利的这份爱国苦心的驅使，管理处便去找定貨。办工厂的目的不是为了賺錢嗎？沒有工人哪里来的利潤呢？但是沒有定貨也就沒有工作給工人做。現在可以定貨的只有德国人。这个責任是很清楚的。于是，滿心欢喜的占領者和很懂事的順民中間，很快便建立了协定。工厂又开起工来。

馬上，就是管理处的黄金时代。它面前的一切困难都消除了。新主顾接受定价絕不討价还价，付的是法兰西銀行漂亮而全新的——非常新的——鈔票。缺少工作母机、发动机、

燃料嗎？德國人就到鄰近的工廠去拿，並且給送來。原料都優先從歐洲的各個角落先後運到。想要工人嗎？上刺刀，占領者就到人家裏去抓，把工人整車整車地裝來。這對工作够多麼方便！尤其是多麼厚的紅利啊！資本的大樹從來沒有結過這樣多的果實！不受稅務吏的檢查，不繳稅，不受法國新政府的一點限制！不再有什麼工會，不再有罷工，不再有任何荒唐的增加工資的要求，而只有一個官方的、強迫的工會，在維持命令和服從……由於階級之間的和平而建立起來的紀律，這樣的興隆，這樣的和諧，就是在第三共和國<sup>①</sup>最繁榮的時期，也沒有人會相信這種可能……確實是黃金時代！

舊任廠長，人們都稱呼他的綽號叫卓尼的那個美國人，已經由一個陌生的大高個子、名字叫博雪、臉紅紅的蘭德斯人接替了。

工人們嘲笑說：“這一着真高！”新任廠長開始同業務部門和車間的一個個頭子接觸，親自視察了工廠，向看守人和監工問話，這樣了解過情況以後，就派人貼了一張用打字機打的條子。在這張條子上，他訓誡全體人員說油水好的時期結束了，清苦的時期就要開始。不容許對企業的順利前進有一點損害，不准再談論加薪的問題。凡是曠工和遲到，都要受罰。最輕的處罰，是立刻解雇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可怕的後果。工人們一邊讀布告，一邊彼此交換幾聲冷笑和小聲發表的意見。難道這就是政府所說的反對托辣斯的鬥爭嗎？從第二天起，管

---

① 法國第三共和國於1870年成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失敗而告終。

理处就把三十来个工人叫去了，把他們馬上解雇而且逮捕。工人們抗議，要求讓他們回家去拿点吃的和衣服，不料，拳头就捶在他們的臉上，枪托子打伤他們的腰部……当第一辆載着他們的車輛开向德国的時候，他們的伙伴，一个个低着头，斜着眼睛，咬牙切齿，憤怒填胸，繼續推着銼刀或是看管着机器。

到別处去作工？全国範圍，無論哪里，都在为占領者工作。离开工厂，对工人來說，就是交还保护自己不受流刑的身份証。只要出頂小的一点事故，在第一次抄查的時候，他便会被装在运牲口的貨車里，遣送到萊茵河的对岸去。

职工們經常受着解雇的威胁，显出一种无比的順从。在工厂鎖門前五分钟，無論是在机器或工作台的前面，每个人都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不再有人在廁所里吸烟，不再有人乱讲话，对于一切加班加点，討厌而肮脏的劳役，无理的罰款，調換工作或車間以及降低薪金等等，都不发牢騷承受下来，所有这类事情，若在从前，都会引起乱子或罢工的。

警察局的巡官象工人一样由內政部雇用和发給工資，他們拚命去发现各車間里的破坏分子，要把一切計劃尚在萌芽的時候就悶死。这些警官，又肥又大，都够得上遣送出国的条件；他們要保持自己的职位，就同一种不断再出現的、想象中的秘密組織作斗争，来証明自己在工厂里是需要的；他們不倦地进行着斗争，随时消灭領導运动的人。只要看見任何可以引起誤解的手勢，飯厅里的一点拥挤，一个他們不熟悉的面孔或名字，便会使他們在嫌疑犯的名单上多記上一个不幸者的姓名。

工人們在这些奇怪的牧羊人銳利的眼光下，变得和綿羊

一样温顺，被关进栏里，做上标记，编好号数，他们终于真的跟羊很相似。他们具有这些和平动物的许多特点，眼睛没有神采，老是呆着不动，没受到威吓的时候，走路的样子总是迟缓的，当看守的狗向它们扑过来的时候，就糊里糊涂地慌作一团。

德国的专家们，对于这些经常精神麻痹、迟钝而愚笨的头脑，完全缺乏理解力，表示愤慨，直发牢骚。

他们私下谈论：“他们比黑种人还要没知识，比牛还要执拗，比猪还要愚蠢！啊！他们的样子很顺从，好象诚心诚意，可是他们确实什么都不懂。有时候，他们站着睡觉，有时候，如果一催他们，他们就会把工具或是机器弄坏。没有一点用处……战争结束以后，这些人简直没法训练。须要教他们使用自己的手和自己的腿……我们现在算明白了他们为什么没有飞机、坦克，又没有步枪大炮的道理了。就凭他们这样的速度，他们不应该制造出很多东西来……”

德国人中间有会说几句蹩脚法国话的，便在申斥这些殷勤地赞扬他们的笨家伙。

“噢，是呀！我们有许多要向你们学习的，哎哟！我们将永远也学不成功。你们会先死的，我们赶不上。不管怎么样，我们尽自己的可能去做，尽我们的一切可能……若是我们的头脑迟钝，胳膊僵硬，两手麻痹，这可不是我们的过错……哦！若是我们在法国能够找出一位元首，人们都象你们一样晓得怎样举起僵直的腿……可是法国人在自己国家里永远也找不出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有几个——可惜太少——的确试着模仿你们，不过这都是些不堪造就的学生，他们不能使人称

贊，只是引人們發笑罷了。頭一眼看上去，你們就看得出不是德國人，而我們呢，也看得出不是法國人！”

面對着這樣恰當的回答，那些教育人的人擺起了架子，受教育的人表示得更加低聲下氣，更加愚蠢。

一位德國工程師在銼床上試驗一件稀有的、用特殊鋼制的工具，那個銼床工人表示很驚奇，連連發出贊嘆，肯定說在法國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鋼……只見白熱的切屑，象手指般厚，從旋轉的機件里出來，無論是工具的鋒刃或硬度都不受傷害。啊！德國的技術多高明……多奇妙呀！工程師於是走進他的辦公室，象孔雀一樣驕傲，胸脯挺得高高的。不到五分鐘以後，那個銼床工人就來了，垂頭喪氣，帶着局促不安的神情……不等他張嘴，對方就已經明白了。

“Verfluchter Kerl! (該死的東西!)你把工具弄壞啦!全工廠只有那麼一件……在德國的工廠里，一件工具要用上許多年……不，跟這群粗野的家伙實在沒辦法!”

這個工人，面帶後悔的神情，雙手交叉在胸前，用一種要掉下淚來的聲音辯解說：

“我是照着您教給我的那樣做的……您對我說過這種鋼是會斷的……於是，因為你們很急，須要快着點，我便加快了速度，鋒刃就……”

他呆呆地站在辦公室當中，兩隻手里拿着兩半截鋼，象個才把玩具弄壞了的小孩子。

那個德國人用一連串的咒罵和恫吓，打發他回到他的機器、回到他那不好的法國工具、回到他那老一代的工作方法那兒去。

在修理車間里，情形更糟。然而，那里的工作是简单的：一根操纵杆要换，一个被枪弹或是炮弹片打穿的洞要补塞，钢铁板上的一个凹槽要矫正……最小的一点修理，比起新制一件原样东西所需要的时间要多得多。新近才到的德国人，便请来看看这种滑稽透顶的新奇玩艺儿：法国工人作工。

铁匠要补塞机身上一个洞，嘴里露着舌头，时常得靠尺子或圆规的帮助，用一只发颤的手，先要拿粉笔描出那个部分的形状。他量着所描轮廓的长度、宽度和对角线，在一张纸上复制一张草图，小心谨慎地标上号码，量了又量，重新校对两三遍，搔着头，一面象位医生听诊病人一样的认真，抚摸着那个机械……他去找上一两位同事，商量商量，陪他们围绕着一圈，找一个同样修理过的地方指给他们看，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些内行人仔细检查那个修补的地方，从近处，从远处，挤着眼睛看，好象前面是一位大师的油画，全心沉浸在这幅模范作品中，一面还用手来抚摸它……这个工人在别人面前，再一次核对他的数字，他的图样，请别人提意见……接着，他去了，过了几个钟头又回来，手里拿着剪下的、已经成形的铁片。可是它总不能跟机身的外形完全适合……于是在铁工車間和飞机中間便开始了没个完结的往来奔走。终于把铁片完全对好了。只等装上去就行了。还须要把铁片和机身都钻上洞，须要到仓库里去拿一只电钻，几只钻头，找一个闲着不用的插头，为了拿住铁片，还得有个助手。电钻不灵了，因为线路接得不好，炭精棒不行了，或是调理得不好，电线不够长，钻头不快，助手溜走了……钻洞的活好不容易才算做完，又缺少螺丝钉来把铁片“钉住”，不然就是螺丝钉太短、太长或者太

細……鉚釘又开始了同样的喜劇……汽力鉚釘器不肯动了，沒有人能在机身里拿着小鉄砧来抵住劇烈的震动……最后，鉄片总算釘好了，哦！德国人可以来檢查了……活儿做得不坏，磨光，擦亮，十分仔細，很完美——工作的時間稍微长了点，是真的，但是做得实在不錯！

这些比畜牲还要笨的小工，难道还不該用棍子赶着走么？他們的工作是把鏟床，钻孔器，轉削机下面的切屑都扫走，收拾干淨，一天不知道要做多少次，而且背后总是有人罵。他們把零碎东西装进小車子里，有碎鉄、心軸或齒輪用的螺旋鉗，工具，扩孔钻，机器制成的零件，一切在工作台或机器架子上的东西……須要消磨几个钟头，在切屑的洼坑里，才能找到为开动出事故的工作母机所不可缺少的零件。

起初，德国专家們不能相信这样的愚鈍。他們曾經給这班笨家伙一些技术教育。但是沒有人听得懂他們的話，也沒有人讲这种話，除非是为了討几支香烟，或是同他們談起俄国前綫上的困难……可是德国派来的工程师都懂法文。不过还是不行！學生們使用新的方法和程序都弄錯了。教師們徒然查遍了字典，他們找不出工具的名称，工人們所說的土話他們也不懂。实际上，书本上的語言同口头語言距离很远。辞典中的字一用在工人嘴里，就具有新的离奇的意义，最多竟变成最少的意思，白的却变为黑的了。一只小老鼠，意思是指一个女人，一头美丽的乳牛是指一个討厭的人，一块廢鉛皮是指一架最新式的飞机……法国語言的特別优点，有人还曾經向他們夸耀是又清楚、又精密，而它对这些德国人來說，却总是抓不住，尽是刺儿，設圈套騙人，在侵略者面前布置下許多暗語，象是



一支进行反抗的游击队！于是，語言上的来往就到这里为止。德国人认定法国工人对于现代工业上的方法不了解，既是法国工人满足于他們的土話，他們的旧习惯和他們的肮脏，那还是随他們去好了。

战争越延长，工厂越加强生产。先是制造分开的零件，以后又轉为生产飞机的部分。重新組成了流水作业法，与此相应地，又恢复了按件計酬，按产量給奖金和小组分紅利等办法。許多的情形都已成过去了：按钟点工作，在工厂里稍为散步，在厕所里停留好半天，在飞机机身里睡午觉，間歇性的怠工……現在任何产量的不足就妨碍了流水作业，减少个人和小组的工錢，使当局看得出懈怠的是誰。

对管理处來說，好时候也是一去不复返了。相反地并非利潤减少，而是主顾指定的、或者說命令的期限很严，对交貨加以严格的檢驗，不容許任何的借口。无論是現金，貸款，原料、油类、滑潤脂、燃料，德国人一切都供給，毫不計較价錢，甚至鼓励絕大的利潤；但是要求最高的产量，不然的話，便受迁厂的处罰。工人們的命运对管理处倒没什么要紧，他們最担心的，乃是机器被搬走，公司名字被取消，利潤被断絕。

成批的生产，正规的檢驗，使机器制造出来的零件不能有一点次貨。連最会搗鬼的小伙子也伤透脑筋。

一天早晨，一种巧妙的人为的碰电把保險絲燒断了，以致机器停了好几个钟头。管理处决定要做个样子看。义务劳役局把全体电机工人都召集了去，第二天便把他們送到德国去了。証明不称职的密探小组，由一个职业的破坏罢工的家伙尽力改組，这个人是因为德軍的占領，使他在巴黎失业的。又

从遥远的地区募来了别的电机工人，于是一切都恢复了秩序。

可是沒有維持多久。有一天下午，从各車間到厂长的办公室，突然傳开一个惊人事故的消息。一台鑄床由行車从空中搬运，在半路跟大型轉削平削两用机的旋盘头顶撞上了。这台大型两用机价值百万法郎以上，它的座子有十八米长。鑄床将旋盘和它的发动机砍掉了脑袋以后，落在座子上，把座子砸碎了。这是当地独一无二的全新机器，最新式的，它可以三面同时工作，管理处仗着有它，已經弄到一批非常有利的定貨！

厂长冲出他的办公室，連蹦帶跳赶到車間里。

“注意……博雪来啦！”

聚集在两台机器殘骸跟前的工人們，眉飞色舞，象一群麻雀似的散开了。厂长面前只有那台平削机的管理人和車間主任。

博雪大声喊叫：“这是怎么搞的呀？”

同他談話的两个人指了指天空。不是为指責上帝，而是指責在頂樓上，留在机关室里的那个行車管理員。

不用說，这样的事故是故意的、預謀的……要通过这个地方，这間大厅的整个寬度和高度都由操纵机器的人随便使用……这跟一架飞机在繞行巴黎上空的时候，撞上巴黎鐵塔，而說不是出自故意完全一样！

一刻钟以后，两名宪兵就把那个行車管理員帶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在审讯中知道这个行車管理員向来就沒有操纵过什么起重机或行車。他被工头雇来，而这个工头，同时也是密探的头

子。他的主要差使就是从上面監視工人的一切行为和举动，每天晚上报告他所看到的一切。他笨手笨脚，缺少聪明，又很迟钝，在操纵的时候慌里慌张……幸而还没有砸死过人！

这个如此简单的供述，在各车间引起了普遍的大笑。没有人肯相信它。哪有这样的事啊！管理处怎么会委托一个生手去操纵行车，去操纵一架价值相当大而且可能引起极严重事故的机器呢！没有人能相信这是一种疏忽。相反的，大家都钦佩那位行车管理员很巧。这是使一宗重要生产停顿的极大打击。比事实更有力的传说在工厂里牢固地生了根。那个学徒，卑鄙的密探，却变成了一位怠工、破坏的名手，一位勇敢的爱国者，一位与德国鬼子不共戴天的仇人。

管理处不得不向传说屈服：不管愿意不愿意，管理处只好把他的手下人当做一个叛徒，为得惩一警百，就把他当作有意破坏的人给监禁起来。

过了几天，当地的几家报纸和工厂里各处张贴的布告都宣布，那个名叫夏拜勒的行车管理员，因为破坏行为，被判死刑。

没有人认识这个在几天以前才来到本地区的夏拜勒，也没有人想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被处决的。消息灵通的人们——从来少不了这种人——讲起，他在德国人的枪杆底下，显出英雄的气概，而且是唱着《马赛曲》倒下去的。这个如此完整的光荣传说，终于在工厂的历史中取得了地位。

这是向机器设备总攻击的信号。有人在齿轮里放进螺丝钉，在机器上油的油槽和油壶里放进砂子，还有人把轴承上的螺旋套松开。电线被割断，水管、煤气管和压气力管破裂

了……甚至連厂长办公室里的設計图也被撕毀，档案文件不翼而飞……但是这种破坏的瘋狂被一种畏惧抑制着，因为每个工人对自己的机器負有責任。那个幽灵似的被枪杀的人，他的遭遇，至今还留在人們的記憶里。有一个不小心的人事先沒有檢查，便开动了一只金剛砂輪，砂輪因螺旋套松开而突然爆裂，把他打死了，有人認为这又是一次破坏的行動。

每次損害的消息，象蚊子的刺伤，都对管理处有力量，而且使它更加憤怒。經理部不惜任何代价，决心要阻止工厂拖长停工，停工即意味着工厂的死亡，它提防自己的部下，开始一种暗中的、頑强的、繼續不断的斗争，窺伺着一种不露面的而且無論哪里都埋伏着的敌人。

肃清工作不断地繼續进行。当一些被广告所吸引，或是被強制命令招来的新人开到时，一批批嫌疑分子便被送往德国的集中营。新来的人从巴黎，从馬賽，或是从波尔多来到此地，肩膀上挂着旅行袋，里面露着他們的藍布工作服。他們帶着招收工人的报纸或是用两种語言写成的命令。一位監工便把这些人帶到他們的机器跟前。在四邻含有敵意的目光下，他們占上了旧同事的位置，就在前一天，还有人跟这位旧同事开玩笑呢。

在可能的範圍內，妇女代替了男子。她們不久便占去三分之二的职位，只剩下大約一千个男子，專門技術人員。監視还要加紧。許多小戏剧性事件的回响每天一直傳到管理处，嫉妒、猜忌和好奇心都在这些小戏剧性事件里扮演着角色。打字員，電話員，辦事員，都在刺探和报告搬弄是非的話，无聊的閑話，各种各样的小事儿。这种不花錢提供新情报的自愿服

务，常常胜过那些雇用的密探。厂长由于找情妇总是在办公室的女职员当中去找，所以消息么，他也是头一个先知道。

可是破坏仍在继续发生。次数较少，但是，越来越严重，而且有些确实是可怕的。大家都猜疑那些新来的工人，他们是从几个大工业中心地招募来的，熟练现代的技术，懂得最复杂的机器，他们是专门职业的学校毕业的，可也是，无疑的，从秘密的学校、那些真正的捣蛋学院，那些革命的大学毕业的，他们是从那些大学里取得恢复博士的学位出来的……

接二连三，两台矫正用的机器都被弄成废物了。工程师们看破这是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的把戏。机器是在非常受注意，众人都看得见的地方，那个或那些罪犯要在几分钟以内完成破坏，须要懂得弱点在哪里：车床上楔牢螺旋套的钉子。这一回，管理处用尽一切办法，将这件事保守秘密，但是一面派出警察去四下探听，有什么人在谈论那两台矫正机。有两个小工和一个制铁板的老师傅被指出来。这几个人和这件事是完全无关的，甚至连坏了的机器是什么样子都不晓得，但是有人盯上他们，并经常监视他们。管理处因终究看不出什么迹象，一个月以后，做为安全的措施，便把他们通知给义务劳役局，第二天就把他们押上火车送到德国去了。

工人的脸越是凹下去，他们褴褛的衣服越是在骨瘦如柴的身上飘飘荡荡，而管理处越是强调上班的钟点、效率和流水作业进行中的速度……工厂，从基础到屋顶的顶部，被一种猛烈的动摇所震撼。甚至成群的铁鸟，从北方飞来，被警报发出凄惨的呜呜声作为招待时，也不能阻止机器的喧噪和工人反复的动作。从来没有过象这样大的利润。利润增高，一年的

工夫就抵得上这座工厂的价值。厂长，由于不睡而眼睛发红，再也不离开他的座位，营业数字令人眼花地上升，使他精神错乱。坏了的机器碾轧着、磨擦着，使用过度的马达热起来，热得灼人，男人女人摇摇晃晃地……整个工厂象个连气也喘不上来的牲口，奄奄一息。

伤害事故也在有增无已。整个的部门要停工一天，两天，到一个星期，是由于这些事故所造成：损坏的马达停啦，电灯由于一种不可理解的高电压给烧坏啦，苏打浸液槽被弄得不能使用啦，气体压榨机因汽缸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碰撞，裂了缝而毁坏啦，等等。上级的训令是，往后，默不作声，以机器设备用坏了为借口来解释事故，一面加紧追拿嫌疑犯。马马虎虎地修理一下，德国人再从别处夺来机器，而工厂在转动，永远地转动着……

在几次交货的时候，确是有了些迟慢，但即使如此，虽有些困难，而产品的完成依然是没有缺点的。收货的时候，德国人的检验；对于零件上，后来是出厂的飞机的各部分上，从来没有发现过一点裂缝，一点缺陷。

大量生产要求每个零件都能互相替换。装配工作使人想到好象填字游戏似的：随便选出一个零件就得和周围对得上、适用、接合起来既不太紧又不太松，它的镗孔跟旁边的零件都能紧密地吻合。最小的错误便妨碍了装配，装配回过头来就影响检验，粗心的和无能的罪人。

检验科，生产当中真正的看门狗，是人人所憎恨的。常常一点极细微的缺陷，便给了它严厉惩罚的机会。检验科为了一点点小毛病就把工人做的活儿给退回去——洞孔打偏了或

是打得不圓妨碍螺釘的通过，一个切口的角太寬或是太窄，金屬上有小得看不見的裂縫。遭到退回的活常常会带来或小或大的戏剧性事件。一張紙条通知監工的，副張上交給管理处。工人應該把活儿重做，沒有報酬，如果这錯誤不致使成批的活儿不能使用，用不着把它扔到碎鉄堆里去，扔到熔鉄炉里去改鑄，那已經是万幸了。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便是无情的訓誡，大发脾气的臭罵，用脚踢一頓，最后解雇的序幕。工头、監工和車間主任，被紅利的減少刺痛了心，便加强对罪犯的打击，罪犯尽力地找借口：导杆調整得不好，工具上有裂口，金屬燒得火候不够，按零件訂的工价太低，速度太快……不管有沒有責任，总还是要受懲罰的。女工等着拿一星期的工錢去养家活口，她們举起拳头对着檢驗科，用一种憤激的声音叫喊：

“这些卑鄙的檢驗員，他們才一点也不在乎这个呢，他們是按月拿工錢的……又用不着他們給我的孩子們飯吃……啊！那头母牛，他可真配叫那么个名字！”

因为檢驗主任的名字叫瓦西<sup>①</sup>，讀音相近，全工厂都管他叫母牛。

这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面貌严肃，目光无情，他从来不笑，也不同別人講話。他住在海边上一座孤零零的別墅里，只有到工厂去才出門。人們不知道他在鎮上有什么朋友，什么亲人。他騎着脚踏車，是最早的当中一个到达，又是最后的当中一个离开。他生活得这样有規律，正說明他為人的清白、剛強和严肃。

---

① 俄文 Vache 意思是母牛，与瓦西 Vachet 的讀音接近。

纵然瓦西向来没有解雇过什么人，他手下的职员们却都象怕魔鬼一般地怕他。谁要是不合他的意，瓦西便很巧妙地摆脱他，把他推荐和调到另一个部门去。每个检验员都有他本人的印记，零件上打上瓦西印记的就优先被认为是没有缺点的。别的检验员往往疏忽，把缺陷放过去；可是瓦西，从来没有。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培养他手下的职员；他们都象自己的首领，冷酷无情。没有什么能使他们的心软。他们比间谍和密探还厉害，是工厂里的可怕人物。

那些给德国人装配飞机的工人，但愿这些飞机在空中会粉碎，但愿它们会起火，但愿它们会变成飞行的棺材。希望都落了空！所有从工厂出去的飞机，都证明是没有缺点的。这种功劳最主要的是归于检验科，它使在出厂时德国检查员的工作流为单纯的形式。

几个星期以来，工厂动员了所有的工人和机器来完成一批紧急的定货：轰炸机的左右偏斜翼各五百个。人们以疯狂的速度工作着，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连星期日和假期也不停，那些筋疲力尽，象机器快要停车一般喘着气的女工，只是在高工资的鞭策下，听从摆布。管理处不分昼夜动起来，督促着作头脑的人员。装配工作就要进行了，各流水作业小组正准备接受零件。骤然，一阵扰嚷传遍了各车间：原来是钢制的飞机翼梁做坏了！这种翼梁要由一种精密而复杂的装配工作，把它的一端借一个三角头装到机身上，而翼梁是支持发动机和飞机脚架的。翼梁做坏了，偏斜翼就不能装上去。一向不出错的检验科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呢？

经理部的成员们，法籍和德籍的工程师，以及监工们所组



成的一个审查小组，到了瓦西的办公室里。人们从公事包中拿出许多文件，把一张一张设计图都铺在桌面上。经过仔细校对以后，追究的结果是这样：错误应该由一位德国制图师负责，他把数字记入详图的时候，将八米九百七十二毫米误写成八米八百七十二毫米，在翼梁的截面图上，差了十厘米。

博雪，面色苍白，愤怒地用拳头捶着桌子：

“难以相信！不算机器和工具的消耗，十万小时的劳力白费啦……装配工作的流水作业停顿啦……三十吨的铝钢要扔到熔铁炉里去……为什么在装配模型的时候就没有发觉这个错误呢？”

他用雷霆似的眼光扫射着主管装配工作的监工布朗。布朗结结巴巴地说：

“模型不容许这个错误，不然的话，就装配不起来，一切都相合……准确……没有一点障碍……”

厂长转脸向着瓦西说：

“那么你呢，你怎样解释这个奥妙？模型上的两根翼梁是准确的，而大批上千根的翼梁却是错的！”

瓦西说：“通常，既然都是照着同一个图样装起来的，那么模型上的两根翼梁就应该是做错了的。”

布朗大声说：“如果是做错了的，你好好地想想，我们早就发现，并且指出这个错误啦！这是因为在大批开始以前，模型上一点缺陷也没有。”

瓦西冷淡地接着说：“我这方面，我是按照设计图检验的。”

他转脸向着那些德国工程师。

“錯誤是從你們那兒來的……這是你們的制圖師弄錯了。”

一個德國人，戴着玳瑁邊的大眼鏡，肚皮挺大，他氣得結結巴巴地插嘴說：

“不管怎樣，你……檢驗主任……你應該了解這是怎麼個錯誤……模型上的翼梁……都是正常的……按照送給你的詳圖……翼梁應該有八米八百七十二毫米……錯的數字……可是，現在，翼梁是八米九百七十二毫米，正確的數字……這是已經有人為模型矯正了錯誤，卻沒有作聲……而為大批生產他又讓這個錯誤繼續存在……這是破壞行為……我們要找出這個罪犯來！”

博雪，坐在瓦西的辦公室里，用兩手緊抱住腦袋。這是在對機器、工具、發動機、導管進行破壞以後，又開始對生產破壞了。一開頭就是一手厲害的，破壞了五百架轟炸機……好幾百萬法郎都完蛋了，還不算跟着來的麻煩事情，因為這件事不得不報告在巴黎的德國定貨中央管理局。

技術專家們不知怎麼辦才好，爭論着，他們離開了瓦西。

檢驗主任眼望着他們走下陡峭的鐵樓梯，一齊向裝配車間走去。

瓦西的辦公室是一個大的玻璃籠子，裝在一間三百米長、八十米寬的大廳的中央，在模型倉庫的上頭，一邊朝着野外。這位檢驗主任從三個大的玻璃窗口，俯瞰着各個車間，可以監視着一切來來往往的人們，一切做活的工人們的極細小的舉動。

在他腳下，再低五六米，他望得見他自己的部門，一個兩

端装有鉄栏杆的长方形的地方。正面，是由一些上面堆满了标准尺和圓規的鋼台子形成的，跟通行厂内的两条道路中的一条邻接。职员們頸上带硬領，身穿灰色工装，有的坐，有的站在桌子前边；桌子上放的东西太多了，有机器零件，藍底白綫条的设计图，滑动弯脚規，金属計厚器，鍍銘的尺子等等。他們把各种形体和各种大小的金属物件測量着，檢查着，翻动着，在上面盖檢驗印記，然后，就把它們扔进放在車子上的大箱子里去。

通路上有几架拉着装载很重的拖車的电气牵引机，在往来不停地开动，通路的另一面对着檢驗科，就是造型車間，里边有的是大鉄錘，閃閃发亮而沉重的鋼块，还有鉄鉗和双嘴鉄鉗，从那里发出震耳欲聾的，鉄錘捶打鋼板或是汽力鉚釘枪釘鉚釘的噪杂声。

在鉄絲网的左边，气焊工人排成几长排，都坐在自己工作台的前面，露出一行思想集中的輪廓，这些輪廓在熔解的金属强烈的光輝下，受到吹管紫色火力的侵蝕，透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顏色。有时，从一只沒調理好的火口里吐出黄色的大火焰，使得那些憔悴、发綠、被黑眼鏡遮住，戴着杂色头巾的面孔，現出阴影。

右边，装配車間里伸展开一片立体的图景，在电綫和弯管形成的花彩底下，尽是老虎鉗和压榨机。許多人头、肩膀和光着的胳膊形成的行列，消沒在一片光綫和灰尘的淡青色背景里。

四周圍，一眼望过去，是一片永远飄浮在龐大厂房里的輕烟，由机器的鋼和生鉄形成的森林，由机床、連杆、輪子、齿輪

等形成的一片混乱，由开动着的許多漆黑或明亮的机器所形成的一片紊乱。在中央，几台水力压榨机，带有抵得住一百多吨压力而制的巨大圆柱，形成龐大的一团，高出在一堆造型机、钻孔机、轉削机、橫平和垂直的銼床的上方。到处都出現着閃光，发白光亮的鋼鉄，燒得白热的零件，熔鉄炉敞开后又閉上的炉口，或是正轉动的銼床迸出来的火星。上方，极高处，差不多在屋頂底下，有些奇怪、惊人，摆动的形体，在那厂屋构架中間的行車上，一条条看不出的吊索上，搖搖晃晃，緩緩轉动，向前走，往上吊，又降下来。

一片沉悶的隆隆声，混合着重复着的各种声音；响亮的撞击声，嘎嘎的輾軋声，轰隆轰隆声，动搖着地板和牆壁，使办公室的玻璃窗在顫动，使挂在釘子上的器具叮当响，使电灯在电綫的头上直搖晃。

瓦西不时会看見有脑袋向着他轉过来，工人交头接耳在談論。他猜想他們談話的題目。人們希望，人們愿意，这个錯誤归檢驗科負責。人們希望，人們愿意，懲罰跟所犯的过失是相称的，这些該死的檢驗員，也該輪到他們挨打、被解雇、被監禁、被流放到德國去，母牛該是头一个。这一回，并不是什么有意、預謀的破坏行动，而是一个极大的錯誤。应負責任的呢，自然是那些为德國人的利益服务的人們，而德國人呢，是必須要处罰的。大老板的这些狗腿子把穷人的生活已經弄得够苦的了……該輪到他們被吞掉啦！

瓦西很懂得工人們的反应。他在自己那个烏籠似的办公室里，好象听得到他們的意見，他們爆发的哄笑，他們的挖苦話；他看到在那些发亮的眼晴里和眉飞色舞的臉上，透露出怀

有恶意的喜悦，得到满足的怨恨，对于一种迅速的惩罚的确信。

他耸了耸肩膀，使劲地搓着手；一丝使人无法猜测的微笑出现在他严肃的脸上。

他反背着两只手，低着头，在屋子里大步地踱着。这种生活真象地狱！那些压倒人的责任，时时刻刻的疑心，把人们碾得粉碎的机器……他走近一扇窗口，打开窗子，深深地呼吸。在铁路的那一边，展开一片耕过的田野，点缀着一簇一簇的树木，被篱笆所遮断。远在五百米以外，一条大路横穿过这一片风景。有一匹白马拖着一辆双轮车，刚跟一辆卡车交叉着过去，卡车上装载着煤油桶，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他稍为向前俯一下身。在那边，在工厂的两端，他看到哨房和德国的哨兵，日夜都有人站岗。德国人，总是德国人，里头，外头，无论哪里，监视是从来不放松的……他把窗子又关上，回到写字台前，再继续工作。没多少时候，工厂的汽笛便通告吃早饭的时候到了。

等到他再回来，两个钟头以后，他去视察各车间。尽管和平常一样的显着挺忙，可是他感觉到工厂是空在那里转动的。流水作业停顿了，只剩下一种装模做样的活动还在继续。瓦西不是职员哄骗得了的人。职员们在他走过的时候，总想办法保持正在工作的样子，检验作废的零件，或是在专心研究早已用过的油污的设计图，设计图都是关于已经完成、送入仓库、交了货的大批产品的。几台巨大的压榨机不再以有规律的沉重撞击震动地面了。在几个幽黯的角落里，停车的机器背后，一些女工正在跟男工人闹扯，一伙一伙的人聚拢在一

起，当他走近的时候，便自行散开，等他走过后，又聚攏起来。监工們忙乱奔走，手里乱七八糟地拿着图紙和工具。电话鈴一个劲儿地响。管理处为了暂时緩和这种混乱，占住工人的手，下命令先着手做别的擱置起来的定貨。

他若有所思地逗留在一條小路上。他的目光机械地望着——一座高而狭的建筑物，上头装有一扇鉄門，安置得很高的鉄絲网，磁制的絕緣器，电綫等等。这座变压器，是工厂的心脏啊！由那里輸进三万伏特的电，再分布出二百二十伏特的电流，这股电流开动所有的机器，而且随着这种运轉，供給灯光。不論是为什么緣故，只要这座变压器一不起作用，馬上便是企业的死亡。从前，当董事会决定将热力改用电力的时候，那时他是設計部的主任，他曾經为这座变压器画过設計图。工厂，有了这样的装备就不怕什么变化了，不管煤能不能按时运到，总是可以照常开工的。不过，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就沒有办法了，够多么不保險啊，够多么……

“喂！……喂！……瓦西先生！”

他轉过身来。他手下一个职员从后面跑过来。

“博雪先生喊你赶快到装配車間去。”

“好。”

装配車間在工厂的紧里头。这是一个空曠的大地方，光綫是从大的藍玻璃窗照进来的。按着一定的距离，豎立着装配的模型。有两个上面安装着左右偏斜翼的模型。一群人有的身穿白寬罩衫，有的穿藍短上衣，有的穿便服，有的穿軍服，在四周围紛紛議論，焦躁不安。瓦西认出了厂长，工厂中的几个技术专家、监工和工人。当中，一伙德国軍官圍着一位穿长

統靴、戴單眼鏡的將軍。

他想到：“巴黎的德國鬼子到了，真討厭！”

廠長向他做了個叫他走過去的手勢。德國人用一種狂妄和傲慢的神氣望着他。

“鮑埃先生，這是我們的檢驗主任。”博雪一面轉臉向着那些客人說。

德國空軍的總工程師，一個又干又瘦，四十歲上下的人。他正跟那位將軍講話，回過頭來，淡淡地說：

“好，叫他等着好了！”

他繼續用德語談着話，而那些不動、不作聲的法國人，都等待着。最後，鮑埃招呼瓦西：

“檢驗主任先生，過來！”

德國人圍起的圈子向這個法國人讓開了，又合上了。在那位將軍和其他軍官的懷疑眼光下，沒有一點開場白，鮑埃就問起瓦西來。

瓦西什麼也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麼？那麼好了！我們是特意從巴黎坐飛機趕到這兒來了解的！我會叫你瞧瞧這件事是不難弄清楚的……”

他嚴厲地用眼盯着瓦西，瓦西並不低頭。

“請回答我們的問題……頂要緊的是，不要有差錯！”

早晨的審訊又開始了，問得更急，更緊。

“你為什麼在不按照設計圖制的翼梁上打印記？”

瓦西回答：“我打了印記的翼梁，都是按照設計圖的……”

“那麼，這些翼梁就不該打上印記。”

“当然喽。”

“我們馬上來檢驗。叫人拿一盞檢驗燈來。”

工人趕緊進行。一把梯子靠住偏斜翼放好了：鮑埃和瓦西鑽進內部去。有人遞給他們一盞大的帶有反射鏡的燈。他倆是在一個又長、又寬、又低的空間里。金屬的骨架是一個又輕、又硬、橢圓形的骨架。兩個人蹲下來，檢查着鋼制的翼梁。

“你應該在什麼地方打印？”德國人問。

“靠近那個三角頭。”

鮑埃向最寬的那部分爬過去。他臉朝下趴着，燈放在鼻子底下，檢查着那個鋼制的工作。他不大的工夫就發出一聲勝利的喊叫：

“我早就知道……這翼梁是打了檢驗印記的……”

“或許！”瓦西蹲在他的身後，回答說。“不過一定不是我的印記……可能是我一個職員的，但不是我的。”

“過來看……瞧瞧吧！”

瓦西在德國人的身邊臥下來，他們兩個頭碰頭，肩碰肩。鮑埃用手指着金屬上亮晶晶的印記讓他看。瓦西彎着身，查看了一下，接着，泰然地說：

“這不是工廠的印記，這裡誰也沒有這樣的印記。我們的印記是用羅馬字編成的，可是這顆印記在一個圓圈里有一隻鳥……”

他把燈更加靠近翼梁，突然大笑起來：

“這是你們自己的檢驗印記，你們的出廠印記……德國空軍之鷹！”

德國人滿面通紅，氣得發瘋，又是詛咒，又是惡罵，搖晃着



那盞檢驗燈，從衣袋里取出一只大的放大鏡。

“可是，誰在這翼梁上打的檢驗印記呢？”

“誰？你們的檢驗員，沒有錯兒！”

鮑埃憤怒地向鋼板上踹了一腳。

“你拿我們當做大傻瓜嗎？”他喊着說。“不過我們是最強的，這一點我們已經讓你們看到了……我們將要繼續……”

鮑埃已經向後倒退，直起腰來。瓦西呢，並沒有改變他泰然自若的神氣，從自己的筆記本上扯下一頁，拿它揚在檢驗印記上，用鉛筆在這頁紙上摩擦。

“我想揚下這個印迹來。”他伸出拿着的那片紙，紙面上，黑底白印，顯出猛禽的一雙強勁的翅膀，隨後，他又揚了一張。

“一張給你們，一張給我們……”

兩個人爬出那個狹窄的空間。瓦西把他那張紙遞給博雪，博雪仔細看了看。

“不錯，”廠長証實說。“這是德國空軍的印記。”

德國人正在挺起勁地談論。他們羅羅唆唆審訊自己的檢驗員，一個戴眼鏡、穿白色寬罩衫的大漢子，坐在拷問台上。一陣陣突然發出的喉嚨里的嘶啞聲音，充滿了大廳。那位將軍用鞭子在空中猛抽，而那個犯人，滿面通紅，垂頭喪氣，把腦袋縮進肩膀里。

最後，鮑埃對廠長說：

“我們的檢驗員跟這件事不相干……他的印記從來不出他的口袋，這是什麼人弄到了一顆和我們的相似的印記。”

他停頓了一下，提高了嗓門說：

“為什麼你們的裝配工人就沒有看出這個跟尋常不同的

印記來呢？把監工和裝配偏斜翼的工人給我叫過來。”

監工和幾個穿短上衣的工人站了出來。鮑埃問布朗：

“你裝配一個零件的時候，你要看一看這個零件是不是打過印記，不是嗎？”

“當然。”

“那麼，如果這個印記是假的，你怎麼辦呢？”

布朗茫然地，不大理解，手里捻着貝雷帽<sup>❶</sup>轉動着一雙海綠色的眼睛。鮑埃越來越着急，反復追問這個問題。

布朗結巴着說：“從來沒有……這種情況就……沒有……發生過……什麼人也不會……檢查過……未曾想要曉得……這個印記……是對的……還是錯的。”

鮑埃受着那位將軍在場的激勵。那位將軍用德語的命令鞭策着他。鮑埃大聲喊：

“怎麼？你連自己檢驗打的印記也認不清嗎？你就不仔細看看嗎？”

博雪也向布朗攻擊：

“你太粗率了！不檢查一下印記……你就是破壞分子！”

監工爭辯說：

“我，我是依照設計圖的……應該相信，這份設計圖是被一位制圖師修改過的……”

鮑埃豎起耳朵，覺得這邊有可以追下去的重要線索。

德國人不知道怎樣才好，對許多人大发脾气：對布朗，對瓦西，對他們自己的檢驗員，對博雪，他沒有能夠對破壞活動

---

❶ 貝雷帽：一種圓而扁的法國便帽。

采取对策，对設計部，說不定那个罪犯就潜伏在那里……老的航空专家們熟悉本行业的内幕和窍门，他們都曉得一个监工并不去細看檢驗印記，而工人們的破坏活动是有限度的。这次破坏决不是从一个外貌完全象白痴的监工那儿来的，而是从一个很有力量、很精明、职位高的人那儿来的。对这些法国人，有誰可以相信呢？在別处，到处都有机灵的人和傻瓜；在他們的国家里，最机灵的人却存心不良地喜欢装傻瓜。

最后，那位將軍冲开了圈子，由他的軍官和檢驗員陪着离开了装配車間。法国籍的工程师、监工和工人，都彼此看着，焦虑不安。各个人都又重新做起自己的工作，担心看見一队武装兵士开进来。瓦西，两手插在口袋里，回到了自己那个鳥籠似的办公室。

拜罗賽尔总設計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一只高凳子上，胳膊肘伏在堆滿了圓規和画綫器的制图板上，两只握紧的拳头挤住两边的太阳穴；当时博雪，走在德国代表团的前头，不敲门就进来了。拜罗賽尔的一双眼睛，在两道粗眉毛底下，一点也显不出惊讶，全神貫注地望着空間里一个地方，一个极为遙远、眼睛看不見的地方。他先在心里翻来复去地捉摸那些方程式和数目字，然后再把它們一行行地写在紙面上。当这位总設計师在解决一个机械学上的問題时，任何东西也扰乱不了他那几何学的又是代数学的艰难思考。一个德国人的匕首可能打断这位現代的阿基米德<sup>①</sup>的沉思，它却不会使他轉过头来。所以他对这群闖入办公室的、显赫而又众多的一

---

① 阿基米德：古希臘的名数学家，物理学家。

伙人，并没给与特别的关注。

厂长把他从沉思中叫醒过来。

“拜罗赛尔先生，德国空军的这几位先生，想就正在装配中的偏斜翼的事情，向您提几个问题。”

拜罗赛尔象是个贪睡的人刚醒过来，直起腰，把自己的座位旋转了一下，两脚踏着凳子下的横木，作出个骑师骑马的姿势，用一种发呆的神气瞪着那些德国人。鲍埃站在他面前，对他这样毫无拘束很生气，叫他规矩点儿。

“当一位德国将军来看你，你似乎可以站起来。”

“啊！你以为这样吗？……”拜罗赛尔惊讶地说。

他一点也不服气，身子往下一滑才站起来，辩解地说：

“你会想到么，我一下子把压薄第五号隔板的办法想出来了……这一来可节省不少时间……你自己来看吧……”

他指着制图板上粗略描出的设计图，准备做一番长时间的实地说明。鲍埃楞住了，转脸向着那位将军，一面用一种含有意思的手势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儿，对那位将军讲了几句话。那位将军皱起眉头来，闷雷似的哼了一声，用马鞭抽了一下自己的长统靴。

鲍埃板着脸说：“我们不是到这儿来讨论你的工作的，留着关于第五号隔板的那些废话给你自己听吧……跟我们谈谈你所知道的关于飞机翼梁破坏活动的事情。”

拜罗赛尔天真的目光从说话的对方转移到那位将军，又从那些军官转移到厂长。他弄不明白。最后，他才说：

“什么破坏活动？……什么翼梁？……是啥事啊？”

博塞恼怒地插嘴说：

“別裝糊塗了，拜羅賽爾先生。怎麼！整個工廠都停下來啦，專在談論這件事，可你對這件事就一點也不知道！”

拜羅賽爾張着嘴，眼睛睜得老大，不同意地搖着頭。他不曉得車間里鬧的亂子，他只管做自己的事情。

博雪把所問的事由告訴了他。

“那麼這些先生就是為了這個來找我的嗎？你要我對他們說什麼呢？我沒有畫過設計圖，我既不是檢驗員，又不是裝配工，什麼都不是……”

鮑埃插了一句。

“但是，總是你讓畫的藍圖吧？”

“不錯，但都是依照德國人的映寫圖，一個年輕人負責這件工作。你要問問他嗎？”

鮑埃暗示地說：

“你從來就沒有修改過其中的一張藍圖嗎？……就比方有關飛機翼梁的那一張？”

拜羅賽爾懵頭懵腦地，眼睛望着鮑埃，並沒有听懂。

“我為什麼要修改它呢？我從來就沒見過它……那些藍圖在各科里傳着，並不經過我的辦公室……你以為我在這些器械的設計上還不夠忙的吗？瞧，一個星期以來，我就專門研究利用壓力使金屬伸展的問題，而且我十分相信……”

他又指着畫設計圖的制圖板。鮑埃明白這位狂熱的研究家又要開始他的讲解了。他急忙向後轉。拜羅賽爾立刻又登上他的高凳，不再管別人了，埋頭在自己研究的問題里，用他秀氣的筆迹把冗長的方程式的許多項，成行地寫出來。

鮑埃在門口，回過身來。拜羅賽爾正搔着亂蓬蓬的頭髮，

繼續做他的計算，嘴邊流露出一種令人不解的微笑。是他想出了自己問題的答案呢，還是他在嘲笑這些德國人呢？德國人猛地把門关上。這些該死的法國人總是逃避，叫人撲空，抓不着……什麼都不能曉得，也抓不着任何一個現行犯。只有加強工廠里外的警戒，更厲害的打擊，用德國人檢驗代替法國人檢驗。那麼，破壞活動就再也沒發生了。

電話鈴響的時候，瓦西正在整理設計圖。他拿起了聽筒，有人叫他趕緊到管理處去。

他把寬罩衫掛在一根釘子上，就下樓去了。

“如果有人找我，”他穿過自己那個部門的時候說。“我在廠長那里。”

他出了大廳，沿着放壓榨器的車間，來到中央大樓跟前。

在潔淨牆壁和彩色鑲嵌鋪道的門廳里，瓦西走過一位女書記的身邊。這是個長尾巴鸚鵡雛兒，一直忘不了把翎毛弄得挺光滑，要沒個完地亂喳喳。

“博雪先生在他的辦公室里嗎？”瓦西問了她一聲。

“在的……德國憲兵剛剛到他的辦公室。”

“啊？”

“上樓吧，他等着您呢……他對我說，請您立刻去。”

“多謝！”

瓦西上了二樓，但是，他不向左轉彎，卻急着向右走，又從一道傍門的小樓梯下去了。

他悄莫聲地到了腳踏車停放處，解下自己的腳踏車，向着工廠的出口走去。門警給他開了門：一位檢驗主任要在放工鐘點以前離開工廠，是用不着給與解釋，也用不着出示通行

証的。

他騎着腳踏車，使勁地在柏油路上走。一棵棵白楊樹的整齊的陰影橫在路面上，他轉了個彎向港口走去。海水在落潮。許多船隻擱淺在軟泥里露出船底，帶着魚鱗狀和不干淨的色彩，蘚苔給添上了青綠，銹蝕給加上了赭石色。小孩子在水洼里找尋螃蟹。靠近堤壩的頭上，在兩座大堡壘的陰影底下，有幾個婦女穿着鼓鼓囊囊的褲子，在齊到肚子深的水里，拖着一張網捉捕鱈魚。幾個德國士兵，坐在一根根系船用的樁上，大口吃着奶油麵包，或是吸着香煙。在圍牆的犬牙狀缺口中間，西方一片紫紅色環繞着天空：垛口的陰影投在裂了縫、發黑的一座座老房子的前面，在上邊描繪着斷斷續續的綫條。

瓦西對風景一眼也不看，沿着那一带防禦工事繼續趕他的路。經過一座吊橋，越過了防禦工事，便向海邊走去。他在一所小住宅跟前停下來，很快地走進去，很快地又出來，重又騎上腳踏車，便回鎖上去了。過了十分鐘，他的妻子走出來，把門鎖上，手里提着一只旅行皮包，朝着車站的方向走去。

她的影子才消失，一輛黑色大汽車就在鐵門的前面停下來。許多德國憲兵下了汽車，白白晌了半天門鈴，最後還是把門撬開了……

就在這天晚上，在那許多條狹窄、幽暗、惡臭的小巷中間，這些小巷便是這舊城的複雜的交通網，有一條巷子里，一個靜悄悄的人影正用一種堅定的步子向前急行。人影在一家門口停下來，暗中摸索了一陣，按了按門鈴的電鈕，等候着。

“你找誰？”

“巴拉巴斯和阿塔兰特。”

門不声不响地开了。那个人被一只说不出的手領着，走进去。他是在一条壁上渗水的夹道里，借一点烛芯朦朦朧朧地照亮着。

“随我来。”

他跟随着領路人，一位妇女，走上一道直发响的楼梯。他們到了三楼，走进一間陈設很簡陋的屋子。屋里，有两个人借着一盞用厚紙罩住的夜明灯的微光，低头对着一些文件正在低声談話。新来的人同他們握了握手，就在他們身边坐下来。这三个那么小心来集会的人，原来是檢驗主任瓦西、装配車間的监工布朗和总設計师拜罗赛尔。

瓦西說：“他們沒有抓住我，不过現在，我是完蛋了……”

“怎么办呢？”布朗問。

“当然啦，工作还得繼續干下去！你来接班吧。我呢，我往別处去。拜罗赛尔来代替我。”

拜罗赛尔說：“代替你！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就干不出破坏飞机翼梁的那一手！誰都弄不清楚这件事儿，无论是那些德国鬼子，或是管理处，或是我們自己……”

瓦西小声笑起来。

“我碰巧了。在檢驗装配的模型的时候，我发觉了德国制图师的錯誤，他把詳图上的一个九誤写成了个八。当两根作模型的飞机翼梁动手制造的时候，我把藍图上的数字輕輕地改正了一下，等它們一完了工，我就把这張藍图銷毀了。”

“那么两根翼梁模型上的檢驗印記呢？”

“那个德国檢驗員时常把自己的印記隨便丢在办公桌上。



我借用了五分钟，然后又放回原处……”

拜罗赛尔和布朗都高兴得要跳起来。

“你要叫他们都发疯了……博雪为这件事会八天睡不着觉……”

“我倒希望你们阻止他睡觉的时间更长一些……我刚才见过了卢显……”

同他说话的那两个人，眼睛都亮了起来，他们的头凑得更近。

“我把那个好玩意儿拿来了……”

“啊！那可好了……”

“你们会看到普洛斯帕，那个电机工人……”

瓦西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不时被一些简短的问话打断。外面，德国巡逻队的沉重脚步声在深夜里高起来又低下去……

第二天早晨，最先来到的人看见工厂已在戒严。各个有卫兵的处所都加强了，沿着围墙设立了許多新的岗亭。增派的士兵将门警加了一倍。有些身穿便衣、讲着德语的人，配备在进门的地方，反背着两手，带着猜疑察看那些前挤后拥来把他们的工作卡放进计时机里打眼的男工和女工。

工厂内部，哨兵肩上扛着枪，在通路上迈着大步走，环绕着那些压榨器，发电机，工作台，踱来踱去。在行车的驾驶室里，在平时的行车管理员身旁，也添了穿便衣的另外几个陌生的人。

检验科办公室里，前一天，瓦西还待在那里，可是透过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见鲍埃的影子。检验员轮着班走上铁楼

梯去受审訊。他們再走下來，担着心，預料着把他們立刻解雇，并把他們流放到別處去。

从今以后，每个监工，每个車間主任，都應該有一个德国人在旁边監視着他，必須向德国人提供說明和根据，把日記和設計圖給他看。

一种連一瞬間都不肯放松的監視，毫不容情地在各个方面施行了：房間，机器，最小的手勢，装配的流水作业小組，甚至廁所里也有武装的人看守着。

这一次，工人們被鎮压住了，真的被鎮压住了。工厂又要提供最高的产品。博雲呢，他前一天的情緒剛緩和了一些，在自己的写字台前面搓着手，他对未来很有信心，正在向那更高利潤的洪流行敬禮呢。

接管的時候已經到了。一只鉄掌会抓住那些反抗的人，并把他們粉碎。跟这些上了口套、被踩在脚下、受着威吓的人們在一起，跟这些每个举动都要被監視、作記号、特別注意、調查、登記、象机械般工作的人們在一起，是不会再有什么破坏活动或是反抗的冒險来使人担心了。工厂已处于这样的状态：被占領、防御、管制、軍隊化、鎖閉、濾过、幽禁、用鏈子鎖住、隔离、关进監獄、綁起来，非刑拷問……凡是走向兴旺所必須的和足够的条件，終于都齐全了，都具备了。是呀，接管的時候真地已經到了！从今以后，什么也不能抗拒他們那种专制的、頑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意志。什么也不能妨碍他們正規的、合理的、有計劃的生产了……

第二天晚上，工厂的变压器爆炸了。

## 地獄的底层

汽車在朦朧的景色中向前急冲。車灯照亮着一个个貯满了水的或是半滿着水的大坑，一块块的大石头和路面上翻起来的碎石，倒下的树木，燒毀的車輛，歪歪扭扭的車輛，开了膛的箱子，在路两旁还有許多房屋的骨架，倒坍了的牆壁和朝天站立着的柱子等等。有时候，一个巨大的漏斗形彈坑害得汽車司机不得不到麦地里或是甜菜地里兜圈子，或者越过破坏了的篱笆，或是一道圍牆，然后再回到原路上来。汽車里面，有四个人圍在司机身旁，有时向前倒，有时向后倒；在头盔、飯盒、武器互相撞击的一片响声当中，他們一直紧紧地抓着車子，一个劲儿地咒罵，不时几个人滚作一团。

已經有好几小时了，他們在破坏了的路上，横穿过一片片耕过的土地，在市鎮和村落的廢墟当中，顛簸着前进。起初，他們曾經在一片潰不成軍的武装部队当中闖出一条路来，在枪林彈雨下，在地上許多炮彈爆开的火柱、許多地雷爆发的噴火口和一片一片黄色、黑色的濃烟中間，往前走。成群的飞机在追击他們，随着一陣爆炸的轰响，在可怕的隆隆声中，从他們的头頂上飞过去。說来也奇怪，他們居然能够脫險，走着偏僻的路，避开那可怕的大漩渦。这个大漩渦纵横几百公里的范围，把許多車輛、畜牲和人类都卷到一片波濤里去。在他們

的背后，烈火燃燒的天空照亮着平齊的地平綫。整個大地在爆炸的炮彈所形成的鉄雨底下顫栗。爆開的炮彈正在放火燃燒房屋和森林，破壞田地，炸碎橋梁。

汽車象是在暴風雨的海上一般，在這混沌中航行。每一眨眼的工夫都會出現新的障礙和意料不到的埋伏。車里的乘客借着車燈的光亮，看見一大堆模糊不清的東西擋住他們的去路，原來是這條路到了盡頭過不去了。他們猜想可能是一座村莊的邊上。一隊輜重車曾在这里被炸得很厲害，整條大街僅僅剩下一大堆柱子、小石頭、磚頭瓦塊和毀壞的家具，从这里露出一輛輛被焚毀的卡車架子，一片片歪歪扭扭的鉄和一些破裂的車輪。有一股烟氣，還有冷卻的煤塊，燒焦的橡皮和屍體發出的臭味，從這一堆死東西里發出來。

“不能再往遠處去了，我的中尉，而且，我也筋疲力盡了。”司機一邊揩着腦門上的汗，一邊說。

軍官從一塊懸在柱子上的牌子，辨認出這個村莊的名子。他下了汽車，由手下的人跟着，在車燈跟前查看了一下地圖。紅色的雲彩滿天奔馳，遠處听得到大炮震撼着土地的隆隆聲。

“他們轟得真够凶啊！”幾個人當中有一個說。

“明天，他們就到這里了，”另外一個人說。

軍官抬起頭來。

“不，兩三天里還不會。我們離得很遠呢。我們今天在這里過夜。把汽車安置在一個角落里，不要叫人發現。走，咱們去找個能吃點東西和睡睡覺的地方吧。”

五個人拿着電筒，在一片廢墟里往前走。除了一間矮屋還有一半豎立着以外，一切都被毀壞了，粉碎了。

“咱們进去，”軍官一边抬起脚来踢門，一边說。

炸彈已經把玻璃窗都炸碎了，把家具也都翻倒了。一道隔板倒在那里，山牆帶着壁炉依然存在，还有几張床。一个人在架子上发现了一盞煤油灯，就把它点着了。

靠近門的地方，有一个口，那原来是地窖的进口。沒过一忽儿工夫，这几个逃兵当中就有一个帶着馬鈴薯和咸肉从地窖里上来了。四个兵坐在火炉跟前，在壁炉台的下面，削着馬鈴薯，一个一个地丢进吊在火上的鍋里。那个軍官在灯下，一直仔細看着地图。

全体都穿着德国軍服。軍服的領章上閃耀着希特勒党卫队字母縮写 S.S. 的两道閃光。右边袖子上縫着三色的盾形袖章，白底子上綉着一只黑鷹和“法兰西”这三个字，下面是，“查理曼軍团”。那个軍官佩帶着中尉的符号、皮帶和手枪。

他們都累得要死，处在半睡不睡的状态，等待着湯。每个人从他的外貌、态度和語言上都明白地表示出来自己是哪里的人。奥基埃，面色蒼白，下巴頰的肌肉神經性地抽搐着，說話时帶着巴黎郊区人那种拉长声音的腔調：这个巴黎的无业游民，为得免受五年監禁和流放的刑罰，参加了反布尔什維克軍团，但是他想一遇机会便逃掉的。弗勒黎，既狡猾又愚蠢，是桑特<sup>①</sup>运河流域的一个农民，臉色通紅，身体矮胖，結实而又强韌。招募新兵的軍官曾让他相信，他只要在俄国打上一仗，便能有权利获得一个宪兵的职位。汽車司机阿尔伯，是

---

① 桑特(Centre)：法国东部梭恩·罗亚尔(Saône-et-Loire)运河名，連結梭恩河(Saône)与罗亚尔河(Loire)。

參謀本部里一个不上火綫的兵士，里昂的大学生。他身体細长，爱装模作样，他常想只有完全消灭共产主义才能使巴黎伯爵重登法兰西王的宝座。另外一个就是卡东，一个森林里的人。他是个烧木炭的，脑門儿很低，人很阴險，不爱讲话，对自身苦痛就象对别人的苦痛一样沒有感觉；他生剥兔子皮或是鳥毛剥膩了，如今在他主子們的同意和鼓励下，又来害人了。至于那位中尉埃尔奴，是个塌鼻梁的毕伽底<sup>①</sup>人，外形显着挺殘忍，他投机参加了別动队，因为这一行并不太挤，而且他的袖章能使他弄到相当的职位。

全都是动身往东方去的，抱着确定的目的：不只是和俄国人斗一斗，而是要把俄国人都杀光。瞧吧，他們本来发誓要杀光和弄死的敌人，并没有被歼灭掉。反乎一切邏輯，藐視一切兆头，他們的敌人竟胜利了。走在前头的是一片火海和漫天的鉄雨，俄国人把他們无情地打退了，而且沒有任何力量能擋住这个不可抗拒的急潮。逃出俄国人的手掌，跑出这可怕的捕鼠机，重回法国，这便是这五个逃出活命的人今后唯一挂心的事了。

潰退中偶然的情况把这几个人集合在大学生阿尔伯的汽車里了。四个兵一直不离开这个軍官，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会讲德国話，而且他的官銜可以为他打开一切关卡和大門。他們在这个軍官身后，追随着他的脚后跟，躲在他的影子里，就可以穿过罗网的网眼混过去，回到自己家里去，避免掉那种一想起就觉着嗓子发紧的刑罰。

---

① 毕伽底(Picardie)：法国北部古省。

“湯怎么样了，煮好了吧？”中尉問。

这四个人吓了一跳。奧基埃揭起鍋蓋，弗勒黎和阿尔伯从壁櫥里取出盘子和餐具，卡东钻进地窖里去，跟着拿了两瓶次等白兰地又出来了。

“好啦，我的中尉。”

奧基埃把一块白飯巾放在軍官座位前头的桌子上。当他把热气騰騰的鍋子拿給軍官的时候，他踩在一个框子上，打了个趔趄，跟着一踢就把它踢开了。

阿尔伯开玩笑說。

“輕一点！这是希特勒的肖象啊。”

“如果德国佬看見我拿大老板的嘴臉当足球踢，真不知要怎样揍我呢！”奧基埃笑着說。

等到他們把盘子和杯子里的东西都吃光以后，就又有了勇气。

“俄国人还没有抓到我們呢，”奧基埃肯定地說。“啊！我恨不能把他們杀死一两打！”

他咬牙切齿，用手攥住他的刀。

阿尔伯回答說：“我們既然能从他們那里逃走，我們就能再回来！这是一个困难阶段。有一天，法国人会明白的。除非他們都烂掉……那，我就要帮助他們快点死去。”

“可惜这里不是波兰，不然，我們倒可以找找女人，”卡东說。“在那里，有一回，我强迫一个女人喝了两升白兰地就把她灌死了……运气不好，她很漂亮，而我只不过想把她灌醉。”

“那么說，你是一个人睡的了！”弗勒黎打哈哈說。

“沒那事！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女人……”

奧基埃接着說：“是啊，真可惜……那時候是好日子！要什麼有什麼……甚至在巴黎。在地下鐵道里，當休假的時候，真該看看那些小伙子們去！他們雖然在馬路拐角的地方窮追女人，可還是什麼也碰不到……”

埃爾叔中尉表示贊同。一只堅硬的拳頭按在自動手槍的把上，這就是最好的論辯。實力，只有實力是真實的。在墮落的社会里，法律專欺負強者，而承認弱者是對的。這是民主政治無聊的教義，違反自然的教義。難道獅子和老虎在自己的勢力範圍里，也需要規章嗎？它們是屬於統治者的種族，那就夠了。同樣的邏輯對人類也一樣：強者應該統治弱者，只有強者才應該有發號施令的份兒。在英雄時代里，領主的刀劍、征服者的火槍、海盜的斧子，就保證了那些人的勝利。自從律師們來了以後，那些空想家、廢物，他們凭借奴隸和野蠻人也享有的所謂權利，來反對自然所制定的法律。獅子只有在豺狼面前屈服，英雄向商人讓步。

平等？去他媽的吧！這是那些軟弱的、丑八怪、彎腳的人又一種新發明！人類是不能沒有人管着生活的。難道讓作戰者組成的貴族階級淹沒在搗鬼的人群里，而容許最懦弱最卑劣的人去統治嗎？決不，應該砍掉這個愚蠢而又違反自然的民主主義的腦袋！那是二十世紀的時代使命……

“天晚了，我們睡吧，”中尉下命令說。

他穿着衣服倒到床上，把他那只提羅爾<sup>①</sup>式袋子上的皮帶繞在手腕上。他手下的人鋪好墊子，沒多久就都打起鼾來了。

---

① 提羅爾(Tyrol)：奧國西部地名。



中尉并没有睡着。他过去的的生活一幕一幕地又从他眼前边闪过，一忽儿下沉，一忽儿又上升。这一次，命运又把他投入陷阱的深底，但他却会逃出来的。他不是属于强者的一类，领袖的一类吗？

青年时期，埃尔奴在那个雇佣他的商店里，就是靠他的拳头和聪明来统治自己的同事们的。弱者的法律曾经使他被赶出门外来，因为他强迫别人替他干活，又压低价钱收买从仓库里偷出来的东西。第一次的不幸，很快得到了补救。另外一家商店用他做了一个部门的主任。在那里又一次因为造假帐的技术不高明，犹太老板把他赶出来。从此以后，他就跟犹太人记下一笔老帐。他作了一些“投机倒把”的财务工作和一些“买空卖空”的经营手腕，又把他支持住了。偶然的机会，使他有一天主持了一家经营假珍珠、首饰之类的小企业。那正是大规模向外出口的黄金时代。他专横地统治着五十来个女工，都是他自己挑的，又年青又漂亮。有几年，他就是靠这群妇女来满足他那反复无常的欲望。他有自己的住宅、汽车、代理商、经理、银行来往帐、别墅……后来经济危机才使这份事业垮台。他象疯子似的跟保险公司和股东们斗争。一次一次莫名其妙而且有利可图的火灾，把他的工场烧毁了，接着是他的别墅，随后是他在路上开着的汽车。跟着而来的是一些大胆的行动，一大串可疑的勾当，有时走运，有时倒霉，几番买下一家家商店，又是几番破了产，欠人的钱没有付，主顾预付的款又被挪用。他曾借着法官自己的武器来反击他们。买货的时候，用赊帐的方法，随后他就不露面了，钻到诉讼的纠纷里，拒绝搬家，死钉住条文不肯放。法庭的执达员来没收他的家具，他

會整天躲在壁櫥里不出來，同時威脅執達員要放火把房子燒掉。等到失掉憲兵保護的時候，這位好漢可就慘了。他哀求着，掙扎着，提起自己的妻子跟孩子來求情……他若能打發這個家伙到陰曹地府去見他老祖宗該多么高興啊，這個法庭的執達員！哦！若是埃爾奴現在抓住他，他和那些法官們，所有那些為民主政治服務的奴僕，法國和法國人的那些腐敗的頭子們，他該怎樣把他們都給開了膛，取出五臟六腑來呀！

遠處傳來大炮的隆隆聲，象在夢里一樣震動他，他咒罵着在床上翻來復去。

下了地獄！他再次陷入了地獄。這個可惡的社會想重新把他降到奴隸的地位，好象在向他報仇。可是他呢，決不投降。再說，在地獄里發號施令比起在天堂里聽從別人，不更好么？這幾個象畜牲似的酣睡的匪徒，這種開云<sup>①</sup>的野獸，這種斷頭台上的死肉，他們的態度可不同於腦滿腸肥的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吹牛大王，膽小的商店老板，他們如今都哀求自己的死敵來保護他們了……

黎明使窗戶透出白色。他起來用腳踢醒那幾個人。

“里頭的人都起來，喝咖啡啦！我就回來。”

東方，大炮的隆隆聲，仍是那麼猛烈。埃爾奴爬上廢墟，從一堵牆跳到另一堵牆，來到了村莊的中心。在一間打壞了一半的棚屋底下，有什麼東西在發光；原來是一輛機器腳踏車奇怪地保存在那里。他把機器腳踏車拉出來，檢查一下，開動了馬達。車子可以走，只是油箱差不多是干的。他又折回來，

---

① 開云(Cayenne)：南美法屬圭亞那的首都，從前放逐犯人的地方。

喝了点咖啡，把他那只袋子扎在肩膀上。随后，他领着手下的四个人向机器脚踏车走去。

“把它搬出来，它可能对我們有用。”

他們揪住机器脚踏车，一直把它拖到山墙边停放汽车的地方。

埃尔叔命令他們灌滿了汽油。

“我去試試它，你們等着我。”

他們帮助埃尔叔带着机器脚踏车越过一堆堆垃圾和墙壁，一直到大路上，他便从那里出发了。

“等会儿見！”埃尔叔回过头来，笑了笑說。他开足了馬力駛去。

“我何必要这四个混蛋呢？”他在想。“为了逃活命，处在我的地位，还是独自一个人好。讓他們照我这样做，讓他們自己想办法吧！”

他戴着鋼盔，盛气凌人，撞开路上碰到的一切，象陣旋风似地穿过一处一处被轰炸的村落，把逃难的老百姓没个尽头的行列，冲开来又越过去，每到还有人警卫的十字路口，他便鎮靜地出示自己的証件。

他每碰見一辆被抛弃的汽车，就查看一下油箱，取出汽油。这时田里干活的人多起来。他穿过一些小村庄，村里的房屋沒受损伤，有小孩子在街上，有妇女在泉水旁边。

将近中午的时候，他在一座农庄停下来吃午飯。农民們都不放心地向他打听消息。当他再要走的时候，那戶人家的女孩子請求跟他一起去。她想往邻近的鎮上去，这并不至于耽擱他的路程。因为这位小姑娘已經十五岁了，梳着金黄色的

发辮，笑起来很迷人，他就答应了。他拿掉自己的袋子，把它放在油箱上。

每逢越过路上沟洼的时候，她总是笑着抓牢埃尔叔的肩膀，一路上叙述些瑣碎的事儿，告訴他穿过的一一个个村鎮的名子和青年人常去跳舞的那些小旅館。她伏在埃尔叔的身上，头发和柔軟的臉蛋近得可以挨着他。

“我們不是在波兰，多可惜！”

他想起了卡东的話。那个小姑娘，对他非常信任，不再忤怩，紧貼着埃尔叔，两只手抱住他。他脊背上感觉到她的体温和她的一双乳房。再过几天，俄国人就会到了，他們是不会有什麼顾忌的。再說，不管她是波兰人或是德国人，一个少女，总是好的。

“我們要穿过一片大森林了！”那个小姑娘对着埃尔叔的耳朵喊。“从前森林里有狼，深夜里，誰也不敢去。”

“跟我在一起，沒有危險……”

他下定了决心。他的血液受着騎車跑路的刺激，在血管里跳动。他留心观察地点，找一个适当的时候。

他把速度放慢了一些，驟然，在一条小路的路口上，急轉弯，加快速度，爬上了陡坡，冲进茂密的树丛，树枝拍打着他們的臉；这时那个小姑娘很吃惊，抓得更牢，用两只胳膊搂住他，在他身后縮作一团，来躲避树枝和荆棘。他发瘋似的跑了一段路，穿过一带矮树丛，树丛的枝条拍打着他們，又在他們的身后合攏起来；随后，他来到了一堆杂乱的岩石跟前。他跳到地上，笑嘻嘻地望着那个睁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姑娘。小姑娘呆在鞍座上不动，埃尔叔捉住小姑娘的腰，想把她抱下来。她

坚决不肯。于是埃尔叔把机器脚踏車放倒在地，那个小姑娘便倒在草地上。不等她来得及站起来，埃尔叔就把她抱住了。这一下子，小姑娘明白了，她发出尖锐的喊叫，逃开了他。埃尔叔又把她捉住，重新把她按在地上。她象疯了似的尖声叫喊。

“小婊子！”他怒喝了一声。

非来硬的不行了。一个女孩子不怕手枪，但是一把刀子却能把她吓傻。他抽出一把匕首，做出要刺她的样子。果然，她吓得脸色都变了。他拿刀子冲住她的大腿，叫她转过身去，往前走。

“Vorwärts!(往前走!)”

那里有一个石洞。他推着她往洞里钻。但是女孩子对漆黑的山洞也是怕得不得了。于是他自己走在前面，拉住女孩子的手腕，不管她百般恳求，还是把她推倒在洞里的碎石头上……

小姑娘还在哭泣，忽然一阵脚踩树叶声和树枝折断声传到他们耳朵里。有人！小姑娘放开嗓子喊叫了一声，向前跑过去，爬上一层层的石头。埃尔叔一把抓住她的脚脖子。小姑娘跌倒了。他把匕首刺进小姑娘的两肩中间，匕首在岩石上折断了尖儿。接着，他便蹲在阴影里。

在充满着阳光的洞口出现了一个黑影子。

“Wer ruft?(什么人喊叫?)”一个哑哑的声音在问。

影子小心地向前移动，用脚试着走，靠岩壁站住，迟疑着。这时响了一枪。

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只有风吹树叶的飒飒声和鸟叫的声

音傳到凶手这里。

“蠢东西！这只能怪你自己！”埃尔奴嘟囔說。

他看清那两个被害人都已死去以后，摘下那小姑娘的耳环和戒指，又从伤口拔出他的匕首，在裙子上擦了擦。另外一个是个老头子，身上穿得很破，他既沒有放鈔票的皮夹子，也沒有結婚戒指。他把两个死尸拖到洞里的深处去。

他随后再騎上机器脚踏車，又回到路上来。

他在想：“匕首，枪彈，或是一顆炸彈……这就是战争！我要享受这最后的好日子。”

埃尔奴在最先碰到的一家小旅館里停下来，叫人給他酒喝。随后，他問在这附近一带，有沒有法国的战俘在俘虏队里做工。这里倒是有一些法国的战俘。

“我寻找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

大家不知道，全都是青年人。

他匆匆走向更远的地方，叩一家家农庄的門，詢問那些看守牲口的小孩子。

終于，有一位妇人告訴他鎮口上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跟他年紀仿佛的俘虏。

埃尔奴在走进院子以前，从自己袖口上撕掉那只查理曼軍团的袖章。他用傲慢的語气命令主人說：

“叫你的法国俘虏到这里来……年紀最大的，那个有四十岁上下的人。我要把他带回营里去。”

这个俘虏是个头发已經发白，臉在露天里晒得挺黑的男子。几个星期以来，他就等待着释放，等待着美国人或俄国人来到。虽然他在这家农庄里还不算太坏，可是他急着想回到

自己家里去，再看到自己的出生地波司<sup>①</sup>，急着想离开这种囚禁生活，离开这有浓啤酒、阴郁的樅树林和大雁的地方。

战俘很高兴，确信战争为他已经结束了，他向自己的主人告了辞，跨上机器脚踏车，坐在埃尔奴的身后。

当他俩来到一座桥的跟前时，天已傍黑了。中尉向右拐了个弯，顺着拖船路往前去。

“Nicht hier! (不是这里!)”战俘对着埃尔奴的耳朵喊。

“你别管……误不了你的事。”埃尔奴用法国话回答。

战俘楞住了，大声说：

“你不是德国人啊……你是法国人！”

“什么都瞒不了你……”

战俘吓得呆住了。

他俩顺着—座树林的边缘往前行驶，树林往下去，直到河边。在一棵棵树干中间看得出一段段的堤岸。土地不硬，是松软的，这是个荒凉的地方。驾驶人煞住了机器脚踏车，走下来。

“我们要往哪里去？”战俘问。

“你别管，我想避开德国鬼子。”

“啊！他们现在可是乱七八糟，八九天以来，我们可以来往通行，不会有宪兵把你拦住。我的主人反而要我来保护他，他得听我的。你呢，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从—处俘虏营里，在那边……”

战俘打了一声口哨，表示钦佩。

---

① 波司(Beauce)：法国中部地名。

“喝，我的老兄，你可真有两下子……你把机器脚踏車和軍服都偷来了？”

“这些东西确实不是他們給我的。”

“既然这样，我們怎么办呢？”

“繼續往前走，朝着巴黎的方向。明天，我們就到美国人那里了。”

战俘高兴得跳起来。他拍了拍埃尔叔的肩膀。

“你呀，你真了不起！你怎样在这个农庄里找到我的？”

“一个女人告訴我的……因为机器脚踏車上有两个人的座位，我不愿意把一个伙伴丢下不管。”

战俘毫无节制地把心坎里的話都向埃尔叔吐露出来。

“老实說，我真膩了……五年沒看到过老婆和孩子！幸亏这可結束了，真的結束了……”

“不錯，我們就要脫身了。頂要紧的是，你沒有忘記你的証件吧！”

“当然沒有。瞧，这儿就是……”

战俘向放在脚下的袋子里搜索了一陣，取出一只厚紙盒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弄脏了的軍籍簿和一些証件。埃尔叔仔細地看了看。

“你名子叫阿曼·康泰勒？”

“是的。”

他正伏下身来把盒子放回袋子里去。就在他低头的时候，埃尔叔掏出手枪对准他的头顶开了一枪。

这个不幸的人摔下去了，坐在路上的一个水坑里，两只眼睛睜得很大，嘴也張开着。



被打的战俘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我并没有得罪你呀……我是法国人……和你一样……这可不对呀……”

鲜血从他的面颊上流下来。枪弹从他的头上滑了过去，穿进肩膀里。当他看到埃尔奴又举起武器向他瞄准的时候，他有精神地惊跳了一下，想站起来，又跪倒在地。他合起掌来，苦苦哀求：

“不要杀我呀……我并没有得罪你，……我想要再见到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法国……”

又响了一下新的爆炸声。战俘脸朝前倒下去了。埃尔奴走近跟前，用脚把战俘的脑袋踢了一下，将枪筒插进他耳朵里，又开了一枪。

他把武器放回套子里，嘟囔说：

“这些人死起来还这么罗唆！既是随便哪一天总要死，何必还要演这出滑稽戏呢？我也一样，我想再看到法国！各人有各人的办法……问题在于力量和智慧。”

他从尸体上把衣服都剥下来，将尸体扔到河里去。然后，他把死人的旧衣裳装进包袱里，把包袱拴在鞍座后头，又把那只提罗尔式的袋子，扎在自己的肩膀上。只剩下被土地吸收的一小片血泊，标记着这出惨剧发生的地点。

在桥上，他从一群七零八落的军人和平民中间穿过去。这些人都带着悲伤、疲倦的神情，意气沮丧，弯着腰，往前走着，大炮的声音越来越近，变得更震耳，更急。一片不平常的大火燃烧着东方的天空。

许多飞机又在他头顶上飞过去，他穿过一个个寂静无人的荒村。黑夜降临了，是个充满死亡的黑夜。

等到他在这黑暗中不可能再往前走的时候，他便在一个变成了廢墟的乡鎮的中心停下来。

“这許是让埃尔奴中尉消声匿迹、叫战俘阿曼·康泰勒复活的时候了。”

他走进一間沒主的房屋，仔細看了看他那个牺牲者的証件，扔掉他不感兴趣的東西，把剩下来的放在自己袋子里。有一陣子，他想把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毀掉，換上那个死者的衣服。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我可能再碰到爱管閑事的宪兵或是党卫队的人。等等吧。”

清晨，他正准备再出发的时候，他听到路上有脚步和說話的声音。有人讲法国話。他隱藏在廢墟里，留心观察。

只見有三十来个人，都是修过面剪过头发的，穿着犯人带条紋的衣服。衣服在他們骨瘦如柴的身上飄动着。他們在搜查房屋。全体都有武器，不是步槍就是輕机关槍。他們把包裹和袋子装在一輛卡車上。在几处高地上，还有監視哨保护着他們。

“他們是从俘虏营里逃出来的，”埃尔奴心里說。“他們从看守人手里夺得了武器。我如果被他們发现了，我就完蛋了！”

他急忙跑下地窖，脫下衣服，把自己的綠色軍衣藏在瓦砾底下，穿上死俘虏丢下的旧軍衣。接着，他小心翼翼地又走上来。

那些逃亡者繼續着他們的工作。

埃尔奴躲开了，沒让人看見，順着大路走，就象他是从田野里走过来的，朝着那群人走去。卡車就要开了。那群逃亡者

看見了他。一个矮小的人，靠在車子的扶手上，招呼埃尔叔：

“法国人嗎？”

“是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丢开了我的俘虏队……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想回到同盟国方面去。”

卡車上的人大声呼喊：

“你太卤莽了……一个人……你会叫人杀了你的……不要再往前走了……跟我們待在一块吧，这比較妥当。”

埃尔叔搔着自己的脑袋，显出煩惱的神气。

“我已經膩煩了，这些德国鬼……我想脱离开。”

“可是我們呢，你以为我們就不膩煩嗎？还是再忍上几天，保全自己的性命好一些。来吧。上来跟我們一起走。”

埃尔叔打定了主意。卡車往前开动了。新伙伴当中有个人向埃尔叔談起他們的經歷。

“我們曉得情况，飞机在我們的上面投下許多小册子和报纸。指令是叫集合起来別动，等候同盟軍的到来。但是我們知道有些俘虏营里，納粹党徒正在把所有的人帶走或是枪毙。于是，我們就先动手了。我們的看守人大部分都逃走了，我們正好乘机会跟別的人算算帳；你瞧，我們成了这一带的主人了。万一党卫队的人再回来，他們会碰着敌手的。”

“但是，你們在这个毀坏了的村子里干什么呢？”

“我們是买东西的。我們各处都补充些新的給养。”

埃尔叔非常高兴。在这一群各不相同的战俘当中，对一个法国籍的党卫队员，他的部队在几十公里以外已被卷入德

國人敗退的洪流里，人們怎麼能夠認得出來呢？這個機會真是一種意外的幸運。他將同這些戰俘一起毫無阻擋地被遣送回國。

卡車已經離開了大路，在穿過草原和樹林中間的一條不平的路上顛簸着。俘虜營是造在一個荒涼而又僻靜的角落裏。過了一片崎嶇的山坡，他們來到了一道堅固的防寨跟前。這防寨是用就地砍倒在路上的大樅樹造起來的。有幾挺機關槍穿過樹枝對着外面。戰俘們下了車，從停在樹木底下的卡車上卸東西。

埃爾奴跟着他的伙伴們走。在防寨的另一邊，路向下通往一塊深陷的洼地，他望見在洼地的深底，有一處用鐵絲網圍起來的方形要塞。四角上設有望樓，在中心，就是一排一排的營房。

“你要明白，”一個人對他解釋說。“我們離開了俘虜營，可不是準備再回去。而且，德國鬼子可能再來轟炸我們。因此我們才住到附近這一帶山崗上的樹林裏。你瞧，那邊就是法國人宿營的地方。”

他們來到一家農莊的跟前。

有人帶埃爾奴去見首領，首領跟他握手，並且立刻問起他來。問他是從哪裏來的？往哪兒去？幹什麼事情？他把證件，也就是戰俘、莊稼人阿曼·康泰勒的證件拿出來給他看。

這個問他話的人使他很討厭。這人的樣子正象個有學問的人，戴着眼鏡，很瘦，蜡黃的面孔有一對突出的大耳朵，胸脯凹陷，一副虛弱和生病的神氣。銳利的目光象是要搜索他的腦殼，了解他的思想，細查他的靈魂。

“一个卑鄙的土政客，”埃尔奴在心中想。“流氓！若是我在几个月以前碰到你，你决不敢问我，放心吧！”

他的回答，他的说明，对于他的证件的检察，使问话的人很满意。这个人马上指定埃尔奴到一个小组里去，并且把负责的人喊了来。

戴眼镜的人结束他的话，说：“这就是你的组长，你要听从他的话。我们或许还有一段苦日子要过，但这是最后的一段了。几天以内，我们就要重返法国。每个人都可以恢复自由。”

小组里的人热诚地欢迎埃尔奴。有人给他在仓房里腾出个位置，有人给他拿来吃的东西。大家都围着他，问他，尤其关心着同盟军前进的情况。

一个庄稼人，跟他的草垫子相邻接，向他倾诉着自己的不幸：

“我呀，我曾经因为生病被免除了兵役。但是德国鬼子把我住的房子给烧了，他们说他们供给法国游击队粮食。于是他们就把我处了流刑。啊，这些卑鄙鬼！”

这个庄稼人因为康泰勒跟他同样是个种地的，便向他谈起种地的事来。

“我也一样，一整年，我在他们的国家，是在地里工作的。他们有很好的田产，耕得好，保养得好……他们不让损失一点东西。不象在我们国家里这样。而且，他们是有另外一套工作方式的。”

埃尔奴规避地回答着。他改换了话题。如果他不大爱讲话，他的那些伙伴们可就显得话太多了。话题不大改变，总是在这倒霉的几年里他们受到的痛苦。

当愤怒使得一张张憔悴的脸直抽搐、复仇的愿望使得一只只忧郁的眼睛炯炯发光的时候，埃尔叔不出声。

第二天，他们的小组干杂务的时候，跟他做邻居的那个农民，打发他去寻找一只装弹药的小箱子。

“它在农庄的后面，橡树底下。”

埃尔叔回来了，空着两只手。

“我没有找到。橡树底下什么都没有。”

农民表示很惊讶。他陪埃尔叔一道去。埃尔叔指给他看那棵树，一棵大樱桃树。

“你没看出来这是一棵樱桃树吗？橡树是在那边，在顶下面。”

下午，他们出发去侦察。他们在一处没主的房子跟前停下来，便走进去看看。组长派埃尔叔去察看一下屋顶楼。

他回来：“在角落里只有一堆小麦。”

战俘们便带着袋子上去了。

“这是大麦呀，你所说的小麦……我看你真象个没用的农民！”

回去的时候，小组长跟埃尔叔那个邻居一道往大队长贝朗惹医生那里去了。

“医生，你给我们派了个怪人来，你怀疑他是对的。那个人不是庄稼人。”组长说。

“不错，”他的同伴帮着说。“他不晓得怎样分辨橡树跟樱桃树，也分不清小麦跟大麦。真怪！”

医生说：“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就怀疑他。我这一辈子真握过不少农民的手，难道还觉不出来吗！要继续监视他，乘他不

知道，搜查一下他的袋子。”

“那可不容易，他睡在上面，而且总是随身带着它。”

“那要看你们聪明不聪明了！”

埃尔叔正躺在自己的草垫子上，他的袋子枕在头底下，这时候小组长来叫他：

“喂！那个新来的……康泰勒……来帮我们一下，把这张桌子搬出去……丢下你的袋子吧……只要五分钟。”

人们把桌子一搬走，同房间的人，就把门关起来。组长打开那个袋子，搜查它。他解开一块手巾，一颗颗灿烂的宝石、一只只戒指和表都散落在地上。他从袋子的顶里头拿出来一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

读了开头几行，他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附敌的家伙……他在峪利阿惹<sup>①</sup>受过训练。应该把他逮捕，带到大队长那里去。抓住他。不过当心，他身上一定有武器！”

一小时以后，全体组长组成一个法庭，坐在农庄堂屋的一张长桌子前面。在他们对面，前查理曼军团的中尉，在两个带武器的战俘监视下，站在那里。靠后面，有一大群战俘，都穿着带条纹的便衣参加审判。

贝朗惹医生用高嗓门开始朗读在他面前翻开的黑色笔记本。有时候，他中断一下，被一阵阵发作的撕裂他胸口的咳嗽所激动，使他的颧骨发红。

题目是：《我们的战斗》。下面是：

---

① 峪利阿惹(Uriage)：在法国东南部，是伊最耳省(Isère)的一个镇。

《喀利阿惹訓練班》。地勢适合于这个目的。訓練純正而勇敢的人，象岩石一般堅強，對別人對自己都要嚴格。教練有些教條，更善于講話，而不願行動。伙伴們都還過得去，只是有點太軟弱。有幾個須要監視。失敗的渣滓們還想頑抗。須要在鬥爭中把他們消滅掉。

几条格言(須要記住):

要叫世界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否則宁什么都不是。

“我們是新秩序的建立者，要使这个秩序有权威，有階級，有組織，有秩序。

“元首，从語源上讲，就是头，一个沒有元首的国家就是沒有头的国家。

“权力永远要放在少数人的手里，力量就是靠結合和对元首的絕對忠誠。

“少数有果斷的人就够掌握政权了。只是有这么几个条件：要善于選擇时机，行动迅速，及时地摧毀一切障碍。

“反革命，就是从上面的革命。

“恐怖越是殘忍，它就越是有用。

“强国永远是金字塔形的。上头是元首。下面是盲目和无知的奴隶群众。决不接受截去头頂的金字塔(分权)。元首，是唯一的，最高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

“拒絕折中主义：要么是极权国家，要么宁什么也不要。

“一百个閹割的人也抵不上一个男人。与其象个鼻涕虫似的活一千年，不如象个獅子似的活一小时。

“共和政体就是叫外人來統治。

“一百五十年的民主政治将法国引到了深渊。十年的納



粹主义将德国导向了胜利。

“凡是法西斯主义者就是我们的人。

“要研究伟人：凯撒，拿破仑，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

“法国的問題是要找出一位元首来！贝当元帅的意愿是好的，但是太老了。支持多利欧<sup>①</sup>。理想的是达尔南<sup>②</sup>，他是有魄力的人。

“为了对共产主义做斗争、要消灭生出它来的臭粪堆，民主主义和它的走狗们，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

“只有消灭人才能消灭掉思想。

“拿德国做法国的模范。”

社会改革。“回到中世纪，回到英雄崇拜，回到骑士阶级（宫廷剑士，圣殿骑士团）。”

教育改革。“训练出有个性的人，在中等学校用拳术课代替哲学课。”

“七月三十日。结束学业。校长向我们作了一个漂亮的讲演。在美丽的句子里，还记着这么几句：‘男人打仗就象女人生孩子那样自然。’妙极了！‘法国民族是一个没主的婴儿，他甚至連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他在自己的屎尿里翻寻，

---

① 多利欧 (Jacques Doriot)：法国政治人物，生于圣得尼，死于德国 (1888—1945)，冶金工人，曾加入共产党，后因建立法国人民党 (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 而退出，一度曾为圣得尼市长及議員，但在德国占领期间，依附敌人。

② 达尔南 (Darnand)：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奸贝当的维希政府下任伪民兵的组织者，曾任伪民兵总书记、部长等职，与参加法国地下抗敌运动的爱国者为敌。

吃屎尿，而且，甘之如飴……’这真叫人沒話說！

“这里有一些統計数字：‘卡塔卢那<sup>①</sup>有六千七百五十七个修道女，被不到三百个从阿斯都里斯<sup>②</sup>来的赤色坑道兵污辱了。’若是你曉得‘人民陣綫’的那群混蛋們，这些数字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八月五日。我离开了峪利阿惹，被派到里昂工作。征用的那个房間太小。我寻找合用的房屋。

“八月七日。里昂，討厭的城市，居民們都是伪善的，令人厌恶的。犹太·馬克思主义者烏合之众的巢穴。有抓到丰富猎物的希望。用一般的办法不可能找到房屋。我的軍服不受欢迎。房东方面沒有一点儿好感，他們好象不懂得是我們在保护社会秩序和财产。我要尽力去找犹太人或共产党人的房屋。

“八月八日。恐怖分子的初次审問。缺少工作上的工具。

“八月九日。在鉄器店里找着了工具。大型的万能鉗子和鉄匠鋪里的虎头鉗，普通的錘子。两个助手。几条繩子。

“从一次好的练习开始：头一拳，只一下，就打断了一个家伙的鼻子。

“八月十日。在一个青年人和一个老头儿的身上試了我的方法，来讓他們讲话。照一般的規矩，是不是从最頑强的开头？这就是拿破侖所說的，这是一个問題。先拿老头儿开始，把那青年人放在角落里让他看。首先試了打鼻子。沒有成功。第三次才打断了骨头。对同事們的忠告：要戴皮手套。

---

① 卡塔卢那(Catalogne)：西班牙东南部省名。

② 阿斯都里斯(Asturjes)：西班牙北部省名。

但是打断鼻子还不能够使一般的混蛋讲话。

“第一套方法。把一个个手指尖彼此靠攏放在钳子里夹紧。为把骨头轧碎，须要一种强硬的手劲。建议使用虎头钳。一点不覺吃力就可以轧碎手指，鼻子，耳朵，辜丸。当那个家伙被夹住的时候，他的那副嘴臉真好笑。

“第二套方法。用铁锤一敲把手指尖碴碎，头一下就将指甲变成一枚五法郎的錢币。

“为了对付那些不肯讲话的：把两三个手指放进虎头钳，夹紧，別太用劲。审問。当然，那个家伙总是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曾見，什麼都不認識。只須向助手做个手勢，他一铁锤打下去就把那个混蛋的大脚趾头变成紅色的火漆印子。好好用虎头钳夹紧一边，再拷打另一边，直等到把口供全部招出来为止。

“那个老头儿很快坐到桌子跟前去。在这一陣折騰当中，他只失去了三个指甲，打坏了鼻梁。他告訴了我們一些地址。那个青年人却更頑强。二十个指尖都弄掉了，把他拉出来已成了个闊人。也許他什麼都不知道……我打算过一小时再試試，但是他总瞌睡，辜丸肿得象橄欖球。他很可能就这样死掉。須要想法在这些混蛋把秘密都讲出来以前，防止他們死掉。也許用火可以叫他們醒过来。試試看。

“八月十一日。酒后有些头痛。我們在痛快的搜查以后，跟伙伴們兴高采烈地狂飲了一番。上等的葡萄酒，香檳酒，阿尔瑪涅亚克<sup>①</sup>白兰地，名牌的雪茄烟等等。那是从一个逃跑

---

① 阿尔瑪涅亚克(Armagnac):法国南部地名,以产白兰地見称。

了的有錢的犹太人家里弄来的。我們住进妓院里一起寻欢作乐……我呀，除了非常快活以外，糊涂得什么都不記得了。

“八月十二日。那个閹人死了。这件事叫小伙子們直抱怨，因为得在地窖里挖个坑。他們还缺少犯人 来干这点活儿嗎！正好让等着受审的人去作……他們就沒想到这一点，真笨！

“八月十四日。那个老头儿拿他的报告来耍弄我。所給的地址都是在逃、入獄，或者已經死亡的。我要报复他！

“八月十五日。采用非常的手段又开始对那个老头儿审問。强迫他带着吊在两腿中間的刑具，在屋里跑。他叫得真厉害！他躺在地上，尽管用长統靴踢他，他也不愿意起来了。我拿一根燒紅的鉄通条刮他的屁股。他带着吊在两腿中間的老虎鉗又跑开了。不好看，一个裸体的老头子……当他又躺下去的时候，我使用一根燒到白热程度的鉄通条来燒他。即使用这刑具插进鼻孔和耳朵眼里，他也再不想动一动了。一桶冷水使他稍为苏醒了一下；但是一用鉄錘敲他的脚趾，他就断了气啦。幸亏小伙子們早已叫他挖好了自己的墓穴。毫無疑問，这大概是那个老廢物在他一生中做的唯一有用的事情！

“八月十七日。这就是逼人說話的工作！那个老头子死了，而且埋葬了。他什么話都沒有讲，这个老頑固！但是，他是‘曉得’的。須要想个更有效的方法，不致于这么快就死掉。去訪問一位軍医。他們應該知道哪儿是最敏感的地方。

“八月十八日。一位伙伴提供了新的方法。去弄一只外科用的燒灼器来。

“八月廿日。效果极好。把燒灼器插在指甲下面。很干

淨，它刺激神經，而又不会致命。这个可怕的小針尖能到处在一切窩儿里找出口供来，真妙极了……发言呀，作詩呀，瞧我簡直是个詩人啦！……我曾拿一个妇女試了試，放在她的痛处。她是怎样的往外說呀！当她一停下来，为让她繼續說下去，只有把燒灼器往她身上擱。那个針尖一发紅，她的記憶就又恢复了。

“八月廿一日。两个伙伴被炸药炸死了。不用說，是从身后。所有这些恐怖分子都是胆小鬼。而大群人掩护了他們逃走。这些老百姓是完全愚蠢和入了邪道的。

“八月廿二日。挺自然地得到了口供。我們逮捕了恐怖分子的联络員、爹爹、媽媽和女儿。把爹爹和媽媽捆在椅子上，演的是那套老把戏：鎖鏈，夹子，老虎鉗，鉄錘，鉄通条……把女儿的两只脚吊起来，張开两条腿。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还没有碰到她，她就叫得象是剥她的皮似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求。那两个大人就乖乖地招出来了。結論是：首先在嫌疑犯的后代身上动手。大伙儿一齐行动。这个活儿就会进展得快一些。

“八月廿三日。头一下就把一个家伙的鼻子打断了。我現在要练习用一根棍子来打落牙齿。

“八月廿四日。走进一家工人吃酒的酒館。所有的顾客都逃走了。害怕呢，还是表示輕蔑呢？头一种原因是对我们有利的。第二种是反对我們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須要打击得更厉害，叫他們知道怕我們。

“八月廿五日。淹沒在大批的匿名信里。这是奴才和下流人的武器。大水坑里的癩蛤蟆叫得多么熱鬧啊！真是太多了。

但是有用处。

“八月廿六日。工作不多。讀了几封信。其中一封指出一个犹太人似乎值得干一下。国民革命應該保証它的保卫者有肉吃。对付一个犹太佬，没什么危險，特别是如果想找点甜头儿，单独一个人就干得了。

“我的主顾住在克华·魯斯那一带。房子很平常，在第六层楼上。叫开门真費事。好兆头。一副做假証人的典型嘴臉，鼻子，厚厚的嘴唇，鬃曲的头发，用不着怀疑。我須要控制着自己，免得等不了，一动手就把鼻子打断，把牙齿打飞。走进屋里去。一个女人，一个小孩子。这該很順手。你們的証件？当然，是假的。凭你这份儿脑袋，也能叫都布易，真是活見鬼！証件越多，越是要被捕。而且，还有口音，不是三倍的笨蛋嗎？我对他这么說。不說很多，可是够了。照老样儿給了他一拳。我是个好入，可以花錢。多少？我摸摸底来討最高价。那个家伙吓得直出汗。容易詐出錢来。我一件又一件地詐出他的珠宝，二十上下个金币和一些鬼子皮。据說是貂皮和銀狐。太累贅，太难脫手。我不要。由他自己到另一个犹太佬家里去卖他的便宜貨吧！他們彼此都認識，这些哥儿們，他們是团結的。他急忙走了。我看守着那个女人和小孩子做为入质。他帶了五十張鈔票回来。再也沒有什么可拿的了，我拿走了珠宝、金币和鈔票。他們吻着我的手，因为我告訴他們一个在別处可以脫身的办法……一到办事处就給盖世太保打了个電話。他們可沒料想到还有这一着！拔掉眼中釘……德国人真是好汉。他們么，一眨眼的工夫就把犹太人給干掉了，而且是大批的。我們呢，在法国，我們确实太軟弱了。就好象我們还

需要別人來替我們消滅這些敗類似的！干嗎還等着，不快把這些猶太人拿到發電廠去生火燒掉？

“明天我要去接收那所房子去。但是克華·魯斯那一带太偏僻。

“八月廿七日。在人行道上搵了一個家伙，因為他沒有給我讓路，他還抗議呢。真難以相信！一下子就將他的鼻子打斷了。幾個臭娃娃，幾個帶眼鏡的大塊頭，幾個穿藍上衣的鼻涕蟲，都想威吓我。我吹了一聲口哨，拿出了炸藥筒。用不着開火。我跟一個民兵，我們打倒了兩個家伙：一個十六歲的兔崽子和一個戴硬領的老烏龜。那個青年人送進感化院，老烏龜要在監獄里關兩年。當然，是在到民兵大隊部去了一下以後。他們出來的時候腦袋都腫得象南瓜。

“八月廿八日。在民兵大隊部里讀到：

免費共用的大菜館。

菜單：

西紅柿式的鼻子  
茶花式的耳朵  
焦奶油式的烏青眼睛  
碟子式的嘴唇  
麥草槍人皮  
茄子式的手指  
胡桃袋式的疙瘩腦壳  
血糕餅

上開全席菜單不得缺少一樣。  
概不零售。

居然还有人说法国人的脑筋不灵！

“八月三十日。为了报复对我们两个伙伴的卑鄙暗杀，我们按照名单上圈出来的，挨家逮捕了十个人。在让他们首先尝到一些滋味以后，就把他们装在一辆汽车里，分别丢到市区的四角去，叫他们尝尝机关枪扫射的子弹。命令各家报纸在第一版上发表这项报复的消息。这会让反抗的匪徒们去想想的。

“九月三日。有人问我要不要参加希特勒的党卫队。我当然赶快接受，跟着德国人，为把拥挤在世間的一切下流人从大地上清除掉，是不讲什么客气的。他们，称得起是好汉，是真正的好汉。维希政府正在走向腐化。侥幸有达尔南警醒着。有一天，他会召集我们来替他打扫干净牲口棚的。

“九月八日。办妥了。我已经在献给元首的誓词上签了名。签的时候真高兴！终于，我将能开始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了。那些无赖汉的脑袋就要崩裂啦。让那些研究政治经济学、提倡民主、互助、袒护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死掉吧！

“九月十日。我接到要我做查理曼军团中尉的任命……发抖吧，犹太帮·互助团的垃圾们，法国和在别处的布尔什维克们！我们会把你们从你们的窝里拉出来。你们，你们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党卫队的无敌威力终究要使你们抵偿自己犯的罪。我们要用铁和火来消灭垃圾箱里的废物……”

“九月十二日。我发誓在俄国前线要这么干，我要把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战俘的眼睛挖出来……”

医生疲倦了，没有再念下去：

“这样的东西还有许多页，许多页。再接着读下去有什么



好处呢？跟着这个坏蛋，我們象是降到了卑鄙境界的最低級，降到了地獄的第九层，地獄的底层，也就是但丁<sup>①</sup>要放卖国贼的地方……这一切都是由于病态，在瘋人监禁室里发生的現象。在杀人犯的統治下，我們是要反对他們的法律的。我們經歷过这些事情，从未忘記有些政治理論就是培养犯罪的……”

他轉身向着那个党卫隊員說：

“只有一个問題：那个庄稼人阿曼·康泰勒到哪里去了？”

埃尔叔沒有回答。

“在我們讀了这本东西以后，我們已經明白了。”

医生使眼色征詢了一下組长們的意見。

“沒有人反对吧？”他用疲倦的声音問。

沒有一个人有任何表示，医生用他枯瘦的手，做了个手勢。

埃尔叔目光阴沉，咬牙切齿，被两个人押着走了出去。

战俘們在他們挤滿的堂屋里，一动也不动，象是从阴曹地府升上来的許多幽灵来作最后的証人似的側耳听着……

一排枪的声音一齐响了。接着是一声猛烈的震响……

“作为补偿罪过未免快了一点，”有个人說。

“对于这些罪犯有适当的惩罚么？”

“他們的惩罚，就是各国人民的解放！”有一个声音接着說。

“他們的惩罚，就是把他們完全清算掉，無論在这里和在

---

① 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意大利名詩人,《神曲》的作者。

別處，在光天化日下審判他們，這就是正義的勝利，生命的勝利！”另一個人高聲說。

“他們的懲罰，就是受萬世的詛咒！”第三個人說。

“他們的懲罰，就是勞動者的共和國，各民族的平等和友愛，未來的沒有階級的社会！”一個黑影似的人說。

門外，審判者們正在挖坑來把尸首扔到里边去。

## 后 記

本书作者让·弗萊維勒是法国共产党员，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論家，作家。他写的作家評傳《左拉》《巴比塞》和法国共产党的历史《法国共产党的誕生》，我国都已有了譯本。

这本《合作分子》一共包括了他的五篇短篇小說，內容写的都是希特勒匪帮占領法国期間法国的合作分子犯下的罪行。这些合作分子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向侵略者奴顏婢膝，同时依靠侵略者的势力維持統治，剝削和迫害本国的人民，助紂为虐，罪恶滔天。作者通过书中的五个故事从正面或从侧面深刻地刻划了这些附敌分子的丑态，并且有力地控訴了他們的暴行。

作者笔下的一批合作分子，不論是《合作分子》里的伪鎮长，还是《最后判決》里的伪首席法官，或者是《接管的时候到了》里的厂长，《地獄的底层》里的党卫队中尉，尽管身份不同，职务不同，但是他們都是双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他們所犯的罪行沒有一桩不令人发指，沒有一桩不是对法国人民欠下的血債。伪鎮长布雷斯为了保全自己的狗命，花言巧語，哄騙善良的阿拉伯人班·加比，使他无辜遭到杀害。伪首席法官賴斯比涅尔坚决与人民为敌，以判处爱国志士死刑为他的乐趣。工厂厂长博雪殘酷控制工人，一再把他认为不妥的工人送往

德国去服劳役，用工人的血汗生命换取他的高额利润。他们虽然没有象那个无恶不作的特务埃尔叔那样，直接对爱国者动用酷刑，杀人累累，可是他们和埃尔叔毫无两样，都是卑鄙凶残的杀人犯，都是法国人民的死敌。

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细节勾划出这些合作分子的嘴脸，揭示出他们既残忍又怯懦的内心世界，使得这些法奸的形象鲜明突出，愈益增加人们对他们的憎恨和鄙视。我们可以拿《合作分子》这一篇为例。当镇议会里那些狐群狗党听到自己将要做人质被德国人枪毙的时候，真是原形毕露，丑态百出，他们彼此攻讦，揭露对方阴私，甚至打起来，目的都是希望去死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这时他们什么体面也不顾了，什么绅士架子也不要了，只想逃出自己一条狗命。等到班·加比被害后，刑场上的血迹未干，他们马上举杯祝贺死里逃生，白马旅馆里一片兴高采烈的喊叫声。丧心病狂可以说达到极点。小说中的这几段描写是非常细致深刻的。作者怀着无限的愤怒用他锐利的笔剥开了这批牛鬼蛇神的外衣，将他们的真面目送到读者的面前。而其中布雷斯特特别老奸巨猾，不愧是他们们的头目。他从刑场回来，惊惶甫定，立刻就向德国军官做起苹果买卖，并且还乘机向手下的喽罗提出就地收购他们的苹果，以图从中牟利。作者运用这样一个细节，更进一步地揭露了这个伪镇长的本质，也更加激起了读者对这个人物的痛恨。

作者在他的这几篇小说中，除了把合作分子的面貌刻划得活灵活现，把他们的腐烂的灵魂一览无遗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以外，同时，他也写出了法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爱国力量的巨大的声势。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在作品中形成尖锐

的对比，明显的对照。

合作分子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可一世，他们依靠德国占领者的刺刀、法庭、流放、苦役、死刑……来迫害和恫吓法国人民，但是法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法国人民的力量显得比合作分子更为强大。他们面对着敌人残酷的高压，始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接管的时候到了》里，我们就可以非常具体地看到工人阶级战斗的规模。他们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手段破坏生产，使敌人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打入敌人内部担任检验主任的瓦西的活动尤其隐蔽，他使一大批飞机翼梁变成了废品，给敌人带来严重的损失。小说的结尾部分尤其意味深长：瓦西被迫撤退，一个平时更不为人注意的总设计师接替了他的岗位；而厂长以为工人们在德国兵的严密监视下完全被镇压住的时候，工厂的变压器爆炸了。这说明了反抗的烈火是扑灭不了的，人民的斗志是扼杀不掉的。

《最后判决》这一篇虽然没有直接写地下抵抗运动，但是在好几处都提到了爱国者的活动，如袭击宪兵队、暗杀合作分子、攻打监狱、救出被囚的同志等。赖斯比涅尔寝食不安，草木皆兵，觉得到处都有人跟踪，有人要杀他，最后他一枪打死自己，更恰恰是反衬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赖斯比涅尔在判处爱国者苏彼洪死刑以后，苏彼洪愤怒地对他说：“你刚宣判的是你自己的处罚……”这个追求名禄、甘为虎俛的逆贼的可耻下场完全证实了苏彼洪的预言。作者借这个伪首席法官的遭遇再一次地指出：合作分子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由他们自己来偿还，他们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

今天，法国帝国主义势力和西德帝国主义进行着罪恶的

勾結，法国反动政府为西德的侵略軍隊提供軍事基地，在法国的土地上又踏上了西德法西斯軍人的脚印，因此弗萊維勒的这几篇小說就不仅仅是历史的真实的記錄，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象作者在代序里所說的，把从前那些妖魔鬼怪鎖住給大家看看，这对当前的战斗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几篇小說全都証明了这样一个真理：靠軍刀和皮靴进行統治，出卖祖国的利益，跟侵略者合作，只是說明了凶恶的反动階級最反动的垂死掙扎。当他們这些自认为是文明人的人到了暴露他們的无能和丑行的境地，掘墓人就要来到了。

譯 者